

1934

年

第

5

期

25X10

版出月四歲戌甲年三十二國民

船山學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期五第

湖南船山學社學報章程

- 一 本學報繼續本社民國六年以前學報辦理仍名曰船山學報
- 二 本學報暫定每季出版一次按年編號
- 三 學報內容分類如左
 - 1 圖畫 2 特刊 3 師說 4 講演 5 通論 6 專論 7 專著 8 文苑
 - 9 剖記 10 說苑 11 叢錄
- 四 本社徵文酬例另定之遺稿專著斟酌酬贈詩詞雜文等不給酬但酌贈書報
- 五 給酬以登出學報者為限
- 六 凡來稿本社得斟酌修改之無論已否登出概不退還惟遺稿專著詩詞文集成冊者不在此限
- 七 本報費及廣告費另定之

湖南船山學報第五期目錄

圖 畫

船山先師遺像

船山先師手墨

特 刊

船山祠堂記

王闓運

師 說

惜餘羹賦

船山遺書未刊稿

講 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任福黎

君子與仁

何 鍵

古今學制之異同

顏昌燦

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何 鍵

目 錄

25x10

第五期

目錄

二

先進於禮樂一章……………何 鍵

唐宋詩派……………王禮培

漢代學術……………顏昌曉

通論

讀史探微……………趙日生

讀史糾繆……………前 人

專論

祀孔禮樂與國家政治的各種關係……………何 鍵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王之春

船山師友記第三……………羅正鈞

管子學商榷……………蒼石山房原稿

墨子通釋……………前 人

報 學 山 船

雁影齋題跋卷一.....李希聖
 陰符經解義.....尹乾秀

文 苑

文 錄

船山學報贊.....許銘彝
 茲利符孝子廟碑.....李澄宇
 劉孝女傳.....顏昌曉
 清授中憲大夫黃君墓志銘.....趙啓霖
 楊太傅別傳.....王禮培
 管子校釋敘錄.....郭大癡
 陰符經解義後敘.....尹乾秀
 鄧琴齋先生傳.....陳繼訓
 重遊百花洲記.....李可宗

目 錄

三

目 錄

學愚齋集序.....謝基極

書南嶽導遊名人題詠後.....劉謙

詩 錄

題李行我畫船山先生行跡圖二首.....周逸

題胡公井圖四首.....劉善澤

兒時篇.....李澄宇

敬跋先大父母月下桔槔圖.....前人

讀長沙楊孝子事略.....前人

題松貞竹孝圖陳杏驄丈屬.....前人

鷓鴣曲有序.....前人

弔劉孝女詩.....成諤

鍾烈婦.....吳夷吾

張貞烈女詩四首.....周詒瑾

題譚荔仙羅浮證雲圖四首.....王閔運

鳳舊居三首用韓公南溪始泛韻.....王禮培

胡子靖於明德學校後園新建樂誠堂鄭觀農假座招飲會者十一人陳翁佩
衡年事最長汪頌年任壽國亦各蒼然矣感而賦此.....前 人

得秋雨望范鐸峯作.....前 人

金陵雜咏七首.....前 人

題蕉窗憶昔圖為劉約真作.....前 人

奉懷郭尺岩 壬申作.....趙啓霖

尺岩以近作見示賦此為贈 癸酉作.....前 人

王同年揖唐招遊天津病阻却寄.....陳繼訓

聞與日本訂約二十一條有感 白燕齋詩集
乙卯作.....陳嘉會

結客少年場行 乙卯作.....前 人

端午日畫鍾馗擊劍圖漫題 乙卯作.....前 人

目 錄

五

賦得拿州山題白畫山水寄贈組安乙卯作	前 人
壽王湘綺百歲生日分韻得欲字 辛未	彭 昂
爲尹乾秀陰符經解義題辭兩首	釋敬安
前題	崔 暎
前題	胡元儀
登祝融絕頂放歌	陳學博
詠史	吳夷吾
春深苦雨裁詩遣日	王銘燾
甲戌三日招同初秋履中諸君散步郊原八日宴集謝宅追和師晦感懷之作	龍絨慈
重遊牯嶺 癸酉作	前 人
遊佛手巖天池寺經神龍潭至黃龍寺	前 人
謁散原老人松門別墅	前 人
感懷五次黃適園卽事原韻 辛未作	周 逸

船 山 學 報

春日借適園靜庵出遊東郊至陳家壠觚尊山館有作.....	前人
滬居元日有感 <small>辛未作</small>	龍絨年
和木崖春日重遊東郊原韻 <small>辛未作</small>	黃贊元
夜讀 <small>十一歲作</small>	周逸
放筆 <small>十二歲作</small>	前人
夢歌 <small>十三歲作</small>	前人
昭山逢眉峯僧 <small>十三歲作</small>	前人
春日遊麓山四首 <small>選錄二首 浣霞閣詩草 甲戌作</small>	浣霞閣主
春日遊嶽麓感作 <small>甲戌作</small>	前人
和浣霞春日遊嶽麓感賦原韻.....	周逸
約真召飲醉歸賦贈 <small>癸酉作</small>	田與奎
青溪謠.....	葛鼎甫遂銘

目錄

七

25 × 10

第 五 期

目 錄

八

疏影蔡哲夫夫人月色畫梅寄贈賦以謝之正雪滿山中也……………田興奎

劄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周逸

說 苑

神異經輯校……………陶憲曾

叢 錄

通 訊

譚篤材先生來書

劉龍澤先生來書

劉梅齋先生來書

王穀平先生來書

湖南船山學社季課簡章

湖南船山學社季課文題 (此夏季課文題)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董齋龜於朽後從人
卜夢未圓時莫浪猜 誰筆仗此形骸間慈翰汝兩
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先師自題小影詞也清光緒初元張文心大令從
先師祠堂摹得 遺像蓋猶襲明行人司章服 先
師以永曆四年任行人司年三十二後又四十一年
乃自題小影今摹刻之祠堂者是也湘陰郭筠仙侍
郎奉以祀之恩賢講舍而為之贊曰
濂溪混然其道莫窺惟於先生望見端崖約禮明性
守道持危闡揚文令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
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相違時紅顏斯可嘆白髮斯自
 莫莫林木下放浪詩酒餘情款
 日永性遠忘歲租
 此一老詩
 年停未刊

墨手師先山船

此衡陽 王船山先生書也光緒庚辰館今陝甘總督楊石泉宮保長沙私第知湘
潭縣事漢陽黃君屬閱霞城書院課經卷有某生者聞其負時名久矣觀所作乃竊
先生讀通鑑論十數篇以爲己出因批其卷云楚南儒者周子而後惟船山一人而
學乃最後顯其文將來必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有志之士宜私淑其人不宣錄其
文以欺世甫批畢今江蘇候補道門人楊生鴻度購此幅以獻中鶴於
先生學無能爲役豈足以相感於二百年後乃巧與相直有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者
欲不用以自多其可已耶時節因循踰十三年始識其由如此

光緒十有九年九月朔學瀏陽歐陽中鶴識於京師寓齋

船山書院記

特 刊

湘潭王闈運 遺稿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欽差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尙書彭玉麟片奏。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湖南學臣朱道然面諭。擬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主講。已閱一年。因院地逼近城市。不足以安弦誦。絲臣捐貲。改建于湘水中東洲。集衡永郴桂府州屬縣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學規。給發膏獎。動用經費。絲衡永郴桂士紳捐集。書院則絲臣買地改建。未支公款。應免造冊報銷。其肄業生。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絲道甄別。先絲巡道札飭各府縣學。詳慎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道應試。書院掌教。推擇學問名望素優者。絲本籍士紳商請巡道。巡道轉達學政關聘。不得濫薦。掌教不到。亦不得致送乾脩。以昭慎重。當此海氛不靖。異教龐雜。補救之術。惟在扶持人材。出膺艱鉅。而人材之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聖明。忝竊踰分。無濟時艱。所望二三豪俊。景仰鄉賢。養其正氣。儲爲通才。是區區之心。所竊

特 刊 船山書院記

一

期 五 第

願者叩懇飭下湖南撫學臣札行衡永道。將應辦事宜。議定舉行。其南城舊趾。改作船山祠宇。飭有司春秋致祭。明行人司行人王夫之。俾士民有所觀感。於我皇上育才之道。不無裨益。五月初八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片。軍機大臣奉旨。禮部議奏。七月十八日。湖南巡撫准禮部咨開。五月二十四日。本部覆奏王夫之既入鄉賢。例繇地方官春秋致祭。改建祠宇。未免重複。至所建船山書院。應如所奏責成衡州分巡道主持。本日奉旨依議。八月十八日。由撫札布政使咨道。轉行原奏大臣。其時院產不豐。適衡州有團防餘款。積年購置田租一千六百石。丁良駿主之。程蘇祥議提歸於院以助經費。曰亦公用也。四府州人士聞之。皆悉輸銀錢田產。故船山書院號爲宏富。學官憚其濫舉。每縣率不能三五人。來學者亦自量不輕試。於書院最簡靜矣。及議主講。則書聘闈運。闈運辭。又面要之。乃許一年。至則以外室喧囂。後院精舍狹小。更擴地築重屋五間。尙書已薨。丁良駿主其事。曰新築室宜多留數年。已而諸生與道署閱卷者有嫌。嫌不可去。遂經三年。而朝議改學制。停科舉。以學產並充新學費。管學大臣張百熙。持電告湘撫。留船山書院。楊度者肄業生也。獨議宜先改船

山。留學生衡山向仲瑩。稟湘撫。言書院基礎大。租稅多。前經蕭鶴祥請改學堂。爲王之春阻撓。抗違部議。護撫龐鴻書札行議改。巡道譚啓瑞。乃陽言增輿地算學兩科。以爲調停。宣統壬子。國民民政司劉仁熙公。移文巡道。言船山書院。不新不舊。以有用之財爲無用。而凡籌學堂經費者。皆指目船山。於是衡陽程祿祥。郝陳善均等具陳。初立書院。絲衡陽令張憲和奉學院札。仿學海堂專課經文詩賦。本非科舉之學。及彭剛直改建章程。咨部申明。未動公款。私產私學。非外人所能干豫。而湖南都督譚延闓。亦以爲未可議改。然新學家或至聚衆破門占齋房。其欲占居舊書院者。防不勝防。於是院生亦以新學法政爲名。開船山中學於舊館。其所增二科。竟無問學者。閩運名領掌教二十年矣。中間或出遊。或家居。亦間至一視學。或竟終歲不來。其脩金初定四百洋元。程祿祥少之。說王之春。歲益二百元。出其私官奉。其罷官後一年。改學制。乃益歲脩爲千元。而諸生膏火錢虛糜者類此。巡道甄別。州縣申送。皆虛應故事。於是閩運議以書院經費出於田穀。穀賤時斗三四十錢。今乃至斗五百錢。若復舊費。立絀。今二十七學。田產皆被奪。諸生數千人。無所習學。宜罷膏火脩。

特 刊 船山書院記

四

金獎錢。悉以租谷供館食。通告各學諸生。無至者。而新學亦無成。乃悉復舊制。然天下書院盡廢。獨船山學產得全。故具列租田捐數及建築之費。刊石堂壁。以貽學人。乙卯小雪。湘潭王闓運記。

東洲船山書院。彭剛直公奏建。其擴充學田。禮聘名師。衡陽程商霖觀察。引爲己任。詔興學校。斯院僅存。禮重經師。朝野知敬。今讀此記。不僅文字之傳流。實掌故之攸關。日月不墜。斯道重光。願吾四府州人士。勿忘先正遺烈也。庚申孟夏月道州何維樸敬跋

師

說

船山先師詩錄

元日過子直爽

周逸教選

今日何年復歲朝。曉窗新夢試逍遙。韶光流轉誰消息。
春貧股動久寂寥。竹逕雲深通綠蘂。雨沁透紅苗。
高樓不覺風塵路。回望炊煙隔小橋。

惜餘齋賦

師說

船山遺書未刊稿

本欄專載船山先師著作如有廣師說者當另開廣師說欄編者識

曰桐圭之睦怡兮。虞啓胙於榮河。歷遙紹以迄今兮。孰枝葉之易柯。感膺生之不夙兮。日景倏而西馳。猶及夫搖其之末兮。載夕炤之希濃。皇天不植余於邱隴兮。託根莖以成質。聽零露之傾凋兮。隨樵蘇而蕭瑟。庚不被羽義於余躬兮。颯風跛行于中野。翦以爲衛之白兮。刺以爲旌之楮。顧文身之蕃族兮。睨彫題之裔土。欲導余而往孳兮。余顛邇而不顧。相朔漠之與日南兮。匪印心之所留。東不嬉夫樽桑之炎烈兮。西旋馭於不周。睇土中而宛詣兮。曰軒與舜之所治。象穹天而表崇隆兮。總元鬣之崔嵬。仰歆夫皇則之嘉兮。內恭承於所生。夫何在臆暴涼之盜至兮。余九齡而既嬰。晉弱年而修度兮。誰錫余以西階之旨醴。念嘉會之莫覩兮。耿潛潛而出涕。滄流茫茫兮。天之無門。蔚羅繁張兮。地之無垠。胥高旻之下兮。眇焉中淪。鬱紆行求兮。覲自靖之有循。雖摧折於方今兮。聊不辱於百年。心隨隕而不舍兮。若割肌之猶連。眷匪

師說 惜餘齋賦

一

第

五

期

他之余貽兮。天申錫以在躬。維二人之浩蕩兮。恩永世以不窮。疇捐棄之可忍兮。懷余誓以惟謹。羌不隨夫落葉兮。逐夕風而飄賁。申且且以春盼兮。無方寸之或離。泯不告夫今之人兮。維二子其余知。閔猶心之憂圓兮。幾黃墟之葆真。胥不知中道之枉僂兮。痛皇天之不仁。丁昭陽之赤奮兮。元冬屆而猶暑。雲垂垂而蕭滅兮。日赫絕其恆午。焚惑妖于既夕兮。斬余心於須臾。欲奔身而壯拯兮。俄地燼而無餘。往者之不可追兮。悵皇皇其焉尋。將繁霜之宜殺兮。余既保夫中林。裝裝余魂兮。若宵望而營於曠野。恨有索而不獲兮。又焉得夫詢者。緬樂春之鼎折兮。在既瘳而未康。彼啓足其猶然兮。非泯忽之可頑。仲子纓絕於濮邦兮。必載結而乃殉。外飾不均於切膚兮。何零喪之可類。余匪靡以怵疑兮。天閭譎而無梯。就巫咸以釋愁兮。古之人其不余稽。涕承輔而猖狂兮。我行野而執謀。即敗葉之猥老兮。挹余袖而載猶。佗僚不可以亡度兮。矧色養其心恬。憂與豫之不相雜釋兮。誰兩情之可兼。顧余疑之未渙兮。弛端策於神告。宛靈氛之俯通兮。遇剝震于宗廟。曰既絲辨以迄膚兮。歷慘凶之必屢。終碩果之隱存兮。愴不驚夫霜露。始自今以延延兮。羌百齡而始參。蠶食蔬其弗

能避乎。護穉實於枝南。霜不可得而隙兮。電遂巡而難侵。終獲車以永載兮。緩余馬之駢躡。往者既已反乎皇天兮。遺來者之歸后土。惟茲心之爲碩兮。永不食于終古。甲寅春。閱躬園之志。長言以達其幽緒而廣之。歷時已夙。物變益淪。余既將揮手謝躬園。返於冥漠。銜情永夜。孰與言者。躬園亦孰復言者。書之縑素。留人間。此理此心。不以□□□□滅也。□□□□靜對如鍾武城西。歎歎慰藉。僕以□□矣。辛未伏日。王夫之記並書。時年□□□□於草堂之東牕。書賦已。念余爲躬園言情。躬園亦應爲我言情。無容徒勞闕默。雖然。余情何足言者。歷四十五年。馬齒七十有三。粥飯在孟。阿誰操匕箸引之入口。是何國土。穉穉余情何足言者。因憶丁亥夏。做少陵文山作七歌。當時之情如此。則理憂窮谷。亦終此而已。無更進於是。亦餘髮之惜耳。作此者。與夏叔直氏將奔辰沅。求義與堵公所在效死。至中湘道阻。不能往。重爲匪人所困。將斃溝瀆。得上湘人士蕭一夔。破壁相容。敗屋荒林。對哀吟遺稿已亡。參差憶得者如此。書之躬園卷後。卽如躬園之爲我言也。我生萬歷四七秋。

編 說 指餘素賦

師 說 惜餘集賦

四

顯皇膏雨方寸留。聖孫龍翔桂海側。力與天吳爭橫流。峒煙蠻雨困龍氣。我欲從之道阻脩。嗚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蝟。

風霾蔽天白日昏。今春別父而分奔。臨行忍淚相勸勉。雖死不辱猶生存。前年抗賊受羈困。今者託足望何門。嗚呼二歌兮腸寸斷。白髮扶杖苦驚竄。

晉母鞠我過母長。辛苦免我于羸尪。去年哭婦淚不燥。菜羹誰羹藥誰嘗。况聞餓賊恣掠奪。行採草根充餓糧。嗚呼三歌兮吾食粟。難寄一粒供母粥。

有兄有弟伯與仲。時人誤擬等三鳳。伯兮南奔仲潛伏。化為醯鷄營醋甕。君親恩重報不得。天涯生死如春夢。嗚呼四歌兮音問絕。獨向湘山聽鳴鳩。

有妻有妻哭父死。匆匆稿葬埵如蟻。寒食誰澆一盃漿。墓木難留片楓紫。翻令姤汝去此速。不飲湘江腥血水。嗚呼五歌兮思前冬。嶽潭隨我狎蛟龍。

有子有子頭如拳。母死不哭癡笑喧。天崩地裂不汝恤。其生其死如飄煙。古人刀頭覓決絕。我不能然付汝天。嗚呼六歌兮幸不死。他日定知誰氏子。

洞庭翻波鼉鼉吼。倒駕天風獨西走。問首人聞鏡影非。下自黃童上白首。鐵網罩空

飛不得。脩羅一絲蟠泥藕。嗚呼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髮膚。

夫之再書

恍惚離奇，不可思議，卻自有端緒可尋，其志良足悲矣。長句則促節哀音，純是血淚，不事規倣，自合騷雅。善先生當鼎革之際，痛心家國，所事不就，積誠傾寫，直可光日月而泣鬼神。卒之隆老巖谷間，窮年著書，傳世者凡數十種，洵爲數百年來湘中人物之冠。竊謂有明一代，繩士之法最嚴，而養士之恩最深，迨地崩天崩，方袍幅巾者抗節捐軀，甘死如飴，所在多有，其收報獸校往古爲最厚，殊令我俯仰慨嘆而不能已也。同治庚午歲，于役邵州，星槎弟以此視我，讀竟爲書於後，仁人誼士，縑墨留貽，不啻鹿脯乞米帖也。星槎其永寶之，文琛。

自古仁人義士，躬遭閔凶，遑遑託於歌詠，長言永嘆，以抒幽緒。蓋此心此理，不可磨滅，拳拳君國之忱，自嘔喟不能已也。先生當明鼎革，崎嶇嶺表，志求効死，既知事不可爲，迺竄身荒谷，銜恤永世，著書之富，與亭林埒，貞晦則過之，遺書傳海內者數十種，而此賦與詩不見錄，淒詞苦調，聲淚俱下，每一展讀，縑墨間猶凜凜有

師說 惜餘墨賦

五

生氣、考先生卒壬申正月二日、此幀爲辛未伏日書、故國之戚、之死不渝、孤忠亮節、爭光日月矣、是卷向藏家默卿茂才家、近歸於余、先生於吾族先世爲因眷、相傳爲其子女所棄、故展轉以及于茲、默卿述流傳甚詳、屬余永寶藏之、既呈

漢陽師跋尾、見縑有餘幅、敬綴數言如右、然而孤臣遺墨、僅供家珍、余心殊滋歎爾、時同治庚午夏、邵陽後學曾壽麟志、

第 五 期

是卷藏余家又三十年矣、歷時既久、字多磨滅、先公屢思摹刻以廣流傳、迫於官事、卒未能遂、今付手民、其擡頭低格、悉依先生手書原式、蓋做影宋本之例、海內讀者如見先生遺墨也、其應避之字、敬謹缺筆、則從遺書體爾、考躬園爲先生弟子、唐姓名端笏、先生爲作此賦而附七歌於後、觀先生自跋、名山付託之思、其感喟爲何如也、光緒丁酉春月祖禧謹誌、

右船山先生以生絹手書惜餘齋賦及自跋、並七歌共一卷、黃登叟星培族叔跋尾、廉敬讀之屢矣、今歲之春、兄敘侯始梓而行之、嗚呼、天之不沒賢者之蹟、蓋其不沒賢者也、考七歌見船山遺書憶得卷內、案其序、蓋先生丙寅病餘所錄、而惜

餘鬢賦，則並無知者，歌之辭隱而賦之辭彰，隱者無患其盡言，彰者恐至於賈禍也。故先生以壬申正月卒，而是賦之錄以辛未伏日，蓋孤臣深衷，不敢告人，至於奄奄垂盡而後出授躬園，付之世守，其思幽，其志傷，其自信久而必傳無疑也，惟細繹其義，賦所謂躬園言情者，首則曰桐圭敢虞，其明證也，而言及狂飈暴凍，九齡既嬰，又有昭陽赤奮元冬猶暑，焚惑為妖云云，意者甲申之變，躬園止九齡歟，而沅湘者舊集躬園小傳，稱為明季諸生，疑其入學在永歷時，故謂之明季歟，攷躬園父克峻，長先生七歲，其子凡四人，長端典，古遺，次端揆，次端紳，次端笏，須竹，即躬園也，先生以少女字躬園子常適，而殤，而梅陰塚詩序稱曰友人唐君之子，約略計之，躬園當少先生十七歲，義兼師友之間，其為永歷時諸生，或當然也，癸丑之冬，先生詩有云，喧氣重寒月，與元冬猶暑語合，而是歲十一月，吳三桂反滇，十二月陷沅州，豈所謂焚惑為妖歟，而以爲斬心須臾，欲往極而俄燼者，躬園世家子，豈欲依託以申報韓之志，而旋覺其非而不之赴，此所謂斬心須臾俄燼無餘者歟，考六十稿自序云，楚人謂子高一曰胡青，一曰胡不曹，皆情之至者也，子

高處此甚難，不謂甲寅以還，乃身遇之，然則先生之於此時，固不能無所縈迴於心，則謂爲躬園言即以自敘可也。君子之於國也猶子之於親，與其亡而起其死，雖事所不必然，而忠臣孝子之愚忱，則必及此。至於義無可就，功無可圖，而亦已矣。不然，先生甲寅有舟中上已同須竹詩，又有青草湖泊同須竹與黃生看遠汀落屢詩，皆磊磊如平時，然則其必無他累可知也。其言敗葉猥老，則豈克峻誌所謂懲蠶出仕，決相刻保者歟。動其父不能而盡其子，猶仍此態歟。至二子則殊不可攷，或言即跋中夏叔直蕭一夔，然亦無證佐。案二君皆見沅湘耆舊集，而小傳據衡陽志，以夏爲諸生，而湘鄉志言舉於鄉，爲傳聞之異。考家世節錄，稱武夷鑿別里社後進，如郭季林鳳韜，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俱爲名孝廉。又廣哀詩有夏孝廉汝弼，然則湘鄉志確矣。又如破壁能容得，亦見於憶得卷內。蕭一夔邀飲榻陰，聽叔直彈漁樵問答詩，則一夔之氣誼過人，與叔直之奔走效死，皆卓犖奇士，而以耆舊集之覈，俱不能詳。吾甚惜湘皋之未及見此，而得爲二君及躬園添毫也。又案先生行述，言自粵返後，隨地託迹，或在涪，或在郴，在未在晉寧溇邵，而

吾村澄水之上有書舍，扁曰尋樂堂，先生所書也，其款曰七十二峯七十二叟王
某，其章二文，曰大明典客，曰薑齋，蓋是時吾祖曰萬芳，實居於此，近人船
山師友錄，稱爲先生弟子者也，然以扁校之，先生題其首曰蕃芷道兄，蕃芷者萬
芳君之字，似不在弟子之列，以稱友人唐君例之，或亦義兼師友者歟，而集中載
所棲巖谷小詩二十九首，此獨不及，豈以其地非幽勝歟，抑先生之學尙多歟，先
生之學，其在吾楚，蓋濂溪之後一人，然亦不但吾楚也，自宋以來賢者，皆有窺見
聖人之意，而不能言者，人莫得而言也，言之析者，其惟先生乎，是故昔人之辨
異端也，言其竟也，先生之辨異端也，言其始也，始固懸殊，而非天淵歟，是皆聖
人之道，所以繼往而開來，固非若一節之士，必藉斷楮零縑以傳也，雖然，揭日月
而行者，而二百口口六年，陵谷有易，而終不能湮，豈非天之不沒賢者之蹟，以傳
賢者歟，嗚呼，亦可以興矣，三月戊戌，曾廉謹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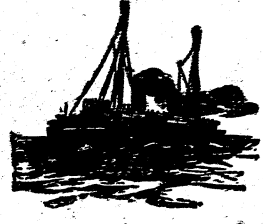
按惜餘齋賦未入船山遺書，此稿係轉錄湘鄉王禮培舊藏單行孤本。

編者識

25x10

第五期

師說
惜餘齋賦



25x110

講演
演

船山先師詩錄

田家始春雜興 三首錄二

周 逸教選

靈雨潤今茲。雲光漾微溫。參差春草生。曳杖行出門。仰視歸鴻飛。有叟過我前。知從罷遠遊。龐眉返郊原。欲因問疇昔。微笑無與言。但云歷冰霜。脆壤耕所便。春事相歎息。稚子促夕殮。

林表春鳥飛。高原凍已釋。顧聞農人語。春事在旦夕。衣食亘中古。蟻動亦不息。風美草色齊。雷動土膏坼。天心及物理。往往見驅策。尊酒盈我前。長歎悲往昔。天地無終窮。徒爲百年役。欲罷終不能。條然定何適。

講 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長沙任福黎壽國

今日各種學說不外含有國家性及人生觀之關係。而孔子之道根本即從個人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無所不賅。無所不貫。國家之安危均由個人之安危而顯。個人之安危又咸與國家之安危相關聯。舍個人則無國家。舍國家則無個人。不可須臾離者也。若舍個人以言國家。則國家為空房矣。舍國家以言個人。則個人為露宿矣。本此二義而國家組織之法以起。

個人之中有男女焉。男女相偶始為夫婦。於是夫婦之義起矣。夫婦既立。遂有滋生。於是父子之義起矣。滋生既多。遂有羣長。於是君臣之義起矣。羣長不一。更分尊卑。於是長幼之義起矣。長幼衆多。必有學識道德及人生利害。與己相親切者。而後近之。於是朋友之義起矣。凡此五者。謂之五倫。五倫者。猶言五類也。舉古今中外大而統一之國家。小而酋長之部落。不能外此五端。其名異其實同。其法異其性同。此

講 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由天定。聖人特述而序之耳。非聖人所能定也。聖人謂之先覺可也。

然而五端曷爲有親、義、別、序、信之義耶。曰父子。天合也。天合者無所逃。故曰父子有親。親者愛也。即父慈子孝之謂也。父之愛則爲慈。子之愛則爲孝。孝者效法父之慈仁。轉以敬愛其父。故曰孝也。即報酬之義也。不言母者。母統於父也。君臣以下。皆爲人合。人合者有宜有不宜。故曰君臣有義。義者宜也。即君禮臣忠之謂也。君不以禮。則臣可去。甚則易位。湯武革命是也。臣不以忠。則君可黜。甚則流殺。舜誅四凶是也。各盡其道。各守其職。而國定矣。故曰宜也。非專責於臣之謂也。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男女有別。然後夫婦有別。別者分也。無別無義。則爭奪殺戮之事起矣。故禮始於男女。而成於夫婦。夫婦有別者。即男有分。女有歸。夫不能婦人之婦。婦不能夫人之夫。然後不至相爭。而夫和妻柔之義成矣。故別者所以安天下也。故曰夫婦有別。羣衆既多。必至紛亂。尤貴有序。序者秩也。整齊之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皆序之事也。朝廷以官之大小爲序。鄉黨以年之尊卑爲序。宗族以派敘及年齒後先爲序。三者之中。尤貴有德。故更以德爲長焉。長者

船 山 學 報

在前。幼者在後。長者在上。幼者在下。於是天下定矣。故序尚也。故曰長幼有序。朋友列於五倫者。因補此四倫之缺以相維也。人不能無過。惟朋友能規之。人不能無知。惟朋友能啟之。人不能無求。惟朋友能濟之。故人不可一日無朋友也。惟友之中。有益者。損益者。敬憚者。密洽者。多忠。忠則近於信。密洽者多僞。僞則易於欺。故便辟、善柔、便佞之風興。而傾害、賣友、下石之惡起矣。夫朋友至於不以道義相輔。則其不能信必矣。故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生於義。故曰朋友有信。至於師弟不列於五倫者。師之尊同於父。故禮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師弟同父子之義也。又師之敬同於君。晉書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則師弟又同君臣之義。故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是也。又師之恭同於兄。故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孟子亦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如聖門之中。子路僅少孔子一歲。顏路、顏回、曾點、曾參均同事孔子。路點猶弟。回參猶子。故師之於徒。或稱師弟。則如兄弟之誼。或稱弟子。則如父子之禮。是師弟亦有兄弟之義也。綜此三項。故師弟不能專列何倫。

講 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第五期

講 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四

亦不必另列一倫。以傳道、授業、解惑、為重。大約在父兄朋友之間。如父之尊。而不能如父之嚴。如友之親。而不能如友之密。其以傳道為重者。則較父子尤親。所謂相愛以道。非尋常之愛也。韓退之云。師不必賢於弟。要其聞道有先後。學業有專長。則咸當以師尊之。此師弟之義也。故五倫正而天下定矣。此聖人教人明人倫之義也。

夫人倫始於夫婦。而五倫則以父子為首何也。曰父子。天合也。天合者無所逃。必盡孝敬。上已言之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則可合可離。必慎始終。易首乾坤。而六子繫之。重天合也。詩首二南。而麟鬻終之。慎人合也。天合重。則敬天不違。故乾父坤母。凡夫民胞物與之意。皆由敬天而生也。人合慎。則順天罔悖。故六禮一齊。與夫行露標梅之咏。皆由順天而作也。二者人倫並重。故聖人首之。然國家之組織。必先始於家庭。故易稱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家庭一小國家也。家庭之中有兄弟。則長幼也。家庭之中有賓師。則朋友也。家庭之中有宗子。則大君也。是一國組織之雛形成矣。宗與宗聯而成為鄉。則有鄉正。鄉與鄉聯而成為邑。則有邑長。邑與邑聯而成郡縣。則有郡縣大夫。由郡縣大夫而至於國與天下。無不如是。其初則始於家庭。

也。若家之中，僅有夫婦，而無父子，則無殊個人，未能生也。而家庭之義未成，非能羣者也。故家庭必先父母。且天下之所以能羣者，莫重乎愛。愛莫先於父母，莫親於兄弟。父母者屬毛離裏之人，兄弟者分行同氣之人，父母無不愛其子，雖至禽獸亦然。而子之能孝父母者，則百不一見。兄弟最初無不相愛，至有妻子則其愛弛。故聖人教人，只言孝弟，能孝敬其親，友愛其兄弟者，易其他四倫亦易盡矣。不能孝敬其親，友愛其兄弟，而其他之四倫能盡者，必妄且僞也。故禮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所謂違道干譽，以從己之欲，此大奸慝也。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則親親、仁民、愛物，皆可遞及而馴至矣。所謂本立道生也。故五倫首父子也。

或曰：以五倫組織國家，其遂能太平乎？曰：五倫者，自然之品類，所謂五品也。親義別序信者，自然之法則，所謂五教也。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者，即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是也。夫天下之所以亂者，在於各不得其欲，各不安其分，故妒嫉怨憤爭鬥之事繁矣。小則訟獄，大則干戈，遂擾

第五期

講 演、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六

攘無已時。五教既興。各得其欲。各安其分。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熙熙攘攘。老死不見兵革。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尙何不及文武成康之世乎。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也。然而後世之人。不務行此五者。則以私意橫亘其中。欲以智數駕御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即以智數與之相抗。故大亂成而不可解矣。如欲行此五者。請以絜矩之道明之。如今之不欲孝父母者。則以爲不孝父母。可以自遂其欲。浸假而其子之不孝。又加甚焉。於是怒之詈之。始知不孝之不可爲。則已晚矣。不欲忠者。則以爲不忠君上。可以自便其奸。浸假而其臣之不忠。亦且同焉。於是櫛之罰之。始言不忠之不可用。則無濟矣。欲無別者。則更以爲男女無別。可以隨意亂人妻女。未幾而其妻女轉爲人之所亂。於是張目結舌。自憤自殺。雖悔無別之爲害。然其人之身與家。亦已死亡盡矣。推而至於長幼朋友。無不皆然。當其自爲。靡不快意。及受人施。遂生惱恨。所謂作不順。施不怨也。孟子謂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者一聞耳。此廢禮義而長奸欺。皆所謂自殺之策也。至於明知明昧。著書立說。剷除人心之禮義。以順從彼之惡欲。不惜荼毒天下之生靈。使情

於禽獸之下。而已得威福自恣。取其權利。然天下之受其禍者。終必悔恨。歸怨於指導之人。必且蒞醜揚塵以洩其憤。亦終無幸免者矣。此古今好惡之公例也。故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故興五教。則各得其欲。各安其分。而天下定。此必然之理也。奈何今之人。破壞倫紀。破壞道德。終日殺戮。反自詡能造福天下耶。

或又曰。聖人言忠孝。其於革命之說何如。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聖人尊之。湯武非得已也。以救國民之生命。故放伐桀紂也。伊尹五就桀者。湯使之也。假使桀能聽伊尹之言。則湯方歌頌桀之聖德不暇。安有放桀南巢之事耶。桀終不能改。乃始放之。懼以一人毒天下也。然而湯之自言。則曰。予有慚德。恐貽來世以爲口實。則其良心之責備。可以見矣。紂之暴虐。又甚於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於盡忠諫紂。幾爲所殺。則爲臣之道至矣。武王伐紂。爲民請命。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觀於夷齊太公之言。則天下之輿論。尙未盡同也。故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至於以臣討君。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矣。蓋冠履不可以倒置。天位不可以妄干。所以安生靈也。果能人人擅爲之。則生靈必終日糜爛。

第五期

講演 孔道與國家及人生之關係

八

於干戈炮火中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湯自以為有慚德。武被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太公以義士稱之。所以存君臣之大義也。然而湯武卒無如何。必出於放伐者。所謂求其生而不可得。則人與我兩無恨矣。故孟子稱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與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之言。所以濟生靈之大變也。故湯武革命。為順乎天而應乎人。無絲毫利天下之心。此其所以終為聖人也。

若夫莽操之徒。蓄謀積慮。傾害人主。謀竊國家。既非禪讓。亦非革命。乃亂臣賊子之尤。故人人咸欲得而誅之。然後為快。其他六朝五季。皆為盜賊相襲。本非君臣。亦無國家。直亂世盜賊劫掠生活。釀成五胡亂華。金元滅宋。可為痛哭者已。安可謂革命耶。

所謂革命信條者。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不稍株連。一也。一戎衣而天下定。歸馬放牛。不延時日。二也。存先代之善政。去末流之秕俗。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百世可知。三也。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憂己德之不明。不罪人以反動。四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潛心寡

慾爲天下倡。任賢使能。集天下益。五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闕。散鹿台財。發鉅橋粟。大賚四海。不遺遐邇。獎忠賢。誅衆敵。以一新政治。六也。興滅繼絕。舉逸求遺。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之後於杞。封商之後於宋。以彰有德。分建諸侯。以獎有功。與天下共。七也。約法省刑。寬徭薄賦。崇節儉。尙安靜。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八也。凡此八者。皆殷周及漢唐運用革命之真精神。若夫以天下私身。以財賄私家。以賞罰私好惡。以權利私徒衆。滅先王之大法。燒聖人之詩書。用夷變夏。以愚黔首。嚴刑酷罰。以威齊民。欲成爲帝王萬世之業。此秦政暴虐政策。浮於儻。紂萬倍。是謂絕天。絕天者爲天僂人。故不二世而斬滅無餘。如世疫菌。終當撲滅。不足以言革命。故革命未可輕言。必法先王。崇正道。安民命。順民意。非可矯飾稱治。如莽操之誘人稱頌功德。而欲以永遠竊國可得者也。故聖人不輕言革命。革命必待其人。尤未可時時行之。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所以能通久者。必天下之公言也。變而不能通久者。必數人之私言也。以數人之私言。而強天下以必行。則其不能通久明矣。迨不能通久而又變之。則以民命爲芻狗。其荼毒天下。豈有涯哉。故聖人不

輕言革命。恐流毒生靈也。若果欲革命者。必以湯武爲法。先正其心。而修其身。以齊其家。而治其國。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奚紛紛爲哉。此聖人之所許也。

至於所謂家庭革命者。古所未聞。古者家庭之變。毋過于舜。舜之父曰瞽瞍。瞽瞍者。不識義理之謂也。舜母早死。父娶後妻。後妻生子曰象。瞽瞍嘗與後妻及象謀殺舜者屢矣。使舜治田。作陶捕魚以爲養。瞽瞍與後妻及象安坐而享之。意猶不快。乃使舜升屋治廩。瞽瞍去梯焚之。舜不死。又使浚井。俟其入深。以土覆之。意其必死矣。象乃往妻堯之二女。人倫之變。莫大於此。舜則早從他竇出。在床治琴。當是時。舜之於象。其意氣爲何如耶。象忽巧辭勞舜。舜亦不計前事。且屬象治臣庶。惟以不得於父母爲憂。號泣旻天。意象感悅而調和之。則其心安矣。故書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卒之瞽瞍和悅而化。孟子所謂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舜處家庭之變也。

其次善處變者莫若禹。禹之父曰鯀。堯使鯀治水。鯀埋沒洪水。汨陳其五行。方命圯族。不受禹諫。九載績用弗成。堯乃震怒。舜以國法殛死之。使禹治水。禹不敢任。舜

卒使之。禹遂胼手胝足。疏濬江河淮濟。安瀾入海。中原底定。民乃粒食。當是時。禹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惟以治水爲急。至是錫玄圭。告成功。舜嘉禹績。禪位於禹。使治天下。禹乃以鯀配天。此禹處家庭之變也。

其次則周秦伯虞仲。與伯夷叔齊。秦伯虞仲者。周太王子。太王見王季之子文王。昌。生有聖德。欲傳位王季。以傳文王。秦伯虞仲知之。遂偕逃荊蠻。後爲吳秦伯。孔子稱爲至德者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父欲立叔齊。伯夷遂逃。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後以諫武王伐紂。餓死首陽山。孔子稱爲求仁得仁者也。此秦伯虞仲伯夷叔齊處家庭之變也。

其次則伯奇申生。伯奇者周大夫。尹吉甫子。尹吉甫娶後妻。虐待伯奇。使之操作艱苦。伯奇履霜鼓琴。不以爲怨。申生者。晉獻公世子。獻公娶驪姬。驪姬欲害申生。重耳夷吾諸公子。而立其子。驪姬使申生祭。申生反。獻公於公。驪姬置毒其中。以罪申生。諸臣使申生辯之。申生不允。使之逃。又不允。曰天下無無父之國。遂縊死。此伯奇申生處家庭之變也。

又有薛包、王祥、王覽者。薛包漢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憎包。毆逐之。包日夜號泣不去。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父母歿。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取其朽壤荒頓者。弟子數破產。輒復賑給。王祥晉瑯琊人。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天寒冰凍。母嘗欲生魚。祥剖冰求之。忽冰解。鯉出。母又思黃雀炙。忽雀數十飛入幕。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於此。弟覽。年數歲。見祥被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衆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慮使祥妻。覽妻亦趨共之。朱乃止。此薛包、王祥、王覽處家庭之變也。

夫抵家庭變故。多起於後母異兄弟。或爭財產。或父子責善。初則齟齬。後成仇敵。於是人倫大變起矣。若如舜之感格。禹之幹盤。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乃歸怨於父母耶。至秦伯虞仲伯夷叔齊之讓國。則猶棄敵。果何所爭。伯奇順命而不違。申生歸死而不悔。此留天地之正氣以澤後世者也。薛包、王祥守道之正。而王覽能識大義。幹交之無尤。爲可風。苟人人知此。則家庭之變。無不討弭矣。

今人倡爲小家庭之說。二十以前。教讀婚配。苛求父母供養之費。無所不至。稍能自立。則携其妻子以去。不顧父母之養。惟私人之耽樂是從。怨懟父母。何有兄弟。則患氣中於人心。處處以責人恕己爲能。更何論國家社會耶。其有根柢甚薄。而呼號振厲。以爲國家社會出力者。必其假借名義。欲謀攘奪權利。非真能愛國家社會者也。

又以婚姻自由。不聽於父母。不謀於兄弟。不諛於親戚長老。不假於媒妁。不憑於六禮。鑽隙踰牆。與之相通。朝離暮合。遂成仇讎。故婚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其貽禍於女子者尤深。夫以情交者。情盡則絕。以慾交者。欲過則疎。故禮始於夫婦。不可不以不講也。此亦家庭之大變。所宜急弭也。

或曰。不贊成小家庭之說。倘有如焦仲卿妻事者如何。曰。返居於父母之家。歲時仍積誠引罪。祇謁舅姑。盡厥孝養。子終身不娶。待父母之意解。命其同居。然後復之。父母無不愛子者。子婦能盡孝。亦終必解矣。觀於舜之感格。而又曲盡人情。則無不可感者矣。然必子之確能盡孝。又教其婦以孝。乃可感也。

出婦之說。見小戴記。而以無子出為最苛。恐非聖人之說。無子而不妒。許置妾媵。以延嗣續。則當終身以禮敬之。不可使之無歸。而傷天地之和。此亦弭家庭之變之大者也。

然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古人各教以義。以盡親愛之道。舅姑統於父母。為舅姑者。亦當以慈愛為貴。舅宜避嫌。少與婦接。而姑婦日夕相處。尤貴有恩。視婦如視女。雖責之亦不怨矣。天下之為姑者。庶可知其所處哉。

君子與仁

三月四日講演 何 鍵

(完)

這個題是上星期五在此擬定。為什麼要講這個題呢。因為孔孟之教。教人為君子而已。君子之學。學仁而已。君子捨仁。無以為學。孔孟捨君子。亦無以為教。如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孔孟重視君子與仁。即此可以概見。孔孟既沒。聖學失傳。讀其書者。專在文字上。追求通於此而不能通於彼。合乎前而不能合乎後。君子與仁之義。不明。孔孟之道。因之而晦。近且有人以論孟學庸

所記之君子前後不是一樣。詆孔孟學說爲無準標。不合科學。又將仁字詮作態度與理智。譏孔孟學說爲大圓滑。無其深義。不知論孟學。庸章爲天經地義之文。句是布帛菽粟之道。書中言君子與仁之處。居半。今妄評若斯。不能不爲講明。

君子者。自主特出之人也。君者尊也。主也。國有尊主則國強。家有尊主則家興。人能中有所主。則不爲非禮。不犯非義。子者滋也。特也。錚錚佼佼。不同流俗。如萬物滋生。萌芽特出。故君子爲自主特出之人。凡隨波逐浪。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者。皆不得謂之君子。

四書所記之君子。大概可分爲明善君子及成德君子兩種。明善君子又可稱之爲士君子。卽學君子而未成君子之德者。如「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九思。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等等均是。

成德君子有四階級焉。曰忠。信。君。子。曰忠。恕。君。子。曰中。和。君。子。曰中。庸。君。子。凡論孟學庸所載。祇稱君子者。多指忠信忠恕君子而言。君子上有「故」字者。多指中

和君子而言。君子。上有「是故」二字者。多指中庸君子而言。君子。上有「不亦」二字者。乃中庸君子之極則。至平常而至神妙矣。此並非創說。考諸聖言。理有可見。特人習焉不察耳。如孟子言「有諸己之謂信」。忠信君子也。「充實之謂美」。忠恕君子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中和君子也。「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庸君子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庸君子之極則。不亦君子也。其中各有實象。不易言說。未至其境。亦無從言說也。

忠信君子者。求仁學之人也。其學以主忠信爲主。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君子修己以敬。君子敬而無失。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君子不憂不懼。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求諸己。」等等。皆忠信君子也。其學重在成己。一切不離忠信。雖爲君子之初階。實乃學君子者之基礎。此基不立。則莫由上進。故曾子每日以忠信之道三省其身。非無故也。若謂君子乃在位者。春秋時之諸侯大夫。多係斗筭之人。

惡敢當此哉。

忠恕君子者。能成己而兼能成人之人也。其詳備載於大學書中。如所謂「絜矩之道」。卽其最明顯之註脚。又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學道則愛人。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易事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等等。皆所謂忠恕君子也。學至於此。可以治國。尙不足以平天下。故大學曾子序傳。只有治國之法。並無平天下之法。因曾子祇成就一忠恕君子故也。

中稱君子者。圓成性道。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之人也。往日講家。多以「故」爲虛字。不知虛中作實。學者習而不察耳。試引證之。如「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故君子之遺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25X10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等等皆中和君子也。中和君子又可稱為大人。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其量以天地為範圍。平天下有何難乎。如以為虛字。何其與上言君子大小迥不相同也。

中庸君子者。得性與天道之人也。聖人以是故二字表明之。是者天道而故者性道。直可以超乎天地之外。與故君子之言天下大小又不知相隔若干道里矣。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故君子勩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及易經「是故謂之爻。是故易有太極。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等等。是故之詞不一而足。而揣其境地。又確與中和君子懸殊。可知聖經之實字易講。而虛字難講。學者不明。何怪勞苦一生。終不知聖道之大哉。

中庸君子道成德備。其言至平至常。毫無奇異。故名之曰中庸。然平常之中。即含

有神妙之義。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中庸不能離忠、信、恕、中、和之道。四者合一方是整個中庸。故中庸之道行，先從下乘起。忠、信、爲下乘，忠、恕、爲中乘，中和爲上乘。中庸爲最上一乘。大學言「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也。故人不可不忠信。

中庸君子之上，尙有大德乘及太上乘兩階級。大德者，卽大而化之也。如「大德敦化，君子所過者化，德輶如毛。」等等均是所謂大德。不德、不言、德而德存，可無心而成化矣。太上者言其至高無上，不可言說，亦不可思議，謂爲君子，似非君子，謂非君子，而又確是君子，無以名之，遂強名之曰「不亦君子如孔子言：『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又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詩經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等等，乃中庸之極則，此境更不易到，故中庸之末，以至矣二字表之。

以上所分之階級，不過爲學者便於研究實行計。聖學一貫，豈真有割然可分之層次哉。然各有實際，各有景象，試依論孟學庸所言之君子而體念之，必有能知其

當然而證明舊說之籠統含混者。至於中庸以上之階級。因境界太高。暫時且存而不論。特不可不知有此境界耳。

君子之義。既略言於上矣。然則仁之意義何如乎。君子與仁之關係。又何如乎。曰。仁極難言。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在先。天為仁。在後。天為人。後天之人。事盡則先。天之仁性得。以後。天之人。合先。天之仁。亦即所謂盡人。合天也。至於『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詞意極為顯明。言仁即人之所以為人。而人而不仁。不得為人人。與仁合道。即是在是。換言之。仁即是道。道即是仁。仁之重要如此。請亦言其梗概。

漢儒謂『仁者人相偶也。』宋儒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種解釋。一則義太晦暗。一則界說不明。本此以讀孔孟之書。自不能得孔孟之旨。以進於孔孟之道矣。然則仁字究應如何解釋呢。曰。仁者。生生之機。惻隱之心。天地人物之根本也。泉源為江河之根本。桃仁杏仁。為桃杏之根本。即其仁也。凡有生機之根本。與己有益。與世無損者。即可謂之仁。不因大小而有歧異。故歐美之富強政策。專以滅人之國。夷人之種為目的者。不得謂之仁。詐偽與貪污之徒。以損人利己為生財之道者。

亦不得謂之仁。由是推之。敬乃禮之仁。慎乃言之仁。清廉乃官吏之仁。正己乃爲政之仁。孝弟乃仁之仁。……本此言仁。仁豈遠哉。

仁有全體之仁。有一體之仁。一體之仁。易全體之仁。難。如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樊遲又問。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等。是一體之仁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者無敵於天下。』『仁者無不愛也。』等等。是全體之仁也。聖門之能得全體之仁者。僅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旋得而旋失之矣。惟其重要而不易得全體也。學者尤不可不致力焉。

仁在人心。謂之忠。忠者。心中之。中。人之。良。心。之。主。人。翁。也。仁在人身。謂之信。信者。身中之。中。人身至善之地也。主忠則得。心之仁。主信則得。身之仁。主忠信則。身心之仁。皆得。所謂性命雙修也。孔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與人之關係如此。聖人之重視仁也。又如此。故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忠信君子求仁之法。大學所謂止至善。中庸所謂致曲。孟

第

五

期

子所謂求放心。大要均不外是。乃基本功夫。成己之學也。
仁者博愛之謂也。愛己謂之忠。愛人謂之恕。恕者推己及人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盡己之性。當然可以盡人之性。然其要先在成己。若忠信之功夫未盡。絕不能躐等而企。故忠字最要。若夫齊家者。仁於一家也。治國者。仁於一國也。一家仁則一國興。仁治國非有難事也。若私其親近。昵比羣小。厚責於人。薄求於己。以武嚴酷刻爲政。曾無惻隱愛人之心。雖法制嚴明。猶之無益也。此忠恕君子求仁之法。成己兼成人之學也。

若中和君子。則仁量更廣。位天地者。仁於天地也。育萬物者。仁於萬物也。成己成人。而又能成物。其德與天地同大。然用力只在致喜怒哀樂之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謂寂然不動。無思無慮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謂不思而得。感而遂通也。簡而言之。功夫由慎獨開始。此中和君子求仁之法也。

至於中庸君子。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巍巍蕩蕩。無能名。亦無可名矣。明明德於天下。尙知有德也。大德不

德。視。德。輕。如。毛。羽。矣。中。庸。君。子。地。法。天。也。大。德。君。子。天。法。道。也。不。亦。君。子。道。法。自。然。也。春。何。爲。而。花。開。秋。何。爲。而。葉。落。日。明。於。晝。月。明。於。夜。四。時。代。行。萬。古。不。易。孰。綱。維。是。孰。主。宰。是。任。有。懸。河。之。口。亦。不。能。道。其。真。象。以。其。本。不。可。思。議。測。度。也。吾。人。對。於。中。庸。君。子。及。大。德。太。上。諸。階。級。之。境。界。應。作。如。是。觀。其。德。雖。不。可。形。容。然。其。爲。仁。之。道。有。可。見。者。如。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不。言。而。萬。物。生。成。非。天。地。之。仁。乎。』聖。人。法。道。法。自。然。故。愛。人。愛。物。亦。出。無。心。如。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隨。人。而。各。安。其。所。並。無。一。毫。用。力。作。意。之。痕。迹。亦。天。地。無。心。成。化。之。氣。象。也。此。不。過。強。言。其。毫。厘。耳。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只。可。付。諸。聖。而。不。可。知。之。數。

聖神雖不可知。然儒言人道。功夫由淺及深。故孔子言。『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而儀封人及陳司敗等。對孔子均稱君子。子貢贊孔子。亦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足證天縱之聖。亦不能出君子與仁之範圍。學聖人者。尙無津梁乎。

講 演 古今學制之異同

二四

以上所說。不過淺中之粗。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以此釋君子。以此求仁。庶乎便於體行。而聖賢之道。於此亦略有線索可尋矣。

(完)

右講稿內。有不亦君子四字。或有疑議者。謂不成名詞。但原文中申明曰。無以名之。遂名之曰不亦君子。故仍之。

顏昌曉

編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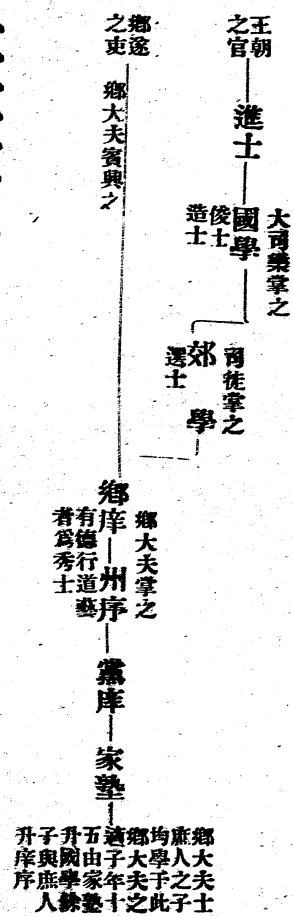
古今學制之異同

一國之盛衰存亡。視乎其國學制之良否以爲斷。此古今中外不易之定義也。我國學制。以上古三代爲最善。前次石先生已言其概。茲更申言古今學制之異同。蓋學制緣政體而異。我國自來爲君主之國。古者政教出一。君師合一。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舜命九官十二牧。九官之中。任教育者五人。契爲司徒敷五教。伯夷典禮。夔典樂。垂共工。后稷教民稼穡。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家謂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其他不可得聞。周時文物大備。學制特詳。其種類如次。一國學。二鄉學。國學卽大學。周立四學。皇疏謂四郊皆有虞庠。陸佃云。天子立四學。並其中學而五。中曰辟雍。南曰成均。北曰上庠。東曰

東序。西曰警宗。學禮者就警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者就東序。學樂者就成均。大戴禮保傳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凡此皆大學也。此外又有門闈小學。次舍小學。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以三德。（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別善惡）三行。（孝行以事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及國中政事之得失。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數六書九數）使其屬守王闈。（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法襄尺并儀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指事象形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朒句股）次舍小學。在內朝之四隅。以教衛士之子弟。宮伯學之。鄉學分三等。曰塾曰庠曰序。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有門。有左右兩塾。所謂家有塾也。上老及里胥坐右塾。庶老及鄰長坐左塾。一黨五百家之學爲黨庠。黨庠即用黨正之廳堂。凡黨皆然。王畿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亦百

五十。遂序黨庠。蓋互言之。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爲塾六千。諸侯之國半之。則古者無一人不學可知。鄉塾。秋收後入學。立春出學而就農。家塾所教者。里胥鄰長教之。耕。上老庶老教之。學。學者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云。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書。即六書。計。即九數。管子書有弟子職一篇。即古人教小學之書。其秀異者。移于庠序。其學科曰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是也。鄉學之教官有三。一曰官。里胥鄰長閭胥黨正州長鄉大夫是也。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朝視其出。夕視其入。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此所以督之早起。察其勤惰。養成其團結互助之德也。周禮每歲大司徒頒法於都鄙。鄉大夫達之于州。州長集部內之民讀聽之。黨正閭胥亦然。二曰師。致仕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此皆以教民德行爲本務。三曰儒。以教民道藝爲本務。周官所謂官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也。其他教授管理考校升學諸法。詳於學記王制及周官諸篇者。石先生曾經講及。茲不贅述。其時取士之制。自國學出者爲王朝之官。自鄉學出者爲鄉遂之吏。若鄉學之士不安於

小成由司徒而升之國學。則其論選仕進與國子等。茲列表明之。



我國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有德行、道藝之人才。以備官吏之選。且養成全國勤儉、孝弟、禮讓之人民。所謂士者出則為官、為吏、處則為師、為儒。秦漢以後官師分途。政府但立國學。而鄉學則完全放任。一聽人民之自為。政府但有考試銓選徵辟之法而已。自革政以來。採取西洋學制。西洋學制原理與我國數千年教學之宗旨迥殊。其所設高等以上學校。雖亦以備國家應用之人才。而其尤注重之點。則在普通小學。所謂強迫教育。一曰國民教育者是也。彼知居今之世。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非舉全

講 演 古今學制之異同

國人之心思才力。共負國家責任。不足以保全其種族。而欲造成全國人同心愛國。共負富國強兵之責。非普及小學教育不為功。斯賓塞爾羣學肄言。所謂欲善拓都。先善么匿。譬之欲築堅牆。先造堅實之磚石然。歐美諸國強迫教育。少者七八年。多者十餘年。各視其國之富力而差。其教育之宗旨。重在養成人民之愛國心。公德心。團結一致。以謀對外。而輔之以生活必需之智識技能。所謂智育德育體育三者。缺一不可也。每一小學校。至少必有學生二三百人以上。多者千餘人。善學校每年收一班。如四年畢業者。至少有四班。否則成爲單級小學矣。全國遍設小學。必各有其負責之機關。乃能成立。故各國皆注重地方自治。使人民自負其責。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如道路堤渠警察之類。皆是。而小學校爲地方第一大事。每歲應提地方公款十分之八以上。乃濟。故每一小學區域。非集四五百家之財力。不能成立。一校。日本效法西歐德法諸國之地方自治制。以五百戶爲一村。或町。（工商之地爲町）一町。村爲一學區。因國多島嶼。地形阻隘。故亦有以二、三戶爲一町村者。計日本三府四十三縣。每府縣轄郡七八。每一郡轄町村約二三十。日本人口四千餘萬。

此篇手民誤排頁數
於第六期更正重刊

平均每一府縣約人口百萬。分爲二三百村町。全國町村之數在一萬以上。即全國小學校之數一萬以上也。英吉利英倫一島。面積僅及湖南三分之一。而爲下級自治區者一萬三千。即小學校一萬三千所也。以此而衡之。我國如果效法外洋。欲強其國。必先強其民質。欲強民質。必普及小學教育。欲普及小學教育。必責成下級地方自治之鄉長鄉議會。而首先宜慎者。莫要于劃分鄉村區域之適宜。一鄉爲一小學區域。小學乃可普及。小學教育既普遍。而地方自治又周密。則政府有所設施或改革。朝廷策而夕。即通曉於全國。即有狃於故習不能遽行改變之政令。先將應革理由。簡單說明。編於國民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了解。自然下令如流水之原。對內對外。皆以小學爲潛移默化之機關。故易收全國一德一心之效果。此今日設學之宗旨。與古異趣者也。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三月十一日講演) 何 健

上星期日。在此講君子與仁。爲便於學者研究計。分別君子爲四個階級。把論孟學庸上的君子引用作證。而石先生給我作參考的「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及

講 演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胡先生給我作參攷的「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當時未列入引證之內者因這兩章尙須分別講述。方能盡其意義。且上次講演。若在文句上玩索。則「故」「是故」「不亦」等字。爲上下文中之虛詞。引來分別君子等第。不免起人誤會。夫聖學一貫。豈真有割然之界限可分。然聖言深遠。亦豈遂文句所可拘泥。性與天道。含藏於文章之內。特人習焉不察耳。今天講「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一題。亦請諸公勿執守舊句。庶知聖言無不貫通。可免文字理解之障。茲先從儒字說起。孔子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儒何以有席上之珍呢。因人道的範圍。全是儒道的範圍。儒道純在日用人倫。故儒字從人從需。人道也。人有身體。卽有倫類。既有倫類。卽有實際應接之事。而常人之於實際應接也。多以人心主事。祇知利己。不顧他人。故於日用之間。應接之事。其未發也。不知執中。其既發也。罔協於和。或且悖乎天理。逆乎人情。甚非人所日需之道。故不得以儒名。古人說「通天地人之謂儒」。又說「以道得民之謂儒」。儒的究竟。大化聖神。不可方物。非到聖人境界。很難知其全體。就儒行一項說。孔子所答哀公之問。就有十幾種之多。那一種都不易

辦到。其實還不過等於太倉一粟。因為哀公本非高明之君。假使孔子遇着堯舜禹湯文武。所答當更深遠。儒之不易。儒之可貴。不於此更可顯見乎。我們奢言學儒。究竟從何處下手呢。我研究了許久。才得着一點方法。方法是什麼。就是論語上。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甚麼是君子儒。小人儒呢。何晏說。『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以矜名。』程子說。『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說。『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劉止唐說。『儒祇一途。因人品心術不同。遂有託儒之名。以行小人之實者。』四家說雖不同。但意思無二。都說君子正心修身。求其在己。絕不枉道徇人。急於好名。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願枉尺直尋者。便是君子儒。小人假借聖賢之學。以欺世盜名。平時誦儒者之言。披儒者之服。口聖賢而心盜跖。外儒的初功。則可以爲儒的究竟。安能盡聖道之大全。子夏在孔門。介於狂者狷者之間。而平日瓊瑣碎碎。所作所爲。多是小人儒的功夫。其事實雖無從細考。但觀子貢問『師與商也孰愈。』子曰。『師也過。商也

期 五 第

講 演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三二

不及。子夏論交。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其教門人。則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常課。與子張子游的意見相差甚遠。即此三條。推想其餘。子夏的規模不大。已無可諱言。孔子見他學小人儒已經成就。仍然把着不鬆。不求進步。所以特提醒他。使他不要以一得自足。還要學君子儒。不可死守小成。乃是這兩句話的真義。不然子夏已成大賢了。若仍有假借儒名以行小人之實的情形。孔子早令小子鳴鼓攻他了。還許列在門牆嗎。

真正說起來。學君子儒快樂。學小人儒痛苦。快樂在何處。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可無不可。何等自由。痛苦在何處。言行動靜。事事都受拘束。心裏想做的事。守戒不敢做。心裏不想做的事。有時非做不可。晝夜過機械的生活。焉得不苦。聖道是無窮無盡的。不想升堂入室。窺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徒規行矩步。較量錙銖。充其量也不過自了其身罷了。與天下國家。有何影響。聖賢所以可貴。正因其能代天宣化。彌補天地的缺憾。以安懷蒼生。不能如此。則人類又何取乎。尊仰聖賢。而儒爲席上珍的。話。對此也講不通。簡直應當束之高閣了。子夏的才能。本非不可爲君子儒。而其拘

拘自持。不是誤會了孔子的教法。就是如冉求之割地自限。即令才力真有不勝。但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豈終無明強的日期。說到此處。孔子因材施教。與時考核。弟子的苦心。千載猶可想見。

孔門的小人儒。不止子夏一人。凡斤斤自持。守甲忘乙的。都與子夏同病。如子貢救人人酬謝他一隻牛。子貢不受。是小人儒。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以大杖擊之。曾子伏地受杖。昏暈幾死。甦醒後。又入房彈琴。使曾皙知他未嘗受傷。是小人儒。樊遲請學稼。與陳亢問伯魚有異聞乎。是小人儒。至君子儒。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大由之。無適不可。祇孔子有子顏子子思孟子有此氣象。其餘門弟子。多是一偏不全。不過狂士居多。有時也近似君子儒。不像子夏處處狹隘罷了。話又說回來了。小人儒雖然狹隘。但其學問德行。俱不易到。且先學小人儒。便不能學君子儒。小人儒。實在是學君子儒。第一層階梯。何以呢。古人說。『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因一節之虧。而畢生坐廢。騰誦人羣的。古今頗不乏人。孔子是大成的君子儒。我們細細考查外君子而內小人。靦然自以為儒。便是小人。

講 演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子夏在孔門十哲中。已有聖人之二體。而又文學選也。他的文以載道。與今世之虛詞浮說者不同。故其言詩。則爲聖人所稱許。言喪則與聖言相符合。言樂則能發古今之奧。何至於如何程謝劉諸家所說。且儒名之不易得也。上面已經說過。而有小人之稱者。義究何居。信如何程謝劉諸家所說。則子夏固不得稱之爲賢。卽孔子聖人。亦屬語無倫次。所謂論孟學庸。章章爲天經地義之文。句句是布帛菽粟之道。卽不能通矣。今特把我的見解。講明於次。以見聖言之廣大。

所謂君子儒。猶佛所說的大乘法。所謂小人儒。猶佛所說的小乘法。換句話說。就是聖門中的大學與小學。孔孟所說的君子。有幾種階級。不能一概而論。玩索經文。便可窺見一般。如孟子說。『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又說。『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中庸說。『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又說。『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似此等等。君子就是大人。君子就是聖人。言爲世法。行中規矩。不徇於人情。而又不悖乎人情。惟大道之是從。天命之是依。無論處順處逆。皆能無違無負。義之與比。無論居上居下。皆能不驕不倨。發皆中節。且其性

量直包括天地之外。不拘拘於小節。如子見南子。佛胥召。子欲往。及孟子與齊宣王梁惠王所說的話。在狷介的人看來。難免不以兩位聖人的言行為多事。但孔孟先後行之。令人莫測高深。這就是「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所謂「先立乎其大者。」所謂「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處乎氣數之中。超乎氣數之外。」不在瑣屑上講究。便是君子儒。至於小人儒。就與此大不相同。但此處小人。對君子而言。不過未上達君子之域。非無忌憚之小人也。如曲禮所載。及朱子所著的小學上所說。專在應對進退等小事上用功夫。所謂範圍狹小的人。如孔子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所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這種小人。名為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本是好事。但有時也非變通不可。故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兩相比較。廣狹自見。如孟子將朝王。聞王命而遂不果。其答景丑氏的話。全是世俗所驚詫的。君子儒與小人儒的氣象。於此就可判別。不然。守信如尾生。為河水所淹斃。行果如詩經二子乘舟。壽竊節代兄往齊。為盜所殺。於事何補。於義何取。此等人能立而不能權。能

講 演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守而不能進。只知守戒。不知變通。做學孔子的言行。有一處不合禮法嗎。這豈不是行的。小人儒了。君子儒譬如力強善走的人。一天能行二百里。小人儒譬如力弱不善走的人。一天只能走五十里。一天能走二百里的人。使他走五十里。當然更輕而易舉。如說能走二百里的人。開步之初。不從一里十里開首。或說改走五十里就腿酸脚痛。那有這個道理。君子儒是儒的全體。小人儒是儒的一部分。如大海之水。與一杯之水。分量雖異。而本質無二。若棄了禮法。放蕩恣肆。聽其說詞。真是聖人之言。觀其行爲。乃不如鄉黨自好之士。還謬說我是學君子儒。不屑於爲小人儒。此等行爲。絕非真儒。所以言行一致。才是真儒的實際。吾又聞人類無進取心。就是落武的徵象。日知而月忘。則學如未學。故小人儒應當勉學君子儒。君子儒仍不可廢。小人儒傳上說。賢希聖。聖希天。是小人儒學君子儒。孔子天縱之聖。仍多能鄙事。舜好問而好學。邇言是君子儒。不廢小人儒。既名爲儒。那有君子小人之分。既是小人。如何仍能稱儒。這只是從規模大小說。從功夫次第上說。如其不然。不但辱沒子夏。連孔子的苦心。也完全誤會了。近今之人。專在文字上用功夫。偶爾說幾句合道的話。想

因文見道。便可稱為儒者。許多人不知儒的真義。也隨聲附和的承認他。獨不知文章及性與天道是合一的。功業與德行是一貫的。分而為二。儒的實際安在。講文章外面。在字句上推敲。祇能稱為文人。講文章裏面。在字義上詮釋。祇能稱為理學。都非真儒。總之。不問是君子儒。還是小人儒。其解釋的意見。有若干不同。但修身的功夫。絕不可少。不過君子儒。修其大體。小人儒。修其小體。真儒處天。真沒有虛偽。有虛偽的。不得名之為儒。修儒行的人。亦要揣度自己的程度。選擇適合的聖言。腳踏實地。切實的向前做去。走一步得一步。到一境。再進一境。不以道高而畏難。不以小成而自安。自然成就了真儒。小人儒也可進為君子儒。若務外而忘內。舍本而逐末。用力雖猛。永遠難入儒門。

(完)

何 鍵

先進於禮樂章 (四月一日講演)

前兩次在此講述「君子與仁」及「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因與先儒所解不同。向來亦無此說。不免起人疑竇。其實並非立異。緣我近兩年來。抄寫論孟學。多取朱子集註。及劉止唐先生恆解。對於先儒講解精確處。一句一字。都不輕易。若

講 演 先進於禮樂章

第

五

期

實有可議之點。爲探求真理起見。則亦未便附和雷同。致失聖言本意。今天講述先進於禮樂章。又與先儒意見頗有出入。仍請諸公。勿拘泥舊說爲要。按先進於禮樂章。乃是孔子明示舉賢用能的大經大法。如何用賢。賢者以何爲先。一齊包括在內。昔人總說只是用普通禮樂。遂把孔子用人的道理。整個埋沒了。影響所及。魚目與珍珠一色。燕石共和璧同價。而奔競與倖進之風。更被人視爲當然之則。莫知其謬。此非小故。所以本章書實有探求孔子真義。重新詮註之必要。

朱子說。『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說。『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知其過於文也。』歷來講家。都出不了程朱二儒的範圍。但是前輩後輩。以何時爲劃分的階段。如以春秋以前爲前輩。孔子不應臆測後世。且春秋時已是文勝其實了。如以文武以前爲前輩。文武以後爲後輩。但後輩仍在孔子前。好比現在人說。康熙時代的人。是我們的後輩。豈非笑話。這前輩後輩。先講不通了。況且照此說。先進於禮樂。下加野人也三。

字。後進於禮樂。下加君子也三字。從字面講。那樣都牽強。程子沒法。只得加以文質得宜。及文過其實等字樣。以自圓其說。假使聖人立言。如此隱晦。既非性與天道。也令人索解不得。非親炙聖門者。誰又不可移聖言以就已呢。君子解作賢士大夫。誠然可講。但賢不賢。以什麼為標準。未曾指明。亦太嫌空洞。如用之三字。朱子說是用禮樂。禮樂的意義。姑且不說。須知如字是假設之詞。並非實在。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孔子曾學琴於師襄。想見文王。又孺悲見辭以疾出。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又擊磬于衛。鄉黨一章。多是孔子所行的禮節。又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夾谷之會。曾以禮制齊。這一類的事很多。不都是孔子用禮樂的證明嗎。說孔子未制禮作樂。則可。說孔子未用禮樂。只作假設之詞。誰人敢信。且顏淵問政。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禮樂都在其中。何必再說這一段空話。這都是可疑之點。我如此說。並非有意與先儒為難。因為真理所在。且恐埋沒聖言。不得不辨。

先進後進。不是名詞。先後是時間的次序。以擔任國家職務時為階段。以前謂之先。

講 演 先進於禮樂章

四〇

以後謂之後進乃登進升進之意所謂先進於禮樂者謂其在未出任之先已成就一副治國安民的真本領拿出來就合用並不要臨時去閱歷或練習如孟子所說「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又如伊尹舉於有莘太公舉於渭濱這幾個人的本領都是早先造成的不是入政而後學便叫做先進於禮樂因其修學都在草野之中非廊廟之內故名之曰野人也換句話說野人即昔時所稱布衣之士自來賢士大夫有幾個不出自草野呢試觀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及一旦徵庸堯試其才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說應高宗夢兆初為相即得舟楫霖雨之譽管孫百里諸人都是開首即有宏規遠謀建功當時非修習有素者安能處常應變舉措咸宜那像後世無真才實學的人做一事才增一閱歷經一次失敗才長一次本領呢這就是先進於禮樂的真義所謂後進於禮樂者言其人既已身居高位不以富貴驕人仍能禮賢下士夢寐求才如高宗求傳說文王求太公均虛心承教事以

師禮。而周公以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居冢宰之職。求賢尤亟。常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見天下之賢士。據韓詩外傳所載。周公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這都是常見者。又孔子家語載。周公常一日而延見一百七十餘人。皆賢士之來告以治道者。一時野無遺賢。真有如黃山谷詩所稱『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煙』的情況。似此不自滿假。不以小成自足。不以王天下爲樂。則其真有爲國爲民之心。已昭然可見。這便是後進於禮樂。真乃君子人也。簡單說。在位之人。能富而好禮。以貴下賤。求才若渴。用賢如不及。就是後進於禮樂之君子。禮樂之道。惟賢者能盡其量。能履行禮樂者。方是真賢。不用真賢。雖千人諾諾。又有何用。故禮樂二字最要。真義如何。容後再講。

君子是能自主的人。是以孝弟忠信爲根本。窮達不變操守的人。好比車軸一般。車輪日夜旋轉。而車軸仍在中間不動。又好比北斗星。滿天的星都轉。只有他居其所。不離乎中。雖斗柄四時移易方向。但僅等於聖人之行權。其實腳根未動。普通人在

未遇時。規行矩步。講仁說義。也像有君子之德。誰知一得富貴。多半改其常態。甚至變到仁義的反面。去嫉賢害能。爲奸爲佞了。此等事實很多。如臧文仲自以爲聖人。而不引用柳下惠。趙簡子得志而殺竇鳴犢。舜華。又如龐涓害孫臏。李斯害韓非。等等均是。歷代奸臣。更無一不然。此等人的心性。以富貴爲轉移。便是所學不固。全然不能自主。雖有一時的名望。也祇是欺世盜名的僞君子。不得謂之爲後進於禮樂的君子。惟富貴之後。仍能愛才如命。不失本來。才是輕勢貴德的真君子。才堪稱後進於禮樂之君子。

又上次講述「君子與仁」曾說過君子有四個階級。曰忠信君子。曰忠恕君子。曰中和君子。曰中庸君子。功夫做到。統名之曰成德君子。實非創說。實非傳會。四書中言君子處極多。可以取而參證。如說君子有三戒。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等等。此種君子。連自治都未能。只是普通想求上進的一個人。是個明善君子。明善君子。只能叫做主。不能叫做君子。說爲君子者。與佛家初發心的人。也可稱菩薩相同。意在引人上進。以君子爲歸宿。若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

學 山 齋

則勿憚改。乃是忠信君子的功夫。與上言明善君子。偏重守戒。大小實有不同。但只是成己。並不能成人。若忠恕君子。則可以齊家治國。絜矩之道。最重恕人。與專門成己者。規範又大相懸殊。惟中庸言。『忠恕違道不遠。』足見忠恕。尚非一貫之道。曾子之言也。祇是對門人而發。學者如以此為聖道極則。未免畫地自限。並小看聖道了。若中和君子。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變理陰陽。參贊化育。如中庸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比之忠恕君子。只能治國者。又不知大了若干倍。至於中庸君子。則到了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不可名。亦無能名。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了。中和君子。位天地。育萬物。尚有迹像。而中庸君子。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以無心成化。從容中道矣。四種君子之大。小境界。井然可想。安得說君子沒有分別。且更舉例明之。如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忠信君子也。『修己以安人。』忠恕君子也。『修己以安百姓。』中和君子也。子路一則曰。如斯而已乎。再則曰。如斯而已乎。至再至三。而孔子之答詞。亦一層深一層。明明表裏有階級在內。若無階級。則確實的指定好了。何必作此三樣大

講 論 先 聖 於 禮 樂 章

第五節

小不同的說法呢。修己以敬。只是成己。安人的範圍已大。即孟子所謂仁民。安百姓的範圍更大。百姓不專指人類言。凡有血氣之倫。都包含在內。即孟子所謂愛物。中庸所謂育萬物。子路的程度。尙未至中和。故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一語。一以見中和君子之不易到。一以阻子路之好高騖遠。躐等而進。故特用此言以打斷其話頭。使之循序漸進。但是說千說萬。學君子非以修身爲本不可。故孔子三答。皆離不了修身二字。以此證之。君子之有階級。豈不更顯明嗎。君子與仁。是不能分開的。仁者無所不愛。但愈親賢之爲務。一人身當重任。萬機待理。黎民盈兆累萬。不暇一一去愛。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求得賢人。自能代我愛民。其平日之勞於求賢。逸於治民者。豈是無故。然非有君子之德。又孰能語於此。故孔子贊之曰。君子也。君子雖有階級。但又都可稱爲君子。本章書所言之君子。以階級論。實在忠恕以上。是既有君子之德。而又在位者。因爲忠信對等。尙未至安人安百姓的境界。不過安人百姓是仁。而安人的方法是智。行而不僻。是與此章所言之君子。最重仁。而最重德。具足者。有德無才則愚。有才無德則詐。才德兼

不測。一安字內。自有許多功夫在。不過以德爲本耳。前述「君子與仁。」因君子含義太多。一時不能說完。故今天就此補述幾句。其實還是等君子九牛之一毛。君子豈易知哉。

什麼是禮樂呢。此禮不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禮。此樂不是鼓瑟鼓琴。擊磬鳴簧之樂。禮就是實行孝弟。而有節文。樂就是實行孝弟。樂不可已。這並非無根據之談。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已。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這不是證明嗎。爲學不以孝弟爲根本。徒在文章字句上揣摩。學成文人。如司馬相如、楊雄、蔡邕、張華、陸機、陸雲、稽康、范曄、謝靈運、王勃等諸人。除吟風弄月以外。又有什麼用處。這只是先進於文章。不是先進於禮樂。若學得壞了。藉學術以爲惡。如少正卯、李斯、王莽、曹操、盧杞、丁謂、章惇、蔡京、秦檜、嚴嵩父子等人。犯上作亂。禍國殃民。更是社會上之猛賊。這不是學之罪。是學無根底之罪。禮樂之真義。不期其害。太至此。故不得不依孟子之言。鄭重說明。要知禮記所載。多屬孝弟。

之道。詩經所歌。尤多悃悌之章。禮樂多重。孝弟除了。孝弟禮樂。又何可貴呢。換一句話說。先進於禮樂。是以孝弟爲修身。後進于禮樂。是以孝弟爲標準。用能孝弟之賢者。以孝弟之道。去治國安民。小至一人。大至國家天下。都在孝弟的範圍內。無一能外。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孝弟的人。並能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才可當賢士大夫之名。離了孝弟而講禮樂。便是方寸之木。高於岑樓了。

論來富貴之家。習於禮儀。其子弟自幼薰陶漸染。目見耳聞。藉家學之淵源。似乎可不假教訓。自然成材。如夏禹王之後有啟。周武王之後有成康。取才於此。豈不甚好。無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輩生於安樂。不知憂患。未嘗經過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之艱難困苦。何能鍊出真才。夫逸居而無教。則何所不爲。想他繩其祖武。無忝所生。不啻以水投石。如何能入。所以堯舜之子。不能復爲堯舜。而居仁由義。抱道懷賢之賢士。反多在草野之中。奮然以樂堯舜之道。彼中有所樂。不願枉道徇人。天下惟不能枉道徇人之人。始能誠心救世。而不爲勢位富貴所轉移。夫賢者無求於世可也。世豈可無求於賢。勤勤求之。尙恐有若巢父許由之徒。

25 X 10

視天下如草莽。不求更焉能得。聖人用人。以賢能爲標準。不以門第資格親故等爲取捨。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假使我若用賢。一定取先進於禮樂之野人。因禮失而求諸野。易得真才實學也。本來天地之大。何地無才。都市的範圍。如何能及田野之宏闊。且熱中富貴與譏諂面諛之徒。不安閒散。早都跑向都市。奔走於權貴之門了。用不着去求的。只有奇才異能之士。淡泊寧靜。不求聞達。不得不向草野中求之。野人。言其所居之地。先進於禮樂。言其所修之德。但才德爲先。而野人在次。故曰。『從先進。』能先進於禮樂。就可登用。固不必限定其所在之地。不過草野中真才較多耳。至于周公吐哺見士。皆天下之來告以治道。並非求官謀差。如今之懷刺自薦者。假使皆有所求。周公何能盡滿人意。此點亦應注意。以消奔走僥進之風。本章書重在求賢用賢。先進於禮樂之野人。與後進於禮樂之君子。語意相同。並無褒貶。而自來說者。總謂後進於禮樂不好。不知此最難能。如文王周公之汲汲求賢。都是後進於禮樂之君子。孔子極端贊成。何嘗有非薄之意。且後進於禮樂之君子。多是先進於禮樂之野人。野人而能先進於禮樂。當然就是君子。不過得魚忘筌。俗

期 五 第

情之常。而環境萬變。亦易令人迷離。若在位而能尊賢用賢。非君子之德。確有成就者不能如此。此等君子。且經過一次富貴的考驗了。如說野人便非君子。聖門中多係草野之士。究竟有無君子呢。且野人與君子。往往卽是一人。如舜在耕陶之時。是先進於禮樂之野人。後來登位舉賢。又是後進於禮樂之君子。孔子若得機會。用先進於禮樂之野人。其本身也就是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了。如何能說不好呢。且本身若先無君子之德。登位用賢。便可冒充君子。則王莽之謙恭下士。豈不也是君子了。孔子之意。只要人先進於禮樂。所謂有了牛刀。才可割牛。若自身未進禮樂。僥倖得時。雖能汲引多士。敢斷定雞鶩之羣。必無鵬鶴。如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各養客數千人。而雞鳴狗盜之徒。與躡珠履炫豪華之輩。竟雜出其中。豈有真賢。而屈身與之爲伍。信陵君之客雖較好。但祇自利耳。與國家何補。如先進禮樂。而仍非君子。不獨聖言難通。天下便更無君子了。此處應活看。不可迂滯。

總之不論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也不論是野人。是君子。都應該在禮樂二字上。用力。用力禮樂。祇要實行孝弟。以立根本。本立則道立。道高德重之人。達而在上。則

能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窮而在下。也能如舜之所居。一年成蹊。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能如聞伯夷之風者。頹夫廉。懦夫有立志。也能如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伏處江湖。未嘗不可移風易俗。若夫遇與不遇。並非君子所計。君子只求其在我。而不顧乎其外。寧可先進於禮樂。以自足乎己。不可吾斯之未能信。而濫吹齊庭。數千年來。治時少而亂時多。都因禮樂之真義不明。而讀書人學非所學。近年邪說橫行。其弊尤甚。執孔子用人之道。以衡後世。所謂賢士大夫。實令人起。真才凋落之歎。世會如此。非一朝一夕。所以特就所聞。加以闡發。使禮樂真義。與孔子舉賢用能大法。不再久晦不彰。人能以此修學。則學有根本。以此求賢。則魚目難混。以此用賢。則庶幾咸熙國泰民安。真正賢才也。才能有濟濟的一天。

(完)

湘鄉王禮培佩初

唐宋詩派

詩文派別。亦至不一。詩之派別。又多於文。自漢魏六朝唐宋。有朝代之派別。由朝代而又有作家之派別。泛言之。為編管者所共知。乃若輾轉相沿相習之故。由來者漸。而悟入之消息。則亦視乎其學之淺深若何。其領受自若何也。三百篇後。以五言為

講 演 唐宋詩派

第 五 期

極功。漢之蘇李十九首。下逮魏晉。渾厚淵永。自成境界。已非三百篇之舊。唐之高才。又不類漢魏。乃究其所依。以爲性命者。卒無有能舍三百漢魏而自成爲一家之詩。王孟儲韋。何嘗不以大小謝爲樞紐。而歸宿於淵明。本澹靜以入精深。乃能透關。鍵勿忘勿助。徹始徹終。厥中萬馬皆吾師。此其功力。要非旦夕所可倖至。化機入其。感動人事。適符天趣。一句之成。一韻之叶。左右逢源。暢於四肢。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與觀羣怨。其旨非一。皆忠臣志士。勞人思婦。鬱而必發之所爲。唐代名家。亦多征成。別離之篇。藉抒憂思。今之無病呻吟者。意且不存。詩於何有。七言如大風垓下秋風。柏梁。氣概高邁。聲情跌宕。長短句歌行。如孤兒盤中。頓挫流麗。盛唐諸公。率不能出其範圍。宋嚴羽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申之曰。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王漁洋徒取其別材別趣之片辭。標神韻二字以當之。承學之士。徑取王孟蕭散之篇。儲韋枯淡之作。文其淺陋。認吟咏爲別是一事。漁洋淵雅。本非不學。至以神韻之說。選唐賢三昧集。唐詩選。感舊集三書。皆自扶藩籬計。不值棄他人之所長。悉入一己之鑊鑪。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竟若是其無據乎。夫有周

25 X 10

召鄭魏之抒懷景物。則必有魯頌秦風之堆填故實。言各有當。斷非一節之士。所可概其全。而呈其能者。要之神韻。本涉於虛。虛不能立一旨也。由體格進而章法。而句法。而字法。無一不麗於實之一境。實固虛之所麗。而豈曰虛爲實之所麗耶。字有死活。句有研鍊。言章法。則渾融爲先。言體格。則蒼雅爲重。無朝代無作家。恆必由之者也。古變爲律。唐始有體。梁沈約著四聲聲病之說。以起。陳隋有律句。而無律體。唐始以比儷整齊爲功用。聲響勻稱爲節奏。善上自公卿大夫。下逮閭閻女子。莫不覃精研思以赴之。元楊士弘選唐詩正聲。劃分初盛中晚。學者或病其固。究而論之。本非強作解事。貞觀永徽。是謂初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稱四傑。以流宕爲用。陳隋纖靡之習。脫化未盡。蟬聯排比。不尙苦思。如飛花著水。輕雲出嶺。其悅目在氣韻。而骨格少遜。殆不足語於清廟明堂之重。神龍已還。開元之初。陳子昂首倡復古。五言音節沖融。詞旨幽遠。沈佺期宋之問之七律。典則而有光輝。是爲初唐。漸入盛唐之機。四傑之風。於是始微。

開元天寶。是爲盛唐。聲律風格。完備精純。時則有若王維之工緻。孟浩然之清雅。儲

光、義、之、真、靜。與夫陳子昂之冲融。是爲唐之五言古詩。李滄溟謂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者。爲其氣味自別於漢魏耳。要其勝處。有實際。有虛神。能深至。能高挹。氣體博大。其致力在能變黃初正始。而遙接淵明嗣宗。學者所當辨其淵源。而極其究竟。七古山崩海立。直是前無古人。淨洗初唐圓美流利一派。遂使掉弄虛神者。不得望其門牆。大家如李頎高適岑參李白杜甫。句不排比。字不浮豔。氣不平衍。首尾渾成。中樞跌宕。三者一有蹉跌。則七字爲句。已病其長支。悠靡轉失。初唐流動之致。落爲緩弛。黃河積沙。水汜而無所歸矣。賀黃公云。七古須於風檣陣馬中。不失左規右矩之態。長篇中樞宜持緊。結束卻宜放寬。余謂此論。卽滄溟不喜少陵。而不敢遽加以微辭者。則亦東川達夫一派而已。然其於風檣陣馬中。何嘗持緊。中樞作瑟縮之態。少陵機杼。不爲風檣陣馬。中間一峯一波。如長江三千里。有洞庭有小孤。一瀟一束。島嶼帆檣。風日流麗。或用陪襯。或出追憶。賓主位置。好整以暇。此與東川達夫之慨然欲乘桴。莽不見洲渚者。境界各別。易之大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夫云變化。則非一道也。五律五排。少陵含宏光大。籠罩諸家。七律間有弛緩。尙不如

摩詰之振興。世或混而推之。五絕。王孟至矣。七絕。二王高渾。亦非少陵所可擬。吾不敢苟同衆論。總之。盛唐作者。音節渾成。浮響庸調。不得攙入。時會所湊。後賢爲之扼腕俯首。而無如何者也。

漢代學術 [五月十二日講演]

湘鄉顏昌曉息庵

(未完)

我國學術。周季爲極盛。因其時政教均不統一。人民思想。言論皆得自由發展。正如近代歐洲諸國解脫羅馬教皇之束縛。成立新宗教後。天文地理。聲光化電。種種科學。因以發明。周季處士橫議。漢書藝文志敘錄諸子十家。所謂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雜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秦既統一六國。焚詩書。殺術士。而各家學術流傳不絕。魯國儒生以時習禮於仲尼廟堂。弦歌不輟。漢高至齊。首以太牢祀孔子。可見當時儒家潛勢力甚大。漢興。蕭何以刀筆吏起家。乃法家者流。曹參師蓋公。張良受書於圯上老人。皆道家者流也。叔孫通以儒術顯。爲漢制禮。漢高乃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可見其阿世取容。宜魯兩生恥之也。漢文帝好黃老。恭儉仁慈。以清靜無爲爲治。爲漢賢君。景帝好法家言。武帝隆儒。始

講 演 漢代學術

五三

第五期

講 演 漢代學術

五四

興大學。置博士弟子。西漢之世。以博士入官者有董仲舒、公孫弘、賈誼、疏廣、薛廣德、彭宣、貢禹、韋賢、匡衡、夏侯勝、轅固、后蒼、韓嬰等。以博士弟子入官者。兒寬、終軍、朱雲、蕭望之、翟方進、召信臣等。皆以名德著聞。武帝臨軒策士。董仲舒褒然為舉首。為漢儒宗。仲舒明春秋公羊學。下惟七年不窺園。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其專精如此。何邵公公羊解詁。言孔子作春秋為後王立法。三科九旨。其說出於仲舒春秋繁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此即孔子改制之說。實與顧亭林之郡縣論。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王船山之黃書噩夢。同一為後世立制之意。不足怪也。自仲舒對策。推崇孔氏。黜抑百家。立學校之官。舉茂才孝廉。成漢一代經制。皆自仲舒發之。惟好言五行災異。終始五德之運。開後世讖緯符命機祥術數之學。成為漢代風氣。其後再變而為張角寇謙之之妖妄。此其弊也。公孫弘牧羊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六十乃以賢良徵為博士。史稱其習文法吏事。緣飾儒術。美容貌。有口辯。得主寵。轅固與弘同徵。謂曰。公孫子宜正學。以

匡時無曲學。以阿世。董仲舒亦譏弘爲從諛。弘嫉之。言於帝使相膠西。其忌險如此。然能儉約輕財重義。位至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卒儒家無餘財。此其所善。平帝時。袁錄其此爲關內侯。可見漢廷崇儉之風。賈誼晁錯博通世務而明申商。任術數。姚惜抱謂文帝仁厚。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而天下安。雖然。漢之封建諸侯未久。而遽視骨肉如仇讎。懼其相逼而相制以術。不惟內修文德。鞏固王室。以靜待其自定之道。宜爲文帝所不取。至憂淮西之封侯。慮有白公專諸荆軻之事。然則周公封蔡仲。不慮其剽刃以衝成王之胸乎。此策士縱橫之術。所由不合於大道也。晁錯削諸侯封地而致吳楚七國之變。身受其戮。宜矣。其他蒯通朱建江充主父偃莊舄之流。皆縱橫學也。賈山匡衡。杜欽谷永劉向等。皆湛于經術。通達治道。其文辭粲然可觀。東方朔枚舉司馬相如。鄒衍皆文學侍從之士。蔡邕所謂倡優畜之者也。揚雄與劉向並稱爲西漢大儒。雄作太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晁公武謂其模擬聖人。若影之守形。鮮所發明。又往往遺其本旨。正古人所謂畫者僅毛而失貌者也。劉向著新序說苑。多記古事。其言不

第 五 期

皆稟諸聖。然向因災異諫外戚疏。因事納忠。文詞深厚。非雄所及。善向雖雜而自得者多。雄雖精專而自得者少。故也。雄卒受莽大夫之辱。有投閣之厄。宜矣。漢代經學。各有師傳。保其專家。互相攻擊。非其授受者謂之異端。王船山譏其習氣之陋。離析聖道。銅蔽後起之聰明。精義隱而浮文昌。雖傳授六經。不可謂無功。而專家相競。不可謂無罪。而惠定宇則云。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師說與經並立於學官。經之文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漢之經學。自文帝時。魯人申培公。燕人韓嬰。以詩爲博士。景帝時。齊人轅固生。亦以治詩爲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爲博士。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則歐陽生。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公孫宏爲學官。乃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此漢世明經取士之典。亦後世明經取士之權輿。史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蓋藤利之路使然也。其後五經博士。分爲十四。易立施孟梁邱京四博士。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士。詩立魯齊韓

三博士。禮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嚴顏二博士。共爲十四。所謂今文學也。及劉歆增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孔壁中書。異於漢時隸書。故稱爲古文。前漢經師所不信。劉歆移書太常博士爭之。始立學官。後漢衛宏賈逵馬融等遞爲說解。以行於世。昭帝增博士弟子至百人。元帝成帝遞增至三千人。歲課甲乙丙科。爲後世生員科舉之始。光武中興。尤好經術。修太學。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搢紳圍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其時匈奴亦遣子入學。至順帝時。太學生增至三萬餘。三代以後政教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詔詰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爲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俗。號爲以經術飾吏事。漢治近古。爲其實行孔教故也。漢儒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有一經之益。王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

第 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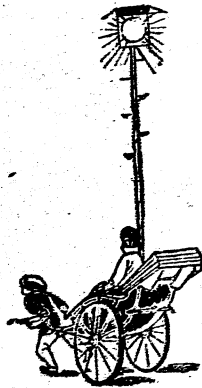
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戾太子〕詔使公卿以下雜識視。長安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備非常。丞相以下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治獄。驗治竟得姦詐。〔衛蒯瞶得罪於靈公。出奔晉。及靈公卒。晉趙鞅納蒯瞶于戚。衛石曼姑率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引春秋決事。如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武帝伐匈奴。引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匡衡引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丙吉引春秋善善及子孫。李固云。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袁盎引春秋君子大居正。光武帝引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路溫舒言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陳忠引春秋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樂恢言

世卿持祿。春秋所戒。膠西王言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凡此皆本公羊。漢代風俗之淳。如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媿。此可見鄉里之化。清議之嚴矣。前漢經師。多專一經。罕能兼通。且篤守師傳。鮮有撰述。其通經在明大義微言以應時用。後漢多兼通五經。著書解說經傳者甚衆。其學在於章句訓詁。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歸於無用。其著書論時政之得失。糾世俗之謬誤。釋疑解惑。勸善黜邪。而傳於世者。有王符潛夫論。王充論衡。仲長統昌言。蔡邕常置論衡于枕邊。以資談助。范蔚宗以此三人合傳。而唐韓愈爲作後漢三賢贊云。其他崔實政論。荀悅申鑒。徐幹中論等。皆平平無其精義。

25x10

期 五 第

講 演 漢代學術



六〇

111 X 98

豫山長城書局

通

論

卷一

船山先師詩錄

春興 三首錄二

周 逸敬選

嬉春遲暮老康夫。長臥歸休舊酒徒。不分傳家三傳在。從來亡國一身
孤。玉錢月影窺雙鬢。碧海雲波認五湖。一儘龍鍾供世笑。蒼天還識老
狂無。
樓空山遠濕煙蒸。返景曩天暝色仍。千里湘皋歸鴈兩。九江春水釣魚
燈。馬殷冢在生新草。陸遜營荒挂古藤。夢裏白蘋洲上月。遙遙北渚接
黃陵。

通論

讀史探微

趙曰生

昔者孔子之修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夫游夏。聖門之高弟也。孔子聖無滯辭。問禮問官。不以異端夷狄為恥。何以於端門受命制作之鉅典。於門下萬足。反未得執簡問難。實奇標疑哉。殊不知文章之事。惟自知之。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善文者。夫辭章之學。尚且如斯。而况聖人垂法萬世之書。微言大義。非講習有素。心知其意。烏容侈口而妄議也。不獨聖人垂法萬世之書。其謹嚴如是也。即乙部之史。亦莫不各有當時斟酌之苦心。或直筆以正名。或深文以見義。凡屬良史。莫不皆然。南史之書崔杼。則直筆也。董狐之書趙盾。則深文也。直筆人所易知也。實事如斯。奮筆直書。以彰其罪。若在時移勢易之後。盡人所能。南史之所以可貴者。在身臨其境。不避刀鋸鼎鑊。以盡其職也。深文則人所難知也。何以謂之為深文也。乃陳義高深之意。非深文周納之謂也。陳義既高。而用意深遠。即春秋所謂微善。而與

通論 讀史探微

第五期

通論 讀史探微

二

實事或相悖者。夫崔杼之弑君。實事也。趙盾之弑君。非實事也。既非趙盾所弑。何以竟書趙盾耶。蓋所以深罪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義。不憚變更其實事而正其罪也。然非董狐之自明其意。則後之讀者。不僅以為斷爛朝報。且將指為矯誣謬妄矣。又如帝蜀帝魏之爭。則又各行其是。陳壽之三國志。既帝魏矣。而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則又反之而帝蜀焉。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則又反之而帝魏焉。朱熹之紫陽綱目。則又反之而帝蜀焉。自其實事而觀之。如陳壽是則習鑿齒非矣。習鑿齒是則陳壽非矣。司馬光是則朱熹非矣。朱熹是則司馬光非矣。莊生有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是非烏從而定耶。善乎孟子之答陳臻也。辭受取與。皆得其是。故自其通者而觀之。則無不是。自其泥者而觀之。則無一是矣。夫陳壽生於西晉。典午之位。承於當塗。不以正統與魏。則西晉亦不得為正統。非臣子恩其本朝之義也。此陳壽之苦衷也。習鑿齒生於東晉。五馬渡江。僅存半壁。與劉備之棲身巴蜀相同。不以正統與蜀。則東晉亦不得為正統。亦非臣子恩其本朝之義也。此習鑿齒之苦心也。司馬光生於北宋。藝祖之位。受禪於周。與典午之受禪於當塗者無異。故不得不援陳壽之

例。以為後史。思本朝之張本。此司馬光帝魏之苦心也。朱熹生於南宋。臨安駐蹕。遠遜巴夔。江左名都。亦淪異域。其視西蜀東晉。更有同情之感焉。此朱熹帝蜀之苦心也。秉筆者之苦心孤誼。而欲言之隱。又不能直白於當時。祇於一二字出入之間。以寄其慨。而溝猶眷儒。不明其旨。左袒右袒。各逞其辭。真所謂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爪驪山。良無一是。歌之頌之。詬之詈之。起古人於九原。必皆隱笑而不暇問其為頌為詈也。

若夫南朝史官。動詆北朝為虜索。北朝史官。又詆南朝為島夷。徒以謾罵為能。義無關於褒貶。村婦詈市。醉漢罵街。所養不醇。貽譏大雅。則又無從諒其苦心而折其獄矣。

讀史糾繆

前人

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辭既異。則其實事亦乖。烏從而定其是非也。惟孔子大聖。竊取其義。而加以制作之精心。此為端門受命之特權。非後世諸儒所能妄擬。故麟經萬字。彪煌千古。游夏莫能贊一辭。然而孔子沒而

第五期

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道乖。炎漢去聖未遠。何休已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之嘆。甚矣傳信之難也。若夫諸史。則三長未備。百繆叢生。欲訂其訛。罄竹難紀。然無關倫紀。則亦不妨等諸郢書燕說。聽其存亡。若事屬誣聖。則有不能不辯者。予豈好辯。予不得已。蓋具崇聖衛道之苦心。而實有莫捫朕舌者矣。龍門所傳。古稱良史。檀弓所記。列於禮經。而其所紀聖賢之事。採擇失慎。疑誤後生。約舉數端。願共治乙部者而商榷也。龍門之記孔子誕生也。襲用古史聖人感天而生之說。竊取演孔黑帝受命之文。比於降卵生商。履武誕稷。其意本為尊聖。亦為歷朝史氏頌其君父之常。雖虛誕相承。而實非誇謔。而乃摛辭隱約。言之弗詳。簡括其文。率稱野合。鄭玄據之以釋檀弓。孔子不知父墓之事。則又望文生義。過甚其辭。殊不知古史所謂野者。對於在廟。在家。在位而言。既無深文。亦無與義。虞舜巡狩。不死於朝。而死於九嶷。古史則書之為野。死有莘之氓。不祭於廟。而祭於墓。古史則書之為野。祭齊侯之弔莒。姜不弔於家。而弔於郊。古史則書之為野。弔喪者不哭於位。而哭於路。古史則書之為野。哭。然則所謂野合者。實不過夫婦旅行。授餐適館之謂也。且史公原文。實舉叔梁紇。

之名。顏氏夫人。爲叔梁紇之繼配。實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語所載。實事俱詳。王肅採輯舊聞。決非臆造。則實已結婚之夫婦。偶因祀禱。小住名山。此亦極人事之常情。於義理亦無所背。而不意鄭玄執泥過甚。妄比鄭女收嬰之事。異說滋生。此非龍門之誣。而實高密之失。較之麟鼓郊天而尤繆者矣。至於孔氏四世出妻之說。則由於誤解檀弓。而不知檀弓之所謂出母者。其義當同左氏所謂襄公所自出之出。亦猶後世之記子女者。每云某夫人所出。檀弓特簡其辭。而實與喪服之所謂出母。各爲一義。不可混同。若必以喪服之出母而釋檀弓。則證於他書。實多矛盾。叔梁紇之前室。實爲施夫人。於歸孔氏。實生九女。以古人三十而娶之例。則叔梁紇已在四十五以上之年齡。生女當弱男。慰情聊勝無。十年伉儷。雖曰鄧攸無子。則小星可卜。何難抱衾與柩。詎肯秋扇相捐。貽譏薄倖。此則稍知自好之士。亦不屑爲。而况所稱先聖王之裔者子。縱使申谷此離。別求新特。亦當在曰強曰艾之年。吾考叔梁紇續娶顏夫人之時。已逾六十有四。安有年逾六十之老翁。始爲舍舊謀新之舉。而棄其糟糠。則必施夫人既生九女之後。年逾半百而黃土先埋。叔梁紇始謀驚膠之續。則施夫

人乃爲死別而非生離也。明矣。伯魚之母。卽爲升官夫人。以天縱之聖而爲夫。以學禮之賢而爲子。何至有非儀之失。中道乖離。而且伯魚誕生。已拜國君之寵錫。則夫榮妻貴。世仰型于。安有宰相之婦。下配僮庸奴。如張汝舟輩之誣。讎李清照。後儒且證其妄。而况聖人德配。則余小子烏能無辭以辯乎。若夫子思之母。則檀弓明言其爲庶氏。夫庶氏當爲庶母之稱。而漢宋諸儒之註禮者。不引禮家入母之喪制以爲證。而妄採謬說。謂伯魚死而子思之母嫁於衛之庶姓。吾考伯魚之卒。其時孔子已七十矣。不及三年而孔子卒。子思尙幼。甫在鰥鰥之年。則子思之誕生。距伯魚逝世之時。尙在襁褓。而遺孤在抱。重慶俱亡。一線之存。全賴未亡人撫孤以延血統。後世士庶之家。稍能饋粥自給。既有子女。亦鮮有棄其所生而別求雄狐者。此又可以以今而證古者也。若夫子上之母。當非子思之嫡妻。實爲子思之庶氏。卽爲子上之所自出也。子思所謂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者。蓋謂嫡妻猶在。子上應以嫡母爲母。蓋生母之服。以有嫡母在則降之。亦如父在則嫡母之服亦降。此禮經之通義也。所謂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者。意謂嫡母尙在。子上所出之母。尙爲庶妾。應避內

寵並嫡之嫌。不當以嫡母之喪而喪其所出之母。故曰道汚而汚。蓋謂其位卑也。至於孔氏之先。喪其出母者。則必嫡母已逝。已正位於宮中。又或如尹繼善之生母。援母以子貴之義。銜雲駟而稱太君。則其所出之子。自當以嫡母之喪喪之。故曰道隆而隆也。由是言之。檀弓並無違誤。實漢宋以來。諸儒之釋出母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不然。聖人爲人倫之極。則夫婦爲人倫之始。安有世德相承之聖裔。而視夫婦之道如弈棋。如今日之儂薄少年。倏合倏離者乎。夫七出之條。本古文家之謬說。野蠻陋制。大拂人情。蹂躪貞操。視夫婦之道如傳舍。實與孔聖一與之齊終身不解之聖制。相背而馳。烏有以至聖之家庭。四世而出其妻者。而檀弓爲聖門私淑之高弟。亦何至妄探譏言。干瀆倫紀。良由後儒。但知遣而他適之爲出。而不知我所自出。亦爲出名同而義實異也。又如孔子不知父墓。夫不封不樹者。謂之墓。既封既樹者。謂之墳。墓而不墳。本爲舊制。不封不樹。則隨穴難求。孔子少孤。更難識別。且古不墓祭。禮有明文。雖孝子仁人。巡察狐狸。亦不過望墟墓而興哀。未必盡能指其骸骨斂魂之所在。所謂不知父墓者。如是而已。孔子有鑒於此。故崇封四尺。使子孫永得而識。

25 X 10

第五期

通論 讀史糾纏

八

焉。而漢宋諸儒之註者。頓忘前文妄生擬議。同一簡策。乃竟茫若無視。無乃過於麤
狃矣。以上數端。事關誣聖。敢闢詖辭。王肅聖證之書。崔實傳信之錄。未敢竊比。心嚮
景行。若有博探羣書。廣收鐵證。俾免單文孤證之誚。嚮壁虛造之議。是所望於衛道
之君子。

25 x 11

專

論

船山先師詩錄

野田黃雀行

周逸敬選

野田黃雀飛且鳴。俯啣飛蟲蟲暗驚。蒼天高高欲訴不
得訴。晶丸雙碾空熒熒。我欲持竿驅黃雀。荒徑泥深春
雨惡。投竿黃雀結羣飛。亂拂含桃花盡落。黃衫挾彈誰
年少。踏草旁皇逐晚炤。鉤棘牽衣不得前。黃雀銜花復
銜笑。

專論

祀孔禮樂與國家政治的各種關係

何鍵

今年祀孔。取用瀏陽禮樂。舉大典行大禮。可算近今僅見的偉大而富有意義的盛舉了。孔子在中國社會。雖不似回耶教主那樣的用宗教方式誘導一國民族的思想。啓發一國民族的信仰。與團結一國民族的精神。而其中庸之德。倫常之訓。維繫人心風俗既數千年。實際上早成爲我民族全體的師表人物。已爲中國任何人所公認。近年一般不逞之徒。離其軌道。外爲是趨。致演成共匪殺人放火的慘禍。雖至外患侵入。千鈞一髮的時候。仍無一毫悔心。且乘機肆擾。無所不用其極。吾人到此。益信孔子之道。有如菽粟布帛之有益於人生。而不可須臾離。本人今日。特取用瀏陽縣的禮樂。來舉行祀孔的典禮。實有很重大的很深長的意義在其中。今於未講明瀏陽禮樂之先。略述禮樂與歌舞的起源及其意義。

遊人祇知進退周旋之謂禮。五聲八音之謂樂。不知禮本乎天秩之自然。樂本乎天

籟之自然。聖人因其自然而制爲禮。作爲樂。且應樂而舞。僂僂儼儼。傴僂洋洋。使人日在規矩準繩之中。而有悠然自得之象。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在那時的士人農人工人商人。無時不在諧和的感化之中。一切邪僻放縱的思想。無從發生。

不僅此也。禮樂歌舞之用。與政治道德相通。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此禮樂之用。與道德政治相通之謂也。樂記又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而舞大夏。尙書言夏禹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此歌舞與道德政治相通之謂也。

世衰道微。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其原因始於夏桀時之樂官師延。造作淫聲。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於是一般樂官。咸抱樂器四走。論語大師孺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

緣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從此樂已失亡大半。樂亡禮亦隨之而去。嗣後商鞅申不害等。專以尊君愚民。為取富貴之法門。禮樂破壞。因而殆盡。漢初雖有叔孫通制禮。但專迎合皇帝心理。全失禮的真義。漢武帝雖然提倡儒術。而其所用之樂。係謳者李延年所進。周武帝所用之樂。係鄭譯學於龜茲國的琵琶演譯而出。都不能算是雅樂。善雅樂和乎中正。與俗樂導欲增悲者。迥乎不同。惟從流忘返。為人性之常。淫靡之音。最為人所歡悅。你看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數語。即可以知世人之好俗樂。而不喜歡古樂之明證。俗樂為墮落人志。破壞人格。毒害最烈之物。班固所謂內則致疾損壽。外則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羨惑富貴之耳目者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放僻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世俗之樂。不為先賢所許。彰彰明甚。吾國今日所通行之樂歌。非淫放。即萎靡瑣細。淒婉蕩志。導人盡趨於因循淫亂之途。皆是鄭衛的遺音。所以改正俗樂。恢復雅樂。實為不可緩之要圖。

專 論 祀孔禮樂與國家政治的各種關係

三

自西學東漸。跳舞之風盛行於吾國社會。男女樓抱。婆娑一堂。美其名曰交際禮節。不知何所取義。國人喜其新鮮。仿效惟恐不力。焉知吾國古來跳舞。遠非西人所及。文有文的舞法。武有武的舞法。祭祀固然有舞。禮聘宴會。學校市井。私人交際。亦莫不有舞。觀詩禮所載。其歌舞之效用。不惟可以樂意志。強身體。且能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與今世之淫亂跳舞。相去何啻天壤。秦漢以後。禮樂崩壞。唐宋之君。雖曾制禮作樂。但有位無德。皆無可取。居今日而言恢復古樂。亦談何容易。幸禮失在野。瀏陽祀孔禮樂。碩果尙存。考瀏陽祀孔禮樂。爲學者邱毅士先生所訂正。先生把他一生精力。完全用在樂學上。將漢以後樂學的支蔓。一掃而空。制成一部很完整的中國雅樂。恢復到固有地位。今天聽其所演。觀其所習。雖不能贊爲八音諸奏。雅淡和平。萬舞充庭。雍穆照輝。而其聲韻鏗鏘。屈伸俯仰。猶可想像其三代法物。非今世澆漓之樂舞。所可望其項背。邱先生制成雅樂之後。有先賢曾文正公力爲提倡。當其打開安慶之時。即聘邱先生的弟子前往教樂。袁世凱時候。亦曾叫內務部派人赴曲阜瀏陽調查。認爲曲阜之禮樂。不如瀏陽。

是瀏陽之樂舞。在中國今日。可謂唯一之雅樂矣。但禮樂之修明。在修明其真貞之義。譬如樂生歌昭和之章。真貞之義為何。樂生舞生。固要深明。禮生亦要深明。禮生樂生舞生祀孔之心。可合而為一矣。祭者與祭者亦要知昭和詩意。把誠敬祀孔之心。循樂舞之意。凝而一之。乃可以致神。可以感人。可以動物。為什麼有如是之效用呢。因為這些樂器。是按四時八節二十四氣與周天三百六十度等等所製成。實寓相應相求之道在其內。不觀此間所陳之七絃琴乎。如按法度所製之兩琴。一懸掛壁間。一取而撥彈。此琴發聲。彼琴亦動而應聲。即其明證。故本人謂禮樂之修明。在修明其真貞之義。否則仍是孔聖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已矣。深望保存瀏陽禮樂諸君。務要更求精進。庶不徒為告朔餼羊耳。或謂古人治定然後制禮。功成然後作樂。今外患未除。寇氛方熾。而乃高談禮樂。未免倒因為果。實失政治先後之次序。不知本人此番倡用瀏陽禮樂。非欲以禮樂為禦寇解危之工具。且今日而高談禮樂。匪惟時代不許。即本人之德行與政績尤談不到。不過禮樂與政治及與人生日用之關係。不可不知。而中國以禮讓為國的真

專 論

祀孔禮樂與國家政治的各種關係

五

精神。全以禮樂表現出來。更不可不研究明白。即此二義。用將本人的重要的意見說明於後。

現在世界競尙武力。戰備日益擴充。軍器日益毒厲。自最近軍縮會議無結果。東西各國。汲汲軍備。已達到劍拔弩張的緊張時期。日本一國。遽加海軍費六萬餘萬。準備三年內。軍艦飛機等等。均作極度之擴張。美國及歐西諸國。準備作戰。亦不後於日本。世界二次大戰。起於何時。誠非吾人所可預斷。但最短期之將來。戰禍必將爆發。已在人人的意計之中。二次大戰之起。既如此之迫不可待。中國以積弱積亂的國家。在聽人宰割的立場上。將作何準備。始能自保。這種問題。任何人皆不能作圓滿美滿之答復。我敢說中國即令有自置之各種軍備製造廠。每月能造甲等戰鬥艦一艘。飛機十架。大炮百門。步槍十萬枝。日夜加工製造。亦不能濟事。爲今之計。如果世界戰機突發。中國物質文明。既落人後。斷不可於此時。與捷足者爭趨。以自殺於顯賸。惟有與全民努力。同心一致。除相當的追求物質以圖挽救外。仍本我民族歷來禮讓的精神。積極的致力於政治之改良。以興百業。而正人心。積極的致力

於禮樂之研究。以重人道而生樂趣。則各國兩敗俱傷的結果。或者能看到中國民族的高尚性。而來取法。猶之疲於奔走。體膚共乏之政客。忽見路旁廬舍。覺得人生真樂。正在此間。羨慕不已。至尊敬農人爲天上人。因而痛悔熱中之非。欲尋躬耕之樂。此實吾國今日補救危亡最要之一途。且按之循環盈虛消長之理。今日圖存。卽此乃爲正法。例如夏至陰生。熱度雖加。而肅肅之陰氣。潛長於其中。冬至陽生。寒度雖增。而煦煦之春陽。潛滋於其際。中國數十年來之病根。可一言以蔽之曰。政治不良。而政治不良的原因。又可一言以蔽之曰。新舊兩失其據。歷年皆言維新。而舊的痕跡。仍在其中。亦有人主張復古。而新的形勢。又擾亂其腦筋。有如行路。進退兩所不可。徘徊却顧。竟日不能行一里。徒然自誤前程而已。中國古代政治。保民爲前提。禮以維之。樂以樂之。民知有禮。則心目中皆有無形之矩矱。自然社會秩序。有條而不亂。民樂有樂。則其性情上。已受無色的薰染。自然彼此和睦。離亂不生。古人治定而不更。功成而不敗。皆待禮樂維持。其後。故大亂既定。太平自成。且如中國近年。辛亥革命之後。繼以癸丑二次革命。已卯統一之後。至今仍謀統一。猶之建築。基礎未

因。或垣牆初立而即仆。或屋瓦既合而仍傾。定而不定。成而未成的原因。正緣歷來中央未能講明禮樂之作用。以奠定民志。而所以不講明的原因。未始非今代物質萬能之說。盛行世界。潮流所趨。不敢違背。有以致之。

總觀上述諸義。是禮樂歌舞。乃人類參合天地。用以調理人羣。怡樂人情的唯一法寶。實為國家政治之根本要圖。自周禮失。雅樂廢。後世所謂禮樂。僅進退周旋之節。與淫佚繁瑣之音。不足為政治的助力。遂至讀書士子。亦皆不知禮樂的作用。誠可痛惜。近來歐西學者。多謂孔子之道。足以統一世界。為萬國所奉行。德國且立東方學院。專門研究孔子之學說。並能見諸躬行。較之中國儒者信仰程度。殆尤過之。是欲救中國目前危亡。不能不向孔子道中尋求出路。果以孔子道德倫理之說。倡諸全國。以統一全民之意志。使善惡曲直。皎然不可混淆。則戡亂定國。直如反掌耳。

25x17

專著

船山先師詩錄

萬峰翰長老去年寄書有不願成佛願見船山

之語聞其長逝作此悼之

周逸敬選

大笑隨吾黨。孤遊有歲年。從來愁虎嘯。幾欲試龍淵。別路琴心迥。他生錦字傳。羅塘煙棹在。秋水接湘川。

不雨

百年勝野哭。三楚正蕭條。稍測兵戈意。無疑雨露驕。澄潭星影窄。輕吹晚陰消。涼夕終難適。蒼生一念遙。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續第四期

八世從孫之春輯

憶得詩。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和詩。家世節錄。先君文詞夫之獲見者。贈處士陶公萬梧文。注夫之妻父。劉明遇譚陶孺人墓誌銘。陶孺人產衡陽千畝侯。賞累鉅萬。作合於青燈布縷之孝廉。而不挾富以驕其夫家。

夏從牧石公讀史曳塗居。

憶得詩有夏日讀史曳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生詩。家世節錄。仲父和易而方介。恬於榮利。博識工行楷書古詩。晚築室垆外。號曳塗居。蒔花植藥。怡然忘物。每謂漆園吏東皋先生去人不遠。

牧石公孫敏生。玉之公五子。字幼重。號卓楓。行八。

詩有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日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和七絕一首。夏日讀史曳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二

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生一首。憶得詩。

家世節錄。如郭季林鳳隨。夏叔直汝弼。何偉孫一琦。皆所鑒別。俱為名孝廉。

分體稿廣哀詩十九首。有夏孝廉汝弼一首。衡陽縣志夏汝弼字叔直。崇禎

壬午舉人。性倜儻負氣。與王夫之兄弟善。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蓮花峯。夫之依

以避亂。明亡遂棄巾服。自號蓮冠道人。歌哭無恆。有語及時事者。輒閉目不答。

問其姓名。亦弗告也。獨携一童子。囊琴登邵陽梓田山。就古木鳴泉間。踞石彈

琴。或泣或吟。又嘗登車駕山觀瀑布。旁皇數日不返。返則仍居山樓。自炊而食。

山下有蕭常康者。知其非常人。要之家中。留月餘。復去。入九疑山餓死。

明崇禎十一年戊寅。公二十歲。

始與同人為文酒之會。

鼓棹初集詠蓮子水龍吟第三闋注。余既作蓮子詞二闋。夢有投素札者。披覽

之。云公不棄予小子。補為酬詞。良厚。乃我本無愁。而以公之愁為我愁。屈左徒

之偷東皇雲中不爾也。且公所詠者。荻絮蓼花。金風玉露。皆余少年事。假以公

弱冠時。文酒輕狂。今日為公道。公其能不賴見於色乎。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一歲。

從石崖公礮齋公赴武昌省應鄉試。

時公與黃岡熊公秉。李公以默。會文課議。不犯一時下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因憶昔與黃岡熊渭公秉李雲田以默作一種文字。不犯一時不圓熟語。復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煉液。以靜光達微言。所業未竟。而天傾文喪。死生契闊。念及祇為悲哽。熊秉明史忠義傳。作熊雷。字渭公。黃岡人。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言圖書懸象大易象諸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友人馮雲路。曰。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賊追至。躍入荷池以死。李以默感舊集傳。作以篤。字雲田。湖廣漢陽人。別自號老蕩子。徐電發續本事詩。雲田才高淪落龔芝麓。為賦老蕩子行。吳梅村集有蕩子失意行。贈李雲田。案兩密漫記。王午鄉試。渭公以禪制不預。臨年遂行。流寇之難。雲田以禪制不預。故以會文為是年事。

專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秋石崖公中副榜。公偕歸。至城陵磯遇風。

正考官邵。失名。副考官章正宸。首題爲臣不易。次題中立而不倚。三題。佚。南窗

漫記。己卯自鄂歸。至城陵磯。風厲橋折。幸得登陸。步至磯上。走岳陽。憩岳侯祠。

見王澄川先生永祚題柱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大丈夫當如此矣。南人歸南。

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

十月與郭公鳳隨。管公嗣裘。文公之勇。初集匡社。

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詩。有良霄霜月好之句。郭鳳隨湖廣通

志字季陵。衡陽人。崇禎壬午鄉舉。明亡隱石僊嶺。構藥闌竹塢。日吟咏其中。以

自娛。管嗣裘字治仲。崇禎壬午舉人。張獻忠陷衡州。匿安仁山中。賊執其兄

嗣箕。索之。伴以死報。獲免。尋從桂王於桂林。爲中書舍人。桂林陷。走靈谿洞。冬

夏一敗絮。墾土而食。與西安劉湘客。仁和金堡。廣平成昌時輩。相唱和。李定國

入桂林。嗣裘說定國貳於孫可望。迎主自效。定國不能用。遂去。轉入永安州。不

知所終。永曆實錄有傳。文之勇字小勇。崇禎貢生。

詩有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五律一首。劉子參計借北上便寄奚中
雪五律一首。僅得詩

劉子參名惟贊。祁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縣志獻賊陷湖南。聞其名。購之急。惟贊
率鄉勇扼險自固。賊不敢犯。國變後。隱祁邵之交。築白雲菴以居。永曆實錄。嚴
起恆傳。永曆三年。楚師敗於湘潭。何騰蛟被害。楚兵四十餘萬。失主洵洵。惟贊
徒步詣肇慶上疏。大旨言宜起恆督兵。不果用。湖南復陷。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二歲。

春二月石崖公應詔北上。入國子監。

石崖先生傳略。己卯以乙榜詔入北轡。送伯兄赴北轡詩。有二月暄氣新。及

珍重清湘流之句。

石崖公既入監。以武夷公暨譚太孺人年老。無日不垂思親之淚。請告歸。不許。遂
不復請而歸。

石崖先生傳略。時以六曹策士雋者獲美除。同舍皆氣矜競。兄以父母老請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六

告歸未允。諸同社以旦夕釋褐相留。兄尤憎其躁競。曰。吾安能一日與奔鶩者伍。遂拂衣不請而歸。猶憶鄉前輩歐陽正暘翁自北歸。持家兄報。夫之往領焉。歐陽翁曰。伯兄無日不垂思親之淚。吾誘之以弈。至三兩局則淚滴罨中矣。詩有送伯兄赴北癯五古一首。月下步春溪。樾徑抵金錢。沖訪季林。因與小飲。七絕一首。憶得詩。

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公二十三歲。

春構蕺濤園。種竹雜植花卉。

憶得詩。有蕺濤園初構。種竹。環小軒。雜植花卉。盛夏遂以成陰詩。

湖廣提學僉事高公世泰。歲試衡郡。列公一等。文評有云。忠肝義胆。情見乎辭。

高世泰字彙旃。江南無錫人。詩有蕺濤園初構種竹。環小軒。雜植花卉。盛夏遂已

成陰。迺然有作五律一首。憶得詩。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四歲。

湖廣提學僉事高公世泰。科試衡郡。列公一等。刑部郎中蔡公鳳。巡按湖南刑獄。

25 X 10

徵會文課。公蒙特獎。期於武昌省城相見。

上蔡威函先生詩。注先生諱鳳。以比部郎欽恤楚刑。徵文課。枉見特獎。期於鄂城相待。

夏四月。公長子勿藥生。公從石崖公確齋公赴武昌省應鄉試。秋七月。與黃岡王公源會。熊公秉大會同人於黃鶴樓。與者百餘人。拈韻賦詩。

南窗漫記。壬午初秋。黃岡王又沂源會。熊渭公秉會同人於黃鶴樓。與者百餘人。各拈韻賦詩。

熊公秉序公漱濤園詩。

南窗漫記。渭公以禮制不與秋試。為余序詩。以眉山淮海為戒。

是科正考官翰林院郭公之祥。副考官兵科給事中孫公承澤。首題請益曰無倦。次題義者宜也。三題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同考瀘溪縣學教諭歐陽公霖閱薦。

郭之祥吉水人。孫承澤號退谷。崇禎辛未進士。家世節錄。夫之舉主歐陽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八

方然霖。行述永曆實錄。劉季鑛傳。安福歐陽霖字方然。初名介。以澧溪教諭陞北流知縣。擢戶科給事中。車駕幸肇慶。請西出桂林。與杜永和廷爭。棄官歸里。閉戶食貧。不通人事。

九月榜出。公以春秋第一。中式第五名。經魁經義錄文呈覽。

行述。壬午以春秋魁與伯父石崖先生同登鄉榜。

陶孺人墓誌銘。王子夫之登湖廣壬午科春秋第一。經義序。弱冠有司錄以呈之君。

石崖公中式第四十名同榜舉人。錄文呈覽。

石崖先生傳略。壬午舉於鄉。錄文呈覽。

衡陽夏公汝弼。郭公鳳髓。管公嗣裘。李公國相。包公世美。中式舉人。

沅湘耆舊集。李國相小傳。字敬公。號芋巖。富平人。嘗應募隨都督劉綰平楊應龍。以功赴郢。下三峽。舟覆。負母出巨浪中。功驟漂失。因浪迹衡湘間。崇禎壬午。以衡籍舉于鄉。遂為衡陽人。張賊陷衡。徧索薦紳。強以偽職。不赴者死。芋巖引

刀割兩臂。示不可用。得免。鼎革初。自南嶽轉徙山谷。歲更其處。晚築小室。植桃數株。稱桃塢老人。著逸齋費詞二卷。

同考沔陽知州章公曠。長沙推官蔡公道憲。出關見公。引為知己。以忠義相砥礪。行述。華亭章公曠。江門蔡公道憲。是科俱為分考時。國勢漸不可支。出場後遂引為知己。互相砥礪。章曠字子野。別號莪山。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永曆元年。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督師東安卒。永曆實錄有傳。蔡道憲字元白。靖江人。崇禎十年進士。為長沙推官。張獻忠陷長沙。被執。大罵。不降。賊磔之。瘞南郊醴陵坡。贈太僕寺卿。諡忠烈。明史忠義有傳。

冬自武昌歸。

舟發武昌。留懷熊渭公李雲田王又沂朱靜源熊南吉詩。有漫隨南雁望霜函之句。

十一月。武夷公命石崖公及公同赴公車北上。上湖南道參議金九陞。以衡陽富人有劣而臯者。法當死。屬意餉公兄弟于金治北裝。貸其死。公與石崖公拒卻之。

25 X 10

家世節錄。壬午冬夫之上計偕。石崖先生傳略。時觀察全椒金公念吾兄弟甚貧。欲爲治北裝。邑有劣而臬者。法當死。公屬意令餉吾兄弟于金活之。其人來懇。兄顧問夫之曰。何如。答曰。此固不可。兄喜形於色。曰。是吾心也。或曰。千金不死於市。豈能必彼不幸免乎。兄又顧夫之微笑。夫之曰。吾安能必其死。但不自我可耳。遂峻拒之。

下湘過朱亭。取道江西。至南昌省城。謁舉主歐陽公霖於劉都督縱祠。

有朱亭晴寒寄小勇詩。癸未江行代記詩序。余歷冬春自袁入章江。癸亥得安成劉救功書。知舉主黃門歐陽公已溘逝三年矣。詩注壬午臘初謁公于南昌劉都督縱祠。劉縱字省吾。南昌人。祠名表忠。朱亭在湘潭縣治上百八十里。

雪儻大舟劉督縱祠下度歲。

南窗漫記云。壬午殘臘。小艇泊南昌城下。寒雪透蓬窗。不可忍。時張都御史鳳翔方履任。自揚州駕大官舫。已登陸。舟停水次。因儻之度歲。窗閒題句云。行人

莫上長堤望。楓葉蘆花處處愁。似是古句。墨跡尙新。於時天下方亂。事無不可。悲者。見此令增慘澹。鳳翔以監司賄致節鉞。當不知有此語。或其幕客。則亦有。心入也。

按是時李自成已陷河南汝寧開封。進陷湖北襄陽。分兵逼荊州。張獻忠由潛山安慶進逼蕪水。

詩有上蔡威函先生五古一首。黃鶴須盟大集。用熊渭公韻五律一首。舟發武昌。留懷熊渭公李雲田王又沂朱靜源熊南吉七律一首。銅官五律一首。劉杜三馳書見訊。書尾以歌者秋影見屬。答之七絕一首。壽錫山高太夫人七律一首。朱亭晴寒寄小勇五古一首。憶得詩。

銅官成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劉杜三名自煜。攸人。崇禎丙子舉人。沅湘耆舊集。載有人問應召經衡。夜宿前溪。寄故人王而農五律一首。南窗漫記。劉杜三自煜。雖早託胎於竟陵。而不全墮彼法。往往有深秀之句。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公二十五歲。

專 著 船山先生年譜卷上

詔改本年會試於八月舉行。

正月泊章江。

有元旦泊章江。用東坡潤州韻詩。

歐陽公霖招同劉公曲溟周二不泊諸同年遊龍沙寺。觀湯義仍手題。

有歐陽公招遊龍沙寺。同劉曲溟周二不泊齊年諸子。寺有湯臨川手題。即用為起句詩。

南窗漫記。南昌城北龍沙四圍。素沙環擁。如銀城雪島。中平敞為禪室。有湯義仍手書門聯云。池開沙月白。門對杏榆青。數十年矣。楮墨未損。悠然想見其揮毫之頃。

石崖公與公決計歸養。遂繇吉安涉雲陽下泚水歸。

石崖先生傳略。計偕至南昌。楚中亂。遂偕夫之歸。行述。歐陽先生諭以歸養。

江行代記詩序。至南昌而返。改繇吉涉雲陽下泚水歸。

按是年會試改期八月。公兄弟以道梗不赴。所云楚中亂。蓋是時李自成陷承

天。今安陸府張獻忠陷蘄水諸縣也。

(未完)

船山師友記第三 續第四期

湘潭羅正鈞遺稿

金黃門堡。

金堡字衛公。別字道隱。浙江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縣。移疾歸。南都陷。魯王監國浙東。堡棄家依之。已知魯王無遠志。走閩陞見。抗疏言。鄭芝龍擁兵自大。無效死興復之志。思文皇帝心善之。已而以母憂解官。全浙陷。不能歸。遂避地沅州。永歷二年。楚粵稍定。出山達桂林。瞿式耜奏請召堡。有旨召見。堡上疏言曰。今日天下敗盡。陛下據一隅而望中興。非有夏少康漢光武之憂勤剛斷。終無濟理。如欲爲晉元宋高因人成事。亦何者爲可因之人也。今日大患。莫甚於閩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復以匪人持政柄。貽闔外輕。郝永忠殘賊已復之土。宜檄楚督掄之正法。陳邦傳無尺寸功。爵上公。假敕自稱世守。宜褫其爵。馬吉翔扈從之勞。爵列侯。酬之足矣。宜勿使與政。從此收拾威靈。一歸之陛下。庶幾人心可壹。天命可延。疏入。吉翔大怒。思以陷堡。上召閣臣朱天麟問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對曰。堡在隆武中爲給事直諫。以參鄭芝龍。爲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變色曰。卿謂芝龍爲可參耶。天麟知上意。遂

第五期

票嚴旨切責堡。自上之立。羣臣率苟容。無敢昌言者。堡疏入。舉朝驚愕。詆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時魁推重之。堡孤立。亦遂與相得。嚴起恆於上前。力稱堡言雖過當。然皇上起多難。萬不可譴直忠。上意稍解。故堡諸劾功罪亦稍得行。永歷三年。孫可望求王封。堡疏爭。中外以爲允。乃罷王封之議。朱天麟居南甯。日與陳邦傳謀。所以傾堡者。欲因孫可望以脅上殺堡。乃遣胡執恭作僞冊寶。封可望秦王。事既成。會梅關告急。夏國祥以敵且夕至。議上去肇慶。而挾陳邦傳以鉗上。且以東粵不保。爲堡等謀。國無狀之罪。吳貞毓與馬吉翔謀已定。上棄肇慶。瞿式耜嚴起恆諫不聽。既至梧州。吳貞毓率其黨數十人連疏攻堡。及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把持國政。裁抑恩紀。謀危社稷。遂褫職逮下錦衣衛拷掠。嚴起恆率羣臣跪伏求贖。不聽。諸刑皆備。而堡刑尤獨酷。幾死者數四。瞿式耜抗疏申救。不聽。曹志建焦璉胡一清楊國棟馬進忠交章申救。乃下法司定罪。高必正入見。吳貞毓等迎謁。請爲殺堡。必正既陛見。出。卽就堡舟次。抱堡痛哭。吳貞毓等始戢。遂得減死。論戍清浪衛。不得達。留客桂林。瞿式耜館之。堡左足創。須杖而行。遂絕意世事。桂林陷。祝髮爲僧去。世所稱澹歸。

大師者也。永歷實錄本傳

章靈賦董齋文集注云。時山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下諫者金堡於獄。

幾杖殺之。

行狀云。時緹騎掠諸君舟。僕妾驚泣。府君正色責之而止。

南窗漫記云。挑燈說鬼亦無聊。飽食長眠未易消。雲壓江心天渾噩。蟲居豕背地寬饒。禍來祇有膠投漆。疾在生憎蝶與儵。劣得狂朋爭一笑。虛舟虛谷儘逍遙。金衛公堡詔獄後足折。臥舟中。余往省之。書此見示。時余拜疏忤羣小怒。亦將謝病入山矣。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云。後起如金道隱。亦亭亭獨立。分作者一席。

遺興詩序云。王君謂是十三年前借山在靈谿所作。於是次韻而和之。不能寄甘蔗生也。為之悽絕。

鼓棹初集。有聞丹霞謝世。遙為一哭。尉遲杯一首。

正鈞按。南窗漫記引述曠昔所辱贈示之作。有金道隱黃門堡。自定稟答姚秀

才詩。亦有兼呈金道隱之語。與之酬唱甚夥。先生勸嚴起恆救堡等事。在二月。永歷實錄桂王紀。五月戌金堡丁時魁。漫記云。詔獄後。則先生過舟中。省道隱。蓋在五月以前也。

又按劉氏毓崧曰。自定稟已未聞聖功訃詩。首二句云。閒愁生死外。回首故人無。蓋言肇慶梧州舊僚已盡。則金堡已前沒可知。正鈞按李介夫天香閣隨筆云。金道隱諱堡。為永歷御史。彈孫逆。廷杖戍金齒。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林。啓泉與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葬畢。即削髮。僧服東歸。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又南疆繹史。言堡以庚寅冬薙髮為僧。後二十餘年而終。庚寅至庚戌正二十年。其沒當在庚戌之後。辛亥壬子癸丑之際也。借山甘蔗生。均道隱別字。

劉僉都湘客

劉湘客字客生。別號端星。陝西富平人。少為名諸生。陝西陷。兄遠生客於贛。遂依以居。慷慨有當世志。為贛撫李永茂所器重。隆武中薦於朝。授汀州推官。擢山西監察

御史閔陷。走廣東。上踐詐。與擁戴。李永茂薦爲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惡其不謁已。假御筆抹斥之。永茂致仕去。瞿式耜奏改翰林編修。充日講官。坤復阻之。爲輟日講。上自桂林出全州。劉承允奏請封馬吉翔及郭承昊嚴雲從伯爵。御史毛壽登疏論之。侍講周鼎瀚謂承允壽登疏湘客所草也。承允怒。矯旨縛之闕下。將杖之。廷臣跪救。不釋。承允佯跪求免。乃釋之。湘客落職。時承允欲邀上幸武岡。湘客與瞿式耜言。上宜返蹕桂林。中制粵楚。式耜馳疏諫。承允怒。上遂入武岡。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允降。上奔柳。乃復湘客職。敕往桂林。協贊留守軍務。上幸桂。進中允。郝永忠潰掠桂林。上幸南甯。勅湘客返桂安撫。及廣東反正。上出肇慶。湘客入見。擢侍讀學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當入內制。忌摘之。湘客請外除。遂用前御史。積資改都察院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與都御史袁彭年。秉憲綱。裁正冒濫。吉翔故怨湘客。至是益甚。遂日爲蜚語。稱湘客與彭年結科臣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結黨把持。永歷四年。上奔梧州。吳貞毓等奉吉翔意。率羣不逞。交參湘客堡時魁正發。遂逮下獄。掠治之。革職胥靡論。湘客出獄無所歸。容桂林數日。桂林陷。丁時魁降。遂湘客出。湘客匿

專 著 船山師友記第三

六

緇流中得免。李定國復桂林。遠生赴之。定國願往往就遠生問湘客壘其學。桂林再陷。匿賀縣山中。未幾卒。永曆實錄本傳

五十自定稟。庚寅年有劉端星學士昭州初度。時初出詔獄一首。律五

正鈞按。劉端星著有行在陽秋。言粵事甚悉。昭州為平樂舊名。自定稟是年有晨發昭平。飛雨過驢香峽。上泊甌灘。會月上有作一首。泊甌灘是平樂縣界。由昭平至平樂水路。今初度詩有云。過嶺金風煖。當階暑日懸。當是七月間。蓋先生亦以此時去官。與端星同至平樂也。南窗漫記。引述疇昔所辱贈示之作。有劉端星學士湘客。則同在梧州時尙多酬贈。

(未完)

管子學商辭 續第四期

第四篇 內業

蒼石山房原稿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

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解謂了察推及也。蟠。旁薄之貌。謂得其

魚躍花發水
流無非道也。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謂得其心之所安。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以功用言之。安以效果言之。惟能治然後能安。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有官體之心。有神明之心。故曰心以藏心。

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即指神明之心言之。

彼心之心。意以先言。神意原本作音。今正意者心之動。若有音然。心何以動。

意然後形。形然後言。形謂動機之發現。孟子所謂根於心生於色也。

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使令也。言出而布之於令。治身治人之民皆歸心焉。故治亂生死之故。咸因之。

專 著 管子學商辭

專 著 管子學商解

二

此上為內業篇之第八章言心安然後事治安之法在於誠意者神之動神無方無體上察天下極地體物而不可違而所以安之者心也心安則神安神存一言而可以與邦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正心誠意之道乎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氣淵精者神之糧也氣者神之

竭夫是以有生生之氣淵以深靜言之

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窺天地被四海淵指氣言泉指精

通以治世則天地匪大四海匪遙矣

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無惑謂

誠則心正而邪無從入蓄亦自無隙而心生心全則形全心正而后身修其理如此天當人害皆由人心之不正有以召之入同此心天人一理其感應有

至神者聖人亦自反諸其心而已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伸而骨強正靜謂正其心而靜其意也意夫

是以心正身修而皮膚耳目筋骨自收其寬裕聰明強固之效會子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即是義也

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大圓天也大方地也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息

鑒於大清視於大明大清謂虛空大明謂日月虛靈之

感神明之應在人自有以昭格之

敬慎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無忒謂無差異。敬其事。慎其言。無有過失。則德日新。敬則精完。慎則氣厚。誠有過

而生明。天下四極猶指諸掌耳。

敬發其光。是謂內德。光原本作充。亦通。發其光者。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此內特之效也。

然而不反。此生之忒。謂人不知反求諸己。而遂逐於外物。意不誠。心不正。則身不修。而此生日在差忒中矣。不誠。

以上為內業篇之第九章。言養氣歸精之法。精存則安。則榮氣養。則和。則平。精榮則皮膚筋骨耳目九竅皆被其潤澤之滋。而內藏不安。則榮氣養。則和。則平。之四極。天災人害。皆有以消弭。其原而清明在躬。德日新。而光輝日發。此非事反躬中無惑意者不知也。

凡道必周必密。謂密藏於心。不假外飾也。

必寬必舒。寬謂宅心寬大。舒謂養氣舒和。

必堅必固。堅謂持之至堅。不為物欲所撓。固謂守之至固。始終常變如一也。

守善勿舍。逐淫澤薄。舍通捨。淫謂精欲之過當者。宜逐去之。薄謂用意之欠厚者。宜潤澤之。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極謂中極。無過無不及之至理也。知其所極。而反求之。道德在是矣。

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此申心全而形全之義。就存於身者言之。心何以全。精氣之充。有以全之。精氣

之充。必發其光輝於外。孟子所謂時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者是也。

專 著 管子學商辭

專 著 管子學商辭

四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此就施於人者言之。無待乎言。神為之也。

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此總申之。謂心動則氣動。心不可見而氣可見。故曰明於日月。父母雖察。雖一體相關。而猶為二體也。

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刑賞皆外來。聽從而心服也。氣得其所養。則意不外馳。心得其所安。則意無旁撓。天下雖大。道在於心。而心印心。而道在於心。是矣。

以上為內業篇之第十章。言善體道者。體之於心。而全心之方在於養氣。氣之感召。其效至神。非但誠於中。形於外。臨於一身者。然也。善與善感。惡與惡感。氣類之天下。雖大人同心。同理。蓋有不可思議者已。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博通專。謂團結也。氣有形。而神無形。人能鍊氣入神。則外之塞。獨乎萬象之先。幾安以契乎萬動之原則。周焉。所謂戒。性存。存道義之門者是也。

能專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專則不旁馳。一則不錯雜。能精純。則積。能而能。坐可預。決。通神。故也。

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止。暫止已。謂終了也。求。人者勞而無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以爲考察事物之官。則思。思者心之神。明所依。

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而用窮。人力於通。其所不通。至於終。不可通。

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謂非別有何項神鬼以助之力也。

四體既正。血氣既靜。善用思者。必先靜其氣。靜則血循其。

一意專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誠意不貳。用心既專。耳不妄聽。目不邪視。而靈。

謂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得者即此理也。

以上爲內業篇之第十一章。言精氣之極。上與神通。而通神之方。在於思力之觀。

而一則氣靜。而心專。思不厭重。重則神通。而精且四達。此。

非儲精養氣之功。深者不能得此。大通無礙之造詣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而不得氣和心正。則無不。正。故無所往。

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陰時則失。平。失。正。而毗於死。之。途。於。

思。索。生。知。慢。易。生。患。暴。傲。生。怒。憂。鬱。生。疾。疾。困。乃。死。原。本。作。慢。易。生。憂。暴。放。生。怨。

怒。知。憂。知。患。其。原。皆。起。於。心。之。失。平。而。好。動。然。如。廢。置。其。心。而。憂。鬱。未。之。深。則。患。

專 著 管子學商榷

五

專 著 管子學商辭

六

則疾從此生皆失其心之正也。大學云：心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即此義也。此下二節，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此下二節，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亂今正。憂患之不舍，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異舍。原本無憂字，患誤作思，云思之，不

正之憂患中人，其神易傷，困於內憂，迫於外患，不早思圖，足以害生命，將迫也。巽通遜，春秋傳：公遜於經，注：謂魯君出居于郊也。生將異舍，猶言生命將迫也。安其所而將死也。圖，正指思索言之。

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臞匈。臞，臞中一名

原作擅，何又原簡，錯亂今正。五欲，目欲、色耳欲、聲鼻欲、香口欲、味心欲、佚樂。二凶，指喜怒二者言之，得則喜，不得則怒，最易動氣，而累其平正之心，失度者，怒之失正，尤甚也。

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此舉詩

以為治心之方術，而要歸於敬，靜者思之所發，為通性情而守法度之節。故可以止偏激之怒，樂以導人於樂，故可以平鬱抑之憂，樂勝則流，故須節之以禮，禮勝則離，故必貞之以敬，敬此下二節，皆錯亂今正。

主靜守敬，治心之法，盡是矣。原簡此下二節，皆錯亂今正。內靜外敬，能反其性，將大定。至此乃提出，自反者，以見存心養性之功，非正與人生而俱來，惟日役於喜怒哀憂，而漸失其度，則出入敬持之物，欲所蔽，類於凶而不自知，善復其性者，不於動求之，而於靜圖之，以敬持之，靜則定。

敬則持其平守其正而性

將大定此生之正也。以上為內業篇之第二章。揭平正二字。以明生人之恆性。本各有其自然之度。而喜怒憂患皆為緣物而起。情外重者。內撓。故情欲往往為其自喪。生之凶具。而為

道之家所大忌。然情可節而不可盡。去故貴有詩書禮樂以養之。情根於性。而性不可奪。於情是故反其性而內外乃兼定矣。

凡食之道。此承上文調情節欲之法。而連及於養生之術也。

大充形傷而不藏。傷不藏。謂過飽形傷。謂脾胃受其損。養生之事。食其最要。且重而不可一日離者矣。

大攝骨枯而血泣。攝。欲抑也。謂過嗜。荀子云。不至於陰。攝傷生。即此意。食所以養。大攝骨枯而血泣。謂過於膏則骨不榮。而就枯。血不流。而就澀。澀塞而不通也。

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形體以成。養孩童者。尤宜注意於此。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即所以養其精而益其智也。此下原簡錯亂。今正。

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動疾。則化其食。思力廣。

則忘其飢。慮事長則養。老得其宜。而心身交快。

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肢之末。過於飽。則血滯不通。故宜疾動以通之。

飢不廣思。餒而不悔。原本作飽而不廢。誤。今正。過於飢者。瀕於餓。學而憂患攻心。故宜善思以廣之。

老不長慮。困乃澹竭。老者之食。貴有節。而不可使之受困。困則血氣之竭。較人為速。故宜長慮。以保持之。

專 著 管子學商辭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食與其過。恆有飽而傷生也。不若使

適則可以長生。精神調適則可以廣其思力。長其智慮。而通于神明。在有節

以上為內業篇之第十三章。食為養生之所必需。治道家言者。以此為初功。而不

以心之力。思慮通利之化者。則氣以充形。通者是矣。故須以體力之運動。變化之而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此申言人類生之理。以明道之大

受精。受天之氣。以成精。秉地之質。以成形。父施而母

和乃生。不和不生。物生。人之受生。亦此太和氣化。所合無間之天機。爲之其構。合

察和之道。其情不見。其微不醜。微然。氣有表微。而情不可外著。外著則不倫。不類

而醜。象舉。是所謂情欲之微。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

形於動靜。即此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故情宜節也。

平正。膾旬。淪洽在心。此以長壽。惟平則和。胸中正則神動。治心無雜。感情無旁

益充。而精自完。而不勞氣。以和而

益充。而精自完。而不勞氣。以和而

大心而廣。境闊大而神安。其居廣者有以容物。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也。氣以行神。化為氣。而氣以成物。不使擾我。太和之天。宇也。

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神內也。形外也。內和者。外自安。不為外物所

其煩苛。增其寬大。和厚之氣。日充滿於純一。

見利不誠。見害不懼。則利害。此申言。大心而移之。何懼之有。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此申言。寬舒而安。不移之義。仁。

是謂靈氣。意行似天。靈原本作雲。誤。今正。天之際。皆一氣之。感應。物欲。和

害拒之。於千里之外。而燭照無遺。天機。

以上為內業篇之第十四章。推本於人類受生之理。初而歸之於太和。和者。天人之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者。志氣和而形不自禁。陰陽相感。則怡愉悅懌。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者。鬱於心。而不得行。其意。禁紘繁絆。而心無條理。故曰

也。紛激於怒。則兩離不合。則生。理以絕。而其失也。躁。

專 著 管子學商榷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能傷神。悲能傷心。喜能亂形。怒能動氣。皆道之所不處也。喜逐於外。歡生於內。故義殊。

愛慾靜之。愚亂正之。愛慾者。緣喜而愛。而不得則憂。悲以正之。起而亂其心。愚莫大焉。故知道者。宜靜以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正物欲之未。來靜吾心。勿推而極。之能靜而正。天將福之矣。

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道者。天人之相際。之非自外來。在吾心之靜。正有以啓之耳。謀之於道。則物欲自清矣。

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起靜而天。理日離。得失之分。在一心之間。操在存舍。則亡耳。心之爲字。神升電降。一來一逝。天人交換。變化之妙。不容一問也。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之內。又有細。何細如之。外周四極。能破焉。大而無外。故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而神而明之者。在乎一心。以主靜無躁爲之樞紐耳。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外物所搖。而道大定矣。

得道之人。理蒸而毛泄。匈中無敗。理肌理蒸。謂氣之蒸發。毛泄。謂毛孔之排泄也。原本作理。丞而屯。泄誤。今正。天人人生之理。常

合於精氣之中。而蒸泄於膚。理毛竅之外。得道者。以時修養。而去其敗濁。存其精華。使胸中浩然。嗚然。則神而形完。精氣內充。而生機暢達。以心愉情快。何樂之如。

以上爲內業篇之第十五章。申言憂悲喜怒之失度。其原皆起於愛慾之有以引

之。境之終。且恐之亂之。而靈氣將一往而不可復原。人之受生。本起於合歡。而歡

之。境之終。且恐之亂之。而靈氣將一往而不可復原。人之受生。本起於合歡。而歡

之。境之終。且恐之亂之。而靈氣將一往而不可復原。人之受生。本起於合歡。而歡

非人力之所強為。惟靜者為能得之。躁則失之矣。夫人之紀。生生之機。其細無內。惟知道者為能體之。定靜之理。上接虛靈而約之。在人人之胸中。胸無敗則其舍深矣。潔其舍。則神來居矣。其大無外。蓋與天地同體。而與萬物同命。何大如之。

讀內業篇。而後知管子內聖之功之精深微妙。有老氏所渾而未發。而與孔氏中庸之理誠明位育之旨有潛通者。往嘗疑管仲以一介囚徒。得君如齊桓。亦中智以下之主。而何以一匡九合。功耀人寰。上之無震主之嫌。而下之如豎刁易牙開方等。亦無所啓其讒譖。乃至孔子之聖。未嘗不與民到於今受其賜之歎。而有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之言。其重如此。必其道有以致之。今反復此篇。而豁然悟孔管二老相契之原在是矣。故書內業一篇入於儒家。而沒其著者姓名。殆漢以後小儒纂而亂之。據漢志云十五篇。今逐段理之。恰十五章。既各分章而為之注。且繫以論。未足盡其涯略。光而大之。以俟後之君子有同好者。管氏之學其有大行之望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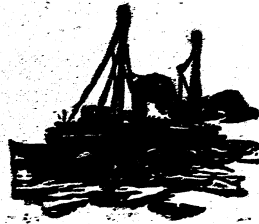
(未完)

25x10

25x10

第五期

專 著 國 一 管 子 學 商 辭



一一

墨子通釋 續第四期

蒼石山房原稿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士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提出義字

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第一問

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從貴且智者出。皆得奇。智。愚。貴。賤。皆人也。皆天之所生也。以倘同為主義

之人而為此 答案可怪

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智者出也。第二問不容不

曰。義者善政也。平平正正。將義字收入政治範圍。

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第三問亦是當然之問。

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答得穩洽。更問者更無疑義。

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智者。貴且智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

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智者出也。申說一層。並將

一齊收束 收得緊嚴

專 著 墨子通釋

專 著 墨子通釋

二

然則孰為貴。孰為智。第四問問得尖利使侈言

曰。天為貴。天為智而已矣。答得爽快又答得斬截的是辯家

然則義果自天出矣。又斷定一句老到

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於諸侯。諸侯之貴於大夫。倘明知之。然吾未

知天之貴且智於天子也。當若猶言倘如。倘通曉此又自設一問作為將信將疑之詞為第五問

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智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

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禱崇。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

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智於

天子者。自疑自解。自問自答。妙在所據皆為人人耳目所見。所聞之事。適合當代社會心理。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也。

不止此而已也。又以先王之書。訓天命不改之道也知之。訓天命不改原本作。則天命不改。原本

今正上文引通俗所見聞者為證。此又引詩書所載者為證。

曰。明哲維天。君臨下土。原本作。明哲維大。臨君下。出誤。今正。詩言。維上。天。最為明哲。故能臨下土。而君之。

則此言天之貴且智於天子。曰。明哲則智何如之。曰。君臨則貴何如之。斯言信矣。

不知亦有貴智乎。天者乎。願下又設一問問得輕便。
曰。天為貴。天為智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復斷一句斷得乾淨使問者無從再說墨子誠當代一大

辯家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中實將欲違道利民。體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

不慎也。體察原本從俗書作非察誤作本察今正墨子之言原為天下之士君子說法故一再呼天下之士君子而鄭重言之自此以下別發一問題

既以天之意為不可不慎矣。然則天之意將何欲何憎。進發一問以便決出天意之所在

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

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順手將非攻兼愛之旨和盤托出以見天人一貫之理

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推進一層力與智與財為社會給合之三

大要素三者相通則兼愛尚同之標準定矣

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

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

璧珠玉。以聘擾四鄰。諸侯之寃不與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

專 著 墨子通釋

三

25x10

專著 墨子通釋

四

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再推進一層。政治經濟法律。兵事內教外交一切皆法律。而無一語含糊。墨子真辯才也。聘擾原作聘。攙誤。周官司徒掌邦教。擾。兆。意而動。則政行。則足刑。措兵息外。寧內。清而無往。不利。一氣推下。却無一字。民注。擾安也。又向書。皋陶謨。擾而殺。注。馴擾而果。殺也。又周禮。地。官以佐王安擾邦國。正此義也。持養其萬民。謂維持而養育之。

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故唯一句。反言以決之。斷定能順天。意之有益於國。有利於民。斷得周密。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體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又復斷一句。前後相應。

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譬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願其國臣萬民之相為不利哉。自此以下。將天與國君平。提出兩相比勘語。語警。策國臣原本作臣。國文倒。今正。對國君言之。則稱國臣。稱國民。今國臣二字不見於他書。蓋寫書者妄意類倒之耳。

今若處大邑則攻小邑。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以異此。邑原本作國。今正。此先就國君。所有四境之內言之。作一襯筆。

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國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

禍崇必至矣。應上文斷定一句。

然而有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

人之所欲矣。推衍一句以啓下文。語氣駘宕。

人之所欲者。何也。順下作

曰。疾病禍崇也。答得平常之至。因社會人人之心。理所有者而答之。故易動人聽。

若己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

也。申明一語。說得揀切。以見為天所不欲者之不祥。

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而除天下

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

疫。凶飢則不至。蕭通災戾通癘。此段正言順天之所欲者之無所不利也。說得美滿好聽。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體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

不慎也。再復斷一句。文情益厚。

且夫天下善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

天下之君子。舉謂之不祥者。當若猶言倘若舉原本作與誤今正。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殷遂萬物以利之。若毫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

利之。則可謂否矣。謂若有一毫非天之所生而民得而利之者則可否認天

若之上帝詩殷其盈矣殷遂猶言衆遂耳。

然獨無報乎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報謂酬德報功至此揭出明細而不明大一語總斷結之結得銘利而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此又起一句作勢謹厚而又宛轉有致。

曰。以曆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夏秋冬。以紀綱之。實降雪霜雨

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伺

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

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此。未嘗不有此也。曆原本作曆實原作雷同作

猶播敷賊金木鳥獸猶言攻取而戕賊之使不為五穀麻絲之障害民

得以致淋

今有人於此。雖若愛其子。竭力殫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乎其父。故天下之君子。舉謂之不仁不祥。隨口順設一喻。議論風生。雖若猶言雖然。殫原作單。報乎其父。原作報子求父。舉原作與。

正誤今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殷遂萬物而利之。若毫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復申一段。以足其義。

然獨無報乎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復

斷一句以總結之。結得鋒利。兼有神味。

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又別起一句。愈轉愈利。

曰。殺不辜者。天乎不祥。上文就天之所欲言之。此下就天之所惡言之。

殺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注明二語以起下文之斷。語意若謂就表面觀之。天

與人似兩不相關也。

若天不變民之厚。夫奚說人殺不辜。而天乎之不祥哉。此吾所以知天之愛

民之厚也。隨手斷結。結得明確。

卷 七 墨子通解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又別起一句。再接再厲。

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

亦有矣。提出天之賞罰一層語甚奇。開深入社會人人心理。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以下分別推究。務求證據明確。

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隨問隨答。

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隨口問難。

曰。從事兼。不從事別。隨口答。應揭出兼愛本旨。毫無疑義。語氣斬然。

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

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聚斂

猶言集收此言兼愛兼利者上合天德則天必嘉獎之以美名名亦天賞之一端也。

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

25 X 10

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申足一段輕經斷之以見厚名之為天之所賞得天已厚

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

不息。引詩皇矣篇以證之。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皇者大也。上帝即代表天意者。文王者周文王。能以明德上順天

意。故上帝亦眷懷之。監其勤民之瘼。不從事於外。觀聲色之擴。大與增。長變更之現象。一以天意自然之則為標準。故事實上亦得富貴尊榮。無上之懋賞。此又天賞

可徵之一端也。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得而知已。收束第一段。得天賞

之輕了。

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就謂一邊而推究之。

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亦隨問隨答。如數家珍。

桀紂幽厲。焉所從事。

曰。從事別。不從事兼。與上段對照。一得一失。截然各別。

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惑。貴傲賤。

著 墨子通釋 九

專 著 墨子通釋

一〇

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案
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也。字與上段對照以見。惡名亦天罰之一端。

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以
何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亦申足上意。而輕輕斷之。

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繆力於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所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

也。引書太誓篇所云。紂。顛越天命。不安其所居。侮神怙命。不肯繆力。民事。故天亦棄而不葆之。無繆力於四字。原本作無繆。傷務不可通。謬。今正。
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已。收束第二段。得天之
了之。亦輕輕

是故子墨子之有天志。譬之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總提出天志
明之。以

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

25 X 10

規者。謂之不圓。是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申解一
喻明確

至之

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申解二
喻明確

至之

故子墨子之有天志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

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歸結到天志上。結
得正大亦復細密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了行一面
輕輕斷定

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了言一面
輕輕斷定

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了刑政一面
亦輕輕斷定

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

仁。譬之猶分黑白也。總斷一句斷得
斬截毫無疑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違道利民。體察仁義之

25X10

第五期

專

墨子通釋

一二

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總全篇復斷一句以結束之。結得綽有餘裕。

(未完)

雁影齋題跋 續第四期

湘鄉李希聖亦元選稿

虛堂習聽錄 元本

前有大德改元冬間十二月立春前二日中山傅夢徵序。書無卷數。但分上中下。卷首題林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書堂習聽錄」。亦元槧中之佳者。

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 元本

每版八行。目錄九行。行十七字。卷首有安樂堂印。怡親王府舊藏也。又有張之洞審定。及壺公等印。紙墨精絕。元槧中之初印也。此書為宋學士許叔微撰。按直齋書錄解題。載叔微所著有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傷寒歌三卷。尚有傷寒治法八十一篇。仲景脈法三十一圖。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云未見。四庫提要祇載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並云傷寒歌不傳。不特四庫未收。即宋時亦稀有之本。惟錢氏書目有之。其後絳雲一炬。人間孤本盡付六丁。此冊前後無序跋。刊刻年月無考。各家書目載。均係三卷。朱國禎湧幢小品。亦云擬傷寒歌三卷。此本則五卷。其為分卷不同。或係數目字傳寫之誤。均不可知。然實為非常之祕笈也。方太守有

專 著 雁影齋題跋

專著 雁影齋題跋

二

手跋在卷首。其致鄭重珍襲之意。此書劉氏刻入述古叢鈔。陸氏刻入十萬卷樓叢書。惜未能一校勘也。其傷寒九十論。仁和胡氏用愛日精廬影本印行。曝書亭輯叢書鈔本。

卷首有朱十彞尊錫鬯印。朱文善竹垞稿本也。有南皮張尙書審定諸印。所輯之書。爲桑悅思玄庸言一卷。王禕華川卮辭一卷。陳獻章白沙語要一卷。岳正類博雜言一卷。黎文黎子雜釋一卷。陸深儼山纂錄一卷。王鴻儒凝齋筆語一卷。鄭善夫經世要談一卷。何塘陰陽管見一卷。王守仁傳習則言一卷。鄭梓輯郁離子微一卷。徐泰詩談一卷。王文祿文脈三卷。王禕青巖叢錄一卷。馮可賓輯空同子纂一卷。崔銑后渠庸書一卷。方孝孺侯城雜識一卷。黃省曾擬詩外傳一卷。吳風錄一卷。皇甫庸近峯記略一卷。黃省曾客問一卷。黃潤玉海涵萬象錄一卷。共二十二種。皆從學海類編明世學山二書中錄出。其編次之先後亦不可解。殆欲陸續成。未潰於成。而遂中止。書中用硃筆校過。頗爲精審。書無傳本。藏書家亦均未著錄。其集中跋餞冠紀略云。余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爲友人借失。後十八年復從

吳興書賈購得。今觀此本。殆即百六叢書之餘也。而世亦無傳。蓋竹垞著述散佚者當不少矣。如瀛洲道古錄。張鑑秀水計氏澤存樓藏書記。言道古錄稿本尚在。而盧抱經館閣續錄跋言未見。風庭掃葉錄。金貞石志。舌金貞石志。李光映觀條似已有成書。亦均無傳。錢竹汀詩云。蠶尾山房放鶴洲。靜志居詩話。城南放鶴洲。南渡初。禮節郎中朱敦儒營之以爲墅。洲名其所題。雖不見地志。觀樵歌一編。多在吾鄉。所作此說。近是。竹垞放鶴洲取此。偶然隻字亦千秋。蓋不盡可憑也。

活人心二卷元本

無譚人名字。卷首題玄洲道人涵虛子編。又自稱臞仙。前有序文一首。即其自撰。方氏書目誤以爲宋本。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寧王權所著書有活人心二卷。言服食導引之法。而歸本於冥慾清心。其源蓋出於道家而兼神仙家。下卷列玉笈二十六方。及加減靈祕十八方。多出諸方書之外者。此書得自東瀛。亦祕笈也。明高儒百川書志有此書。又有臞仙神奇祕譜二卷。臞仙文譜八卷。臞仙詩譜一卷。詩格一卷。太和正音譜十二卷。詞林須知四卷。西江詩法一卷。（卷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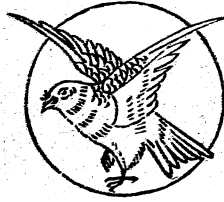
嶺南書目

三

25x10

期 五 第

專 著
雁 影 齋 題 跋



四

陰符經解義

續第四期

湘潭尹乾秀遺稿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精氣得神。信會而生。神氣離形。幾滯而死。成之爲恩。敗之爲害。背義貪生者至死。義不畏死者至生。得生而行。勉。故死者死之根。被勉而承生。故死者生之根。至人恩生於道。曰損也。棄名利。絕繁華。堅心苦志而成道。損而益。害中生恩也。凡人恩生於情。致愛也。貪名利。好聲色。恣情縱慾。而喪命。愛而悲。恩中生害也。遇害就恩。其害自除。故恩生於害。受恩與害。其恩自絕。故害生於恩。知恩害之由。明死生之幾。精一執中之道也。

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禹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禹坤申之象。西方之人也。類陰而候陽。應天地之象數。見於文理而功聖。文在象也。理在數也。我觀時象。知物類。因氣瀟道。察文理。而明造化之幾。文在氣也。理在道也。月現庚方符火象。神州赤縣藥苗新。至道之幾。至聖之源。地天交泰。陰陽合

專 著 陰符經解義

25 X 10

德。神視氣聽。象罔得珠一貫之大道。包含乎天地造化。全在我也。
孔子曰。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后篇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處靜无爲。顧守冲漠。此人之處聖。實自愚也。知陰陽。明動靜。理剛柔。固重土。調水火。配金木。由有爲而至無爲。迺我之處聖。而不以愚也。作用神異。知慮萬變。此人
之期聖。以自奇也。不外中庸。學皆能及。道一以貫之。乃我之期聖。而不以奇也。性
原於靜。徹爾无爲。靜之偏也。限於陰。故如沉水。命工于動。子然有爲。動之偏也。膠
于陽。故如入火。二者滅亡。自固取之。定慧調水火。中和得溫養。以證斯道。

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自然之適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至道无爲。靜以體之。德全天地。故生萬物。天地之道。潛漸通。因候得。故知陰陽各
有權勝。勝在神我也。靈在幾同也。契云。同類易施工。非種難爲巧。測其運數推而

法之乘其時。位其權。盡其性。曲其誠。應時而變化。順乎道矣。

孔子曰。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以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物。八卦甲子。神幾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順時應天。道之自然也。无爲之爲。故聖人知而不違。成其象而制之。效其法而行之。至靜之道。在上德者能之。先天之理也。故上德无爲。而无以爲。律曆所不能契。後天之象。陰陽氣更。乾坤體易。故不能以至靜及之。在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奇陽上也。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器陰下也。是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奇之奇。不器之器。實人道也。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陰陽莫大乎男女。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畫八卦。定天地之方位。以法陰陽之化氣。配甲子。符天地之運數。以準日月之時候。明化氣。應時候。神其機。而人不測。鬼其藏。而人不知。陰陽妙用。故以術而勝之。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此法理之昭昭。進斯道者。取象焉可矣。

25x10

期 五 第

專 著 陰符經解義

孔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四

(完)

11 X 92

文苑

船山先師詩錄

唐如心見過 二首

周 逸敬選

春草初生雪霰零。山山曾踏幾莖青。居然天地成今古。何必雲嵐不典
型。執戟漢亡誰載酒。尙書秦暴有傳經。憐君問禮當深夜。急難原頭念
鴛鴦。

酌酒無多前燭長。凌水侵玉蹙寒塘。贈雲有意尋宏景。賦雪無心付謝
莊。璫瑁雲痕開遠碧。流鶯柳色競新黃。晴光倩送青鞵去。分取狂夫一
半狂。

文苑

文 錄

船山學報贊 並序

周子仲元惠寄船山學報撰句奉贊

湘潭許銘彝篤齋

衡嶽之英。瀟湘之靈。炳文游藝。衛道傳經。峨峨石船。巍巍天柱。勵彼艱貞。貽我風矩。
 仁宏胞與。禮嚴人禽。橫渠派啓。洙泗源深。蔚矣羣賢。壯哉大社。鉤河摘洛。揚風於雅。
 况我周子。同事湘師。以道自任。救時之衰。上嗣曾郭。近肅顏石。侍御報書。將軍前席。
 四維張古。八德衍今。正湖湘學。立天地心。滄海橫流。百川已倒。名世挺生。惟道爲寶。
 堂高永日。居廣觀生。幽光潛德。高山景行。

慈利符孝子廟碑

岳陽李澄宇洞庭

孝非人子所得言。而孝子之名甚非人子所忍居。何也。常無孝。變乃有孝。常何以無
 孝。常不以孝著。舜孝。堯不孝。堯非不孝。堯常而舜變。曾子養志似常而亦變。必有酒

文苑 文錄

25 X 10

肉親老養親日短矣。養親不得已。若茅容雞。則又變。若王祥魚。抑又變。若慈利孝子。符正道股。又變之變。何也。孝子年十二。以母楊氏病思肉。貫肉弗得而割股食。母食。母其始念。病愈非其始念。以愈病割股非常。以食母割股尤非常。養口體且爾。進此可知。矧在孺子。未之前聞。清嘉慶十二年。有詔建坊。光緒中。石門閭鎮珩為表墓。民治建極既九載。其族孫膺祥始立廟。又六年。膺祥屬岳陽李澄宇文廟碑。於是李澄宇。字惜爾。泣曰。吾祖永齡公。孝子。吾父訓臣公。孝子。澄宇不孝。表墓立廟。未一舉。是吾祖。吾父。尚不若符孝子。無後。負罪。若此。何以文孝子。廟。顧黠士。非孝。統數千年。經史所詔。垂廣孩提。愛親之一念。放之六合。蔚為百善。為奠國祚。家萬不可廢者。必欲廢之一朝。恐治弗亂。澄宇處此。即不孝。又何忍無以文孝子。廟。孝子已矣。所以孝子。特為世道人心。大防者。未可已。未可已。則廟之寧可已。於是敘述所恫。且撰歌侑神焉。歌曰。

非家無國。國維農。孝為仁。本凶年。豐不疾。貧亂安。命窮兒。孝乃忘。其躬工。以礎國。海西東。榛權管。利橫於胸。子於父母。路入同。此而則柯。神豈容。願凡父母。痛苦空。範。

孝於常變無從神之靈兮水地中億萬人心神所宮。

劉孝女傳

湘鄉顏昌曉

孝女名四姑。衡山劉明經嶽峻之子也。以羸疾茹素。穎慧寡言笑。讀書寓目成誦。能篆隸。耽玩佛典。父遊閩。兩兄出就外傳。孝女獨侍母。婉順承志。母鍾愛之。慎擇所事。光緒壬寅。明經赴省試。其家感時癘。病痞。孝女侍母疾久不痊。私心憂之。禱於神。請以身代。一夕。燕寤神前。割臂和藥。血泔泔漬襟袖。急以穉灰塞創。聞母呼。趨入。忍痛糞藥以進。病少瘳。已而霍然。然孝女自此滋德矣。既而病瘵。母撫之歎曰。兒何羸至此。循視臂創宛然。窮問得實。母益傷痛。女臥床褥。偶長吁達戶外。父入慰曰。吾聞聲出則氣舒。兒盍呻吟使舒乎。對曰。慮傷母心耳。越數日。竟不起。時年十有八。卒之夕。語伯兄曰。予不幸先父母逝。定省惟兄責。篋中有布數端。請以某爲父衾。某爲母衣。蕭仲兄至。語如前。重曰。兄不代爲。老親貶約。將不自爲也。言訖。喃喃誦佛經達旦而寂。

顏昌曉曰。孝女有兄龍澤。爲理官岳陽。寓書乞文孝女事。且云。雖迹近庸愚。未忍聽

其湮沒予感龍澤之意嘉孝女之愚不可及也古今忠孝節烈士惟義是趨不顧一身之利害生死非愚莫以為也然後之人思其行輒歎歎流涕感歎歎歎頌之不已則至性之感人深矣茲愚也乃其所以通神也歟

清授中憲大夫黃君墓志銘

湘潭趙啓霖

君諱鳳岐字方舟自號蠡良子晚號芳久姓黃氏世為安化巨族祖立葵父正煦皆有學行君四歲受書稍長兼好武從壯士某習拳技弱冠後讀書嶽麓浮沈諸生間光緒戊子鄉舉甲午成進士用內閣中書君既兼資文武諸公貴人爭禮羅為塾師湘鄉曾嗣侯廣鑾瀏陽譚壯飛皆其弟子也壯飛嘗以稚川龍川儼君其心折如此會甘肅回亂秦撫魏光燾馳勦奏調君赴西寧辦理營務至則回已就撫君率隊討察邊岩往返三千餘里叙勞以同知補用發河南已而大臣疏薦人才代進練兵條議兩宮召見嘉許命隸虎神營委練快隊兼帶槍隊保知府拳匪之亂君先以省母歸聞兩宮西幸馳赴行在光燾方督雲貴復奏調君至滇遣赴廣南前敵營務處兼辦南防團練克復剝隘賊巢解那隆岩圍又復富州連破高岡坡洞坡悍匪以獎敘

權開化府。在任減鹽捐。築欄樓。雪士民李定祥冤獄。甫數月省親歸。尋桂撫柯逢時疏調君統親軍四營。常率所部搜捕伏莽。寇氛漸戢。舉豪商張心田辦鄉團。誘執渠魁。忌者搆君落職。李經羲繼逢時撫桂。復疏調君署百色廳。兼帶招安游兵三營。廳署故以凶聞。歷官多不利。君洎任竟無恙。保商款。釋冤囚。獎學子。人心大安。未幾權太平府。承兵亂之後。招流墾荒。集資設質庫立醫。所以便民。匹馬巡行。所至平獄訟。芟匪黨。民謳思之。逾年解職歸。皖撫馮煦故君鄉試座師。奏調君帶緝捕營。巡視皖南防營。會皖城外兵變。據菱湖。君率健卒百人。出不意奪之。亂立定。疏保開復知府。檄添募三營。母喪歸。經羲復調君入滇。提調督練處。未久回籍。旋值國變。於是君六十矣。以後遂不復出。癸酉夏曆十一月初九日卒於船山學社。以咸豐辛亥十一月初一日生。年八十有三。君自少即善劍術。磊落骯髒。負兼人之才。中外大僚交相引重。遊蹤徧海內。東抵榆關。西歷雪山。南經越南老街。所得山川雄奇之氣。爲多。屢縮郡符。皆未竟厥施。先後爲統兵官。迄未大展其略。晚年寓長沙。猶時爲武技導師。或據皋比講經。能背誦六經不誤。不知者羨君老而彌壯。知之者料君不勝遲暮之感。

生才如君。卒其所成就。止此。尤可惜也。君葬所居安化一都龍塘西偏向陽灣。首王趾丙。配王恭人。生子四。頌銘、石略、鼎銘、雄。女適李。側室趙氏無出。許氏生子二。一柱磬石。女適王孫某。曾孫某。啓霖少與君同學。及在京邸。往還尤暱。及掇君自撰年譜為之銘曰。

儒耶。將耶。吏耶。游於藝耶。抑皆奇耶。終為逸民。以沒世耶。誰雌誰雄。五劍在空。屠鯨剽鱣。斂此手。飛去倚天作龍吼。

楊太傅別傳

湘鄉王禮培佩初

太傅楊公昌濬。字石泉。湘鄉人。忠節羅公高第弟子也。幼而好禮。嘗隨大父入山樵採。累石為室。折枝編葉。擬成筆楮。搏泥成人。列席左右。一師據上座。秩然如論列狀。大父心異之。十歲就外傳。湛然內照。深思端誦。日征月邁。文譽著於鄉閭。聞忠節講學。負笈往師之。作自勉、慎、獨、兩箴。粹然儒宗之言。尙書賀公長齡延忠節主講。私第公從之。不舍。同遊其門者。有若壯武公、心牧公。壯武公諱鑫。心牧公諱開。仍皆余從祖父。李勇毅、續宜、鍾近衡、鍾近濂、易良幹、易良翰、康景暉、左樞。志同道合。以節義事功顯於富世。比之文

中子之居河汾焉。公內修性善。外務弘濟。自嘉道已來。學風偏尙訓故。詆譏宋儒。視爲迂闊。而忠節之門。文德武功。炳耀寰區。庶乎一雪斯言於風會侵凌之日也。當是時。洪秀全犯湖南。據郴州。遂圍長沙。西王蕭朝貴。前鋒羅大綱。分軍擾旁邑。忠節與壯武公。劉蓉。練鄉勇三營。自領中營。公與壯武公領左營。禦寇於邑之馬坵舖。是爲湘人與寇搏戰之始。其後馳驅戎馬。數歷疆圻。垂五十年。盡心民事。細大不遺。唐有二裴。行儉篤於內。行度之功。在淮西。公兼其能矣。體貌魁岸。鬚髯秀美。出言威重。惡斥人過失。亦未嘗寬假。以尺度自律。甚嚴。而不孤行其志。殆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之君子歟。自壯武公。李勇毅。鐘近衡。易良幹。先後死王事。獨公得享大年。晚著羅門弟子錄。闡揚師說。守先待後。確乎不拔。左文襄天才橫軼。俯狹眾流。於公獨無所忤。文襄一日直軍機。召見。太后問公品第如何。文襄敬對曰。善人也。信人也。大臣以人事君。京師推其篤論。文襄旣沒。知公者微。公竊嘆曰。道不孤行。儻不獲乎上。誰明吾心迹者。屢乞骸骨不許。京朝官歲時咸倚外官爲餽遺。公剛健在躬。風節峻厲。或以爲言。則頷之曰。力不能辦。奈何。任閩浙總督。鄉人求鬻田者。謝之曰。吾家十口百畝。視

第五期

昔已多。安用此爲。其撫浙也。修陸清獻祠。建紫陽書院於墓旁。刻三魚堂集。沈端確遺書。督閩修楊龜山祠。督秦刻李二曲惺惺錄。慎思錄。訪求其後。列之庠序。風示羣倫。綜公之學行。似張楊園。而達於時變。故其經世大政。擴而充之。至位天地。育萬物。而要之。於戒懼。不執一。而吾道自一。以貫。烏能測其所至哉。嘗言今國家誠乏才矣。科舉之衰。揣摩以求合試官。卽以當世之務。茫然無以答。奉承以應故事。民隱而不知恤。長奸宄而階禍亂。此輩實尸之。非有修德明道之師。儒挺生其間。多方以資覺。隔如孔門之列。四科廣其途以進之。如周文之有四行。殆無以挽瘵瘵之頽波。馴至膏血枯竭。內不足以植民生。外不足以捍強鄰。異說辯言。反得乘吾虛而拔吾之軀。勇買於疾。視氣暴於癘。發矯贏於強。倚禍爲福。酷毒生靈。殄邦國。世變岌岌。安知所極乎。公之勤業政事。具在章疏札諭。人讀而知之。公之緒言遺行人。不盡知。據其可知。述之。後來大木遠籟。根柢淵源。豈事功所可概其全者。禮培辛卯歲客武昌。公自陝甘繼督放歸。張文襄冠帶登舟。辭不獲。迫而入。則見公冠而不頂。文襄急免冠。親爲公解其纒。問忠節死事狀。遂至洪山星隕之地。憑弔欷歔不能去。聞忠節學術。

25x10

何以致諸賢於一堂。則危坐言曰。吾師善能變化氣質。似夫子也。音聲朗激。今猶蒙耳目。細公之風。微於道。表風微之日。自顧衰殘。徬徨無所建樹。斯亦晚矣。

管子校釋叙錄

湘陰郭大癡遺稿

管子書自司馬遷作列傳。劉向敘別錄。並定著為道家言。班固要刪劉歆七略。備漢藝文。發目類合黃老。無異說也。隋書識經籍。獨出而入之法。張守節傳七略亦云。黨阮孝緒七錄之誤。其書論治要主因循。所謂緣地利。承天指。順人心而反民性。反復推發。不離其宗。而開章明義。務張四維。雅同儒術。至說桓公侈靡為國。此視晏子以當年莫殫。累世莫究。刺譏孔氏者。又何以殊焉。夫孔子問禮老聃。而莊生喜撫闕里遺聞。以自矜重。儒道條流。非其懸絕也。然而各名其家。儒任先。道任後。所從由者固異。司馬談論指要。書詳乎言之。孝緒承魏晉清言餘習。專以居簡行儉名道。疑莫能明。下意變易舊次。斯抑宜已。今詳管子自明任法為治。大抵嚴繩官吏爾。故曰君生法。大夫守法。民法於法。法蓋生於因循。彼大夫僭奪其因而失所守。民迷謬其循而失所法。道固且為天下裂也。當勢積重極變之終窮。利用其幾。法乃以生。變起微

第五期

末持道於未隱。潛消患氣。法乃得守道之自。神其翕張。如是焉爾。凡甚辭推大。信賞必罰。皆明末流蔽短有必至。豈用天下於裂之本術然哉。暨乎全國於道。且嬰視四鄰。詭弄諸股掌時。頗類近從橫。則尤深於用機者焉。唐宋後仍襲阮錄。靡或發正。蓋古諸子術業湮晦久矣。蘇轍葉適並極論管書與於戰國。朱子亦云。例推黃帝伊尹太公。殆莫不類。然戰國處士雖多橫議。顧好深湛之思。尙友古人。自張私說。非託古自詭。援古自堅其術而已。是故爲管子書者。緣不死子糾於難。訖力匡天下。於是上功下死之說生焉。緣敖伯氏邑三百。沒齒不怨。而易牙寺人貂並與同列。害不及國。詎構桓公垂死於亂。於是明法棍狗之說生焉。緣三歸官事不攝。於是侈靡之說生焉。緣繼絕存三亡國。於是視人國如吾國之說生焉。緣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正而不讞。於是張四維之說生焉。根據本事。內求信言之由。立不同妄作。班書敘藝文。兼詳有列傳。事靡足證發。其言無當知人論世之大。此觀言者宜所致審也。呂不韋淮南王劉略道說。託大自託。僅得退次子雜。徵呂劉事行。無一類道。足明其說非根心以生。斯其術決非深造自得。足備可觀之列。尤立言之宜加詳者已。管書於事行既驗

25 X 10

合。蹟象所旁通。復本其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雖正於命天下。而實走用其齊。推見至隱。發明歸趣於白心術。使未有見天地之純。奚識微論精默與夷。吾有契若是深者。特辭苦艱。寔難讀。寄意至遠。每虛構鄙事。張殷淺薄。言爲况謂之辭。頗可叱笑。時亦自以誼奧衍。恐未盡曉白。多傍本辭專篇作解。比諸韓非之傳。墨經之說。轉類孔子十翼。附易以行。復近接齊桓之歿。遠學闕不相聞之先施。苟本指足可證發。悉比屬而湊合之。尤不免爲淺見寡聞者所疑。然閱識博聞如遷向之倫。咸未加譏非。豈其懸解有味裁擇。不能無事後賢追發茲覆耶。劉向參校中外書。省除復重。或辭意錯互。不盡無出入。未敢過有偏廢。今管書所發。一曰云者。向兼采衆本爲兩行之說也。讀人失審。以爲本書定著之始。取廣異聞。觀他事辭兩差舛。分篇散見者。頗有所謂廣異。殆其是歟。至一篇之中。駢出贅附。疑難揆比。劉校爲衆本所祖。已不勝迷惑。况重以宋明傳刻竄變。欲復親見其真。難之難哉。魏晉案尙莊列。甄畫管書。同諸出分。故絕無鋪說。唐藝文存尹知章注目。而世傳房玄齡以注管特名。晁公武取證杜佑指要叙。以爲淺陋。恐非房注。或曰尹知章也。自弟錄指要。僅散附通典。存其一

二。復不該備。學人訖病。文句罕可求通。明趙用賢繼接劉績。依據宋本定校。號爲精審。猶時沿譌。未及是正。又特著錄宋張嶠後跋。所謂宋本。黨巨山紹興己未寫本耶。巨山自言改正譌謬。則竄意變舊。恐滋蔽失。然明於文字通假。亦允爲善通古讀者。四庫目推用賢本。在近代猶善劉績補註。循文衍義。未足相代。績補注雖未經見。而用賢推服。爲多所發明刺取。雜所自發正。列諸簡端。冠接以別之。微惜其不載宋本。是特祛抉舊注遺失而已。用賢蓋依績注例以通其義。依巨山讀例以正其文。兼於本書舛悞。深致慎焉。所得疑獨多也。今代黃丕烈得宋楊忱本。矜炫其古。趙本誤失。每賴以糾。然譌奪失次。不勝可摘。字體尤詭變乖正。未爲盡善。王念孫博考羣書。稽覈用賢本。備采孫星衍記錄宋本異文。用相補除。並時洪頤煊與共商榷。又別成義證。其業益顯。自是以來。治管書者未少衰歇。得失差出。說亦日歧。通詳衆本。張刻專輒。楊刻蕪累。同出宋世。精善實稀。星衍所藏。無從覆按。較量二刻。未審孰優。今之所行。楊本沿謬。尙丁宋先。傳寫失正。終爲近古。此可據爲主本者也。趙本擇善。宜從節取。庶資匡益。亦杜僭妄。參而存焉可也。諸家校引。非目及覩。雖過廢之。奚關大要。雜

識主趙定校。比驗用賢本例。推舉績說。或牽率用賢。未加按別之辭。亦混同爲一。別標劉本。而文句竟復同趙。於所本主猶尙疏闊。他諸泛及。奚云足徵。詳慎如念孫。無徵若此。况在餘子。抑奚能信。竊於諸舍楊趙二刻。別創獲。皆未敢過取也。湘鄉顏君息齋。既依楊忱定寫。乃從比決異同之說。審驗義類之歸。可謂能集大成者矣。而徵意所存在。推管書空言而致之世用。沛乎胥給。斯尤爲能規其大也。弟錄爲管子校釋既竟。舉授大癡。俾得與校字之列。往者先養知先生讀管。取湖北崇文局本爲之評點。圈規其植誼之精。點規其得事之要。頗加按語。爲明術業消息之徵。治亂升降之大。於顏君徵意多有發焉。其後重記注王氏雜識。俞氏平議於簡上下。亦時續加按語。輒自察名。別於王俞二錄。多詳文句偏傍之離合。亦足參伍校釋也。盡隨文箋附。上贊盛業。大癡鄙見。偶有窺測。復效芻蕘之獻。備裁擇。因綜揭管書大綱。曲目之全。懸待質正焉。於平管書者。傳夷吾之精意者也。意精微而難識。於是有益言有損言。假諸物以爲之揭著。直寓焉爾。莊生所爲糟魄。視之而戒。毋傳其溢辭。謂此類也。朱子葉適諸儒。先各疏別管書僻謬。戒溢辭之傳而已。傳其溢。無以見道之聖。靜。

校釋乃注記近今負海政俗。景狀夷吾所爲治於中國。殆均糟魄視焉。而夷吾之精。固未始不於此乎。是寄不言糟魄。無以得精所自挹。即無以究道之博通。意自於宋儒先互相發也。敢敬告讀顏氏校釋者。循以會心。管書之微。無負先生諄諄之雅焉。彼哇哇東郭者。倘亦收聲息喙。不爲爭噉哉。乙丑秋七月朔。湘陰郭大癡叙錄。

陰符經解義後敘

尹乾秀遺稿

陰符經天書也。黃帝戰蚩尤於涿鹿。感天神而授此書。凡三百三十有三言。求真於洞天。問道於崆峒。得明經義。分爲上中下三篇。帝後續一篇。百一十有四言。苞符露顯。闡後世性命之大道也。聖聖心傳。書甚隱祕。唐貞觀中。褚遂良奉勅書一百二十部。題黃帝陰符經。後李筌託爲五家注。或謂經亦筌爲之。筌注膚末。少言理瀟。庸經之能作耶。隋志以前未見著錄。故爲後世所疑。然其書旨宏義奧。悉合三才之大道。出於古聖無疑。先秦之書不見於漢志者。自夥。彼遺其蘊而述是求者。幾何其不泥也。宋以後注者數十家。傳本互異。發揮各殊。不可殫述。輒以己意爲之解義而叙之。夫陰者闇也。符者合也。經中正也。言闡合中正之大道也。天有月。月符日光而生明。

地有水。水符月象而應潮。人有女。女符潮信而屬坤。物有器。器符虛象而應用。體有實。實符仁信而含利。用有虛。虛符真絜而滋化。數有耦。耦符動義而成奇。理有逆。逆符陽義而大順。瀟有體。體符至用而道真。行有鴻。鴻符至候而道成。天地化絜。萬物類生。莫不有陰符之義存。夫是以上符天道。以觀象義。下符地道。以應方位。中符人道。以通造化。上焉者。盡性至命。守中抱一。可以得仙成聖。中下者。與邦治世。可以富國安民。強兵戰勝。上通千古。下準萬世。而一以貫之。黃帝得之。以成上聖。呂尙得之。以佐周王。張良得之。以興漢室。諸葛亮得之。以輔蜀主。其所就者殊。其所資者一也。世治尙之以德。世亂尙之以法。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持安扶危。陰符其至矣乎。昔之爲注說者。微言玄旨。蓋未盡宣焉。陰符之書。有兵法。謀算地理。善讀者。可與大易相表裏。包含乎象數。以適造化之源。未可以常測淺識也。夫陰陽闔闢之機。事物恆變之理。通其隱滯者。世蓋無幾。指陳歧而玄言微。衍說繁而本義晦。余之未敢苟同於前人。亦有以也。斯理之顯著。乃索之微茫。塊軋混濛。孰知其極。玄覽終始。妙契無間。是在會之而已。光緒九年秋七月尹乾秀後叙。

鄧琴齋先生傳

長沙陳繼訓杏聽

岳陽有隱君子。三曰吳南屏。毛西垣。杜仲丹。繼訓少時。耳之稔矣。既而泛扁舟。渡洞庭。登岳陽樓。望君山。波光雲氣。莽赴几席。目怡神曠。灑然塵盪之表。然後知孕靈鍾淑。三子得助山水。爲多。三子皆當時名孝廉。交與半天下。雖處澗阿。而聲問籍甚。或古文。或詩詞。或經術。精詣各殊。要其性行高潔。則一也。特以一邑之地。其賢且才者。必不止此。願前。寡聞焉。後。寡見焉。則又歎孤介之士。其身不顯。而姓字不出里閭。終古聞汝者。烏可僕指計也。吾於鄧先生。重有感焉。先生諱松年。字琴齋。與三子同里。貫自幼邈拔不羈。塾師授帖括學。不樂也。憲作畫。人物山水。恣意揮灑。朱墨淋漓。濡襟袖。擗精焦思。得瘵疾。幾殆。而技益神。工書。逼肖柳誠懸。家故貧。卽鬻以給。未嘗稱貸。謂寧自齋。毋累人也。故治家。豈以樸穀爲宗。嘗曰。日贏一錢。月積而歲計之。則夥矣。勿以其細而忽之。然好施。城南古澗湖。廣袤二十里。而強。秋冬水落。岸渚滅。蹊。請仲氏伊齋翁。各鑄金五百。石其涂。以利行者。涂長工巨。未幾事而疾革。遺令其子卒成之。其勇於赴義多類。此性者。絮而孝。匣視。鑪香。聲激有序。奉親。羞餽。必躬具以

進。歲暮遊歸。橋樑素脯。暴暴然溢行。皆助自華之譽者也。族姓。立。僕。教。以。東。之。博。築。有。禁。茶。情。不。事。事。者。有。罰。幼。凌。長。卑。讓。尊。必。罪。其。卑。幼。蓋。先。生。質。直。廉。正。用。於。天。亮。自。其。克。已。刑。家。以。御。於。族。鄰。靡。不。知。此。故。其。家。蕭。然。其。族。帖。然。迹。其。生。平。載。有。總。工。雖。與。三。子。不。同。然。性。嚴。行。芳。方。之。三。子。固。未。或。少。異。也。清。沿。明。制。以。制。裁。取。士。程。限。甚。嚴。迄。于。季。世。益。割。文。裁。義。纖。巧。繆。蓋。不。可。究。詰。章。句。晉。儒。或。因。緣。伴。雋。以。去。而。才。氣。奔。放。者。往。往。不。願。為。為。之。亦。不。中。繩。尺。先。生。坐。是。不。克。博。一。矜。又。矜。整。峭。岸。不。取。聲。氣。表。暴。湖。內。外。故。題。知。之。者。此。其。異。于。三。子。也。願。發。奮。課。子。讀。門。子。瑾。珊。果。以。舉。人。官。內。閣。著。迹。於。時。然。則。先。生。誦。於。躬。而。信。于。後。蓄。深。播。遠。其。究。也。較。三。子。將。毋。同。配。榮。氏。先。殂。子。二。人。振。聲。即。瑾。珊。萬。琳。出。後。弟。某。女。子。子。一。字。長。沙。陳。嘉。模。未。昏。而。嘉。模。卒。守。貞。於。家。

文苑 文錄

25 X 10

身。世。之。蹉。跎。屬。家。國。之。多。變。其。可。痛。念。爲。何。如。也。歸。田。後。瑾。珊。築。別。墅。會。垣。密。邇。敵。盧。文。謙。往。還。無。虛。日。一。昔。酒。酣。瑾。珊。從。容。謂。先。生。善。鼓。琴。語。次。髣。髴。一。老。據。梧。危。坐。手。譜。龜。山。諸。操。繞。室。餘。音。尤。嫻。嫻。不。絕。云。

重遊百花洲記

湘潭李可宗寅周遺稿

吳西風景多在省垣。城心有湖。周六七里許。湖腰似蜂。吳人於其隘處。駕小橋一座。以界東西。故自橋以東曰東湖。自橋以西曰西湖。西湖一衣帶水甚狹而長。其紆迴曲折。若虬螭蟠屈。掀鬚露爪。惟舊有漢徐孺子亭。巋然尙在。然濱湖多被土人所污。環堤徧作華屋。僦居者皆顯貴家。一日之間。車馬喧闐。囂而不靜。又湖之極西。有橋高出。營利者皆逐逐其間。齷齪湫底不可近。故遊人不樂往觀焉。惟東湖獨大。境殊清絕。較西有天淵別。每逢春夏水漲。湖光萬頃。目不可極。湖間有洲。形如鵝子。名曰百花。四時花果不蒔種而自榮。洲畔有橋以通遊客。越橋登洲。不數武。則江公忠烈。沈公文肅。祠宇在焉。廟極壯麗。有樓高起。轟出雲表。登樓瞭遠。則西山雲物及湖濱樓閣。洲間樹木。倒影湖中。別開異境。令人心曠神怡。樓下有小邱。邱西有堤。直達東

岸。為宋時隱士蘇公所建。因以蘇公名堤。有草亭遺廟在焉。下樓登邱。邱上有亭。亭中鑿石為几凳。以供遊人小憩。邱傍喬木陰翳。與石間苔蘚相映。又是一番景况也。己亥歲。余就館江右。與袁子異初伯夔相友善。時往遊其間。屢獲成詩。日者因讀書有暇。適值春莫夏初。偕伯子再遊此洲。登此邱。則見夫荷錢貼水。花樣翦風。簇簇官人。與前番迥別。伯子喟然而嘆曰。樂哉斯遊也。余曰。子亦知夫造物之機。緘其所以露洩。與人無盡藏者乎。試與子妄言一二。夫雲物山光。倒影湖中。活潑潑地者。是雲物。山光與人說道也。喬木陰翳。與苔蘚相映。各含生趣者。是喬木。苔蘚與人說道也。他如鳥鳴樹間。是鳥與人說道也。魚躍淵波。是魚與人說道也。螻蟻君臣。鳥鳥母子。是螻蟻鳥鳥與人說道也。何物不道。何道不物。何物不言。何言不道。特韞鎖名利齷齪。湫底者。不知悟也。不知悟而樂之耳。袁伯子聞之。迺適然起立。拊膺頓足曰。是哉。遂相與攜紅拾紫。吟詠而歸。作重遊百花洲記。

學愚齋集序

長沙謝基極吉修

吾師學愚先生。曾館於養晦山莊。極與弟基崇及李蔭宏諸人。從游講學。日日專以

25 X 10

小學近思錄、及四書五經諸先儒集。反覆辨論。朝夕匪懈。蓋亦有年矣。乃塾中討論時。得先生講義七篇。又得常聆先生要語紀錄。約百條。深而至淺。顯而至微。此蓋先生。在養晦山莊。以示諸生者。其與平湖陸稼書先生。松陽講義。及各先儒語錄。同出一源。本末兼該。始終一致也。慨自唐羅以後。士風一變。學術大乖。人心亦爲之不振。往往以身心性命之學。目爲迂拘。全然不講。而綱紀倫常之道。至此隨之而靡。於是乎卑者專事利功。高者競尙寂滅。甚至尊夷抑聖。黜己從人。究不知何者爲優。何者爲劣。橫行雜出。末由攷正。幸我先生崛起。末流榛莽之間。學究天人。發先賢之所未發。直欲上溯夫溟涸濂洛關閩。開來繼往。乃於課授之暇。著有語孟學庸會通表。及文集詩集。粹言一書。內聖外王。體用一貫。先生之功。誠不在唐羅以下矣。茲集同門會刊此書。因思講義語錄。旨遠言該。大有裨于講授者。而於先儒諸集。所見略希。極尤慮聖道之將湮。亟思補救。非賴有闡發聖賢之奧語。不足以喚醒當世之愚蒙。久欲將先生所示諸生講義。及所錄要語與會通表一書。並行於世。推重一時。廣示天下後世。教中國。入異端曲學者流。覽其書。踐其言。究其理。而知聖賢亘古不磨之

道。管在乎日用尋常。併行不悖。或可奮然興起。出彼入此。遂共趨向乎聖人之域。於不止。極故商之同門。敦請附刊於後。以俾後之繼起。始識先生之有功於聖道。而不孤一時之教育。庶可推而及之。漸而導之。恍惚親炙乎先生之門。得親其宮牆堂奧。一言一行。猶爲天下後世所楷模者。豈不懿歟。夏正甲子歲蒲月望日新江西門生吉修謝基極謹序於養晦山莊毋自欺塾

書南嶽導遊名人題詠後

醴陵劉謙約真

在昔中原人士。率以衡岳地居僻遠。山路崎嶇。遊蹤罕至。謝康樂李太白以一生好遊名山自詡。皆未嘗涉足衡山。杜少陵柳河東行經山下。且不獲遂登臨之願。昌黎謁廟。僅至山麓。涪翁阻雨福嚴。不見祝融而返。劉夢得謫居湖南。王陽明屢經湘上。俱惟徜徉岳麓峯巔。其自恨生平不克一遊。如陳白沙之癡寐不忘。形諸詠歌者。尤難僕指數。好事者或戲爲李白遊方廣寺。韓愈遊祝融峯及望日臺。黃庭堅登祝融峯諸詩以張之。南岳志不加辨正。探充篇幅。並載巖下一老人四五少年讚。指爲謝康樂紀遊之作。錫巖洞遊記且謂見之洞中石壁。又王勃尋道觀。劉長卿石圍峯。杜

第五期

甫訪已上人茅齋。祠南夕望。沈佺期岳館。楊巨源清涼寺。文天祥合江樓諸詩。其地俱不在衡岳。乃亦摭入志中。白樂天在杭州與烏窠禪師參禪。在洛從佛光大師遊。五燈會元具詳其事。志稱南岳永明寺下一里許有講經台及講書堂。爲樂天烏窠當日參禪處。又言樂天嘗遊橫龍寺。爲佛光題詩。有問師寶額因何立。笑指橫溪有臥龍之句。宋廖僊橫龍寺記並敘及之。一統志亦云。南岳有白香山講書堂遺址。輾轉相傳。其來已久。此詩爲白氏長慶集所無。且亦不類樂天生平之作。攷其年譜。固始終未一至衡山也。又岳志及明弘治衡山縣志。載佛印題上封寺云。秋高氣怒上封寺。碧落浮雲放欲收。萬頃蒼波澄玉鑑。一輪紅日滾金毳。遠看西北幾千里。近視東南數百州。好景一時觀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其後五句。與民間傳誦之清高宗詩全同。清高宗未嘗至湖南。夫人而知之。而佛印曾否來遊。亦難徵實。附會離奇。類此者尙多。幾於不可究詰。點綴湖山。何賴有此。今者輪船交通。道途廣拓。登高如履平地。萬里有若戶庭。行見中外文人。聯翩至此。快豁吟眸。戛玉敲金。必且邁軼前代。茲輯古今體詩凡百一十一首。聊當引咍。作者生平。類皆足爲吾儕矜式。如嚴嵩輩。

學 山 雜

雖工不錄。善竊。附古人詩教之遺旨。儻不為大雅所訶也。癸酉七夕無諍居士識

按前期本欄所登鈍安勝錄跋。攬幽芳於湘上。脫一於字。其事倍難於嚙昔。脫

一難字。又即茲箋箋誤箋箋

編者補識

詩 錄

題李行我畫船山先生行跡圖二首 甲戌作 湘潭周逸木

道。壁。時。衰。正。獨。憂。何。來。名。畫。起。千。秋。欲。追。高。跡。船。山。遠。誰。屬。瀟。湘。第。一。流。
活。忽。天。聖。了。却。生。不。堪。身。世。亂。縱。橫。離。騷。有。注。存。孤。憤。三。百。年。來。風。雨。鳴。

題胡公井圖四首 瀏陽劉善澤映深

披。圖。無。語。獨。低。徊。終。古。懷。沙。志。可。哀。一。死。從。容。非。易。事。其。將。東。井。擬。西。臺。
莽。莽。神。州。樹。革。除。管。纒。初。棄。亂。離。餘。鐵。函。底。用。搜。心。史。淚。墨。流。傳。絕。命。書。
懸。江。山。畔。夕。陽。殘。風。馬。盡。車。失。故。官。版。蕩。陸。沈。誰。管。得。巨。心。如。水。不。波。瀾。
黍。黍。潛。傷。故。國。蕪。鼠。關。閑。話。劫。灰。枯。發。封。綬。斷。梧。欄。冷。知。有。忠。魂。夜。哭。無。
鬼。時。篇 岳陽李澄宇洞庭

文苑詩錄

二三

第五期

文苑詩錄

二四

放牛九麟州。二月春草綠。鞭牛牛鬪我。血痕滿面目。倒地尙鞭牛。牛足蹈我腹。皇祖
急步援牽牛。鎗柱屋。鋼叉怒刺牛。一任牛穀棘。皇祖夙重牛。象牛穀以六。一朝爲孫
怒重人斯賤。畜往矣。兒時事。今尙在心曲。皇祖不可見。念此常坐哭。

敬跋先大父母月下桔槔圖

前人

相敬遺風無逸意。此圖與月長明明。無復蒼生霖雨澤。忍忘烈祖桔槔聲。夫夫婦婦
睦庸德。宅田田願太平。縱水自渠年自稔。典型珍重說雙耕。

讀長沙楊孝子事略。孝子名允慈字文遠長沙高橋農民也生七歲而父萬明卒出
助親周急博親歡百善歸親夢始安養志遠同會子否九洲愧死萬儒冠

廬墓焚香夜告來。倚閭人偷笑。泉臺事死都無憾。鬻子恩勤不負纒。

牛身不遂尙游觀。昇椅園林老父歡。久病始知真孝子。豈徒廬墓與人看。

爲後兼能慕所生。荒山廬墓耄如嬰。木魚聲裏親何在。相見黃泉夢已成。

題方曉川奉巾念母圖。曉川母吳太君辛清光緒丁酉歲手製
子又生孫淚未乾。一巾長念母艱難。圖成地下今應慰。當作堂前戲綵看。

子又生孫淚未乾。一巾長念母艱難。圖成地下今應慰。當作堂前戲綵看。

題松貞竹孝圖陳杏鵬丈屬

前人

婦職勤兼鬻子勤。生孫幸貴苦還欣。共姜誓志詩長在。令伯陳情表盡聞。地下相逢知有淚。圖中無恙欲何云。神州異日桑成海。惟竹惟松儻護墳。

鷓鴣曲 有序

前人

庚午秋暮。長沙東里鷓鴣塘有女白溺。遺書署瀏陽紅葉女士。謂家住文市。父母兄弟被匪殺盡。避亂赴省。又值省被匪陷。戚舊散失。展轉至此。偶遇父友。爰暫棲止。劫後子遺。靡復生趣。惟有一死留得清白。又遺詩四章。其卒章云。天涯淪落也知羞。人面狼心詎可留。不是我心純似玉。賸將清白付寒流。甚悲其遇。為作曲。鷓鴣塘畔鷓鴣飛。鷓鴣飛且啼。別有傷心人不曉。女士那堪紅葉夕。瀏陽浩劫話文市。嫦娥謫墮果何氏。骨肉成賊餓。乾坤欲毀衆心死。避秦萬一有桃源。塵動長沙未忍言。市虎道豺親舊散。覆巢燕弱傍誰門。天涯已分終淪落。自古紅顏多命薄。偶逢父友止孤村。愁極不知生可樂。賸將清白付寒流。此語如今未易求。恨不手誅人面者。更卸囊子漆其頭。紛紛暴行同雞狗。但辨女男靡夫婦。紅葉獨鑿

文苑詩錄

二五

秋夜霜。鳳毛麟角。湘偏有父母。兄弟知未知。九原可是太平時。卻恐相逢皆謬鬼。更無天日照瓊枝。誰生厲階罪。詎贖一雨半月秋。似哭女兒最苦亂離年。何況斷腸鷓鴣曲。

弔劉孝女詩

衡山成 諤仲蓮

皎皎儒家劉氏女。幼嫻詩禮長機杼。緹縈至性百鍊成。瓊花一折幾寒暑。阿父懷寶苦不售。五車拋卻八閩遊。阿兄年少雙珠樹。負笈羞為繞磨牛。牽衣送父隱含淚。入門慰母母益思。慈竹依依玉燕飛。靜夜焚香朝篆字。海潮卑濕父旋歸。一笑歡迎遽下機。母言此女勤且苦。肌膚憔悴形容非。風雨陰愁秋氣烈。萱花病網相纏結。終日禱佛佛無靈。名醫莫覩肱三折。古來穴胸斷脰報君王。我今割臂身猶強。臂血淋漓形不改。聊作阿娘續命湯。果然精誠世無匹。白髮回春孰吹律。猩紅點點玉臂寒。浩劫遺灰名不佚。

鍾烈婦

吳夷吾椒庵

烈婦平江人。姓彭氏。年十七。歸於鍾氏子。逾月夫死。仰藥殉。

雜 學 山 齋

二南不作女憲荒。女貞盡化為垂楊。有女獨抱鐵石腸。皮金鏤出香字香。憶昔初歸正兩小。郎自翩翩妾窈窕。郎駢赤虬上玉樓。妾騎白鳳歸瑤島。玉樓瑤島相唱隨。塚上驚鶯樹交枝。乃知服藥緣不死。萬古清光懸月姊。

張貞烈女詩

並序

湘潭周詒瑾菽生遺稿

貞烈女。湘潭人。姓張氏。名珖。幼字郭氏。嗣因郭郎病歿。遂矢志靡他。鬱鬱以死。一彎新月未團圓。鏡裏人悲別恨天。毀盡香奩雙淚下。夢魂長繞墓門煙。強辭堂上續鸞盟。洗盡鉛華志已成。自是歲寒松柏勁。不同桃李耀春榮。病裏猶傷連理枝。此心應共鬼神知。蝶衣今不穿花徑。飛入深閨慰別離。名教而今已式微。祇憑江竹弔湘妃。千年形管無顏色。尙喜陶園貞木輝。

題譚芳仙羅浮證雲圖

四首

湘潭王闈運湘綺佚稿

碧嶂丹谿不換秋。玉筇扶月過峯頭。當時卻怪襄陽老。一樹垂垂已便愁。嶺海清遊不厭貧。肯教冰雪汚風塵。名山暫到非無意。乞取寒花伴老身。畫裏迢迢萬樹香。夢中殘月冷如霜。憑君管領山頭雪。散作人間五月涼。

文苑詩錄

十年歸臥故山雲。湘水浮窗覺早春。比似往時勾漏令。枉將丹訣賺時人。

湘鄉王禮培佩初

思舊居二首用韓公南溪始泛韻

少壯慕飛騰。境過便思返。勝事如在目。託迹亦蕭遠。蠟屐響空林。山藤倚長坂。江鄉足掩流。歲月不我挽。偶坐青石牀。閒趁綠荷飯。午晴花欲然。暝合山如偃。桑柘望歸人。日歸未云晚。檀書證古心。歲晏守孤塞。

觀山與每闌言尋。能。艦。舟。觀。水。使。心。澄。靜。照。何。當。休。舊。迹。都。已。迷。卻。問。老。蒼。頭。頻。年。阻。戎。馬。無。心。任。去。留。吾。廬。誠。乃。敵。力。命。豈。無。由。胡。為。明。夷。叟。翻。覆。陳。九。疇。黃。農。忽。已。遠。既。老。懼。百。憂。去。日。誠。草。草。來。日。更。悠。悠。叢。桂。晚。留。人。鳥。倦。始。知。投。外。物。安。可。必。力。積。亦。有。秋。

孤矢墮男兒。炙手希前蹟。收功如搏沙。鼻盧競一擲。斑斑起毛錐。乃鏡燕然石。李廣射南山。竟用一箭激。長才世所需。所傷在促刺。威鳳翔千仞。飛泉灑百尺。酌酒看江山。氣概森立壁。人呼牛馬走。吾寧老職役。

胡子靖於明德學校後圃新建樂誠堂鄭觀農假座招飲會者十一人

陳翁佩衡年事最長汪頌年任壽國亦各蒼然矣感而賦此 前 人
 市聲浩浩。殘暑汲江。猶戀春茶。天末青蘋。望欲無後。夜乖龍不作。雨故人寥落。
 數晨星。歲月一瞥。追夸父。飲中相顧。鬢髯形容。變盡遽如許。亂離江萍。寄衝撞。厖
 蹴下界。轉丸土。文字歡娛。數光宣。各有千秋。軋機杼。人言焦穀。無新穎。詎有鬻秦傳。
 五穀城。北舊是校。經地百年。樹人比鄒。魯草青。沙軟千步。場著我巾。屢試輕舉。為買
 饋紙。記流觴。小臥南。膠啓北戶。

得秋雨望范鐸峯作

前 人

南隴峯。嵌天無界。雨餘泉響。灑千派。溪聲廣。長漱石根。浮槎著船。瀉奔快。昔人買山。
 借雲居。抱甕汲。清絕機械。我來拄杖。想真隱。通德疑有黃巾。拜亂離。瘼矣今。則殊殺。
 越於人。無睡。眦白。棘秋。絲望崖。壁藹露。霧摧葵。壟鴻雁。叫羣原。澤哀鸞。鶴無侶。翻
 羽。鐵老境。華髮誰掃。除生事。黃精自鋤。曬公家。連朝租稅。忙西風。夕蠅一。蝟。嘖。酒白。
 淺。搖新月。痕雲黃。喜聽田家話。及時一飽。慰簷隙。莫擬梁鴻。歌五噫。

金陵雜咏七首

前 人

文 苑 詩 錄

二九

兒子傳鱗鱗賃居南京洪武門地僻草荒絕少塵事小孫子扶余登城樓廢址曰拆
有日矣美國工程師為言城以衛民吾歐自無城耳乃止連日遊鍾阜雞鳴山得

詩七首

寂寥風雨下城隈。歲歲江南事。事哀壞瓦成泥。劫後夢窺人。燐火出荒臺。
兔絲燕麥蕩新晴。洪武門樓莽一坪。獨有客卿傷舊事。天教留得石頭城。

秦淮逝水碧如油。春影飄零十四樓。桃葉渡江疑有恨。後庭花事不宜秋。時官妓之禁獨嚴明

代建十四樓以畜官妓

斷雲飄雨暮還癡。釀向風前酌一卮。十萬吹唇復嘯指。可能冀馬落鞭答。

雞鳴古寺訪殘碑。力復金湯又一時。六十年來僧白首。漸營解脫費量思。曾替師難鳴山昭忠

祠碑銘云竭千萬人之力復此金湯

焚書折劍盡今朝。杯酒長星且自豪。餓死臺城佛不會。紙鳶飛出陣雲高。

屬豬人去六。百秋金氣消。沉曠代愁。目暮長陵風吼。虎何人帶劍上吾邱。謂孝陵所見

題蕉窗憶昔圖為劉約真作

前 人

嫻嫻月下綠叢叢欲刷靈根惱公化作采雲容易散長陰深處一絲風
不禁雨打洗煩冤深夜薰香拜羨門便向衆生圖解脫可能雪裏慰溫存

奉懷郭尺岩 壬申作

湘潭趙啓霖芷蓀

苦憶雁紅閣棧棧風骨道寒爐香到晚野服淡於秋吾道孤燈在斯文一髮留君方
先學獨憐清淨地漆室未忘憂

尺岩以近作見示賦此爲贈 癸酉作

前人

廢經拋孔廿年過今日神州竟若何尤有湘湄老居士白頭捧土障頽波

王同年捐唐招遊天津病阻却寄

長沙陳繼訓杏聰

招我北溟搏倦翮不堪病鶴舊氈氈廿年爪跡孤鴻遠不入津門千里心情一雁通

賸欲談天參佛母君近來皈依佛法按涅槃經云法是佛母從法生可能縮地學壺公平生事事居王後腰

脚還須拜下風君去年過遊沿江諸省來書云又將南下

聞與日本訂約二十一條有感 白燕靈詩集

乙卯作 湘陰陳嘉會鳳光

可憐猶唱白符鳩國賊今朝不是吳獨惜譙周事仇國暮年辛苦遞降書

橫刀長揖。望真空。斷送從他短。老公枉自孤。翔炫龍鳳。繼城誰是半英雄。

前 人

結客少年。場意氣傾山。岡開心同骨肉。抵掌罵炎涼。東門走馬。西市酒朝朝。撫劍相左右。生平自許魯朱家。尋常惜別依依柳。依依柳猶在手。一朝勢落龍蟠泥。緩急叩門識誰某。翟公昔盛時。賓客人人皆親知。罷官幾日門羅雀。貴賤交情歎零落。憂患餘生喚奈何。相看安樂戒。經過門生豈見賣。卜義同鄉無復殷。黃侍從知結客不必市。與都逢迎非俠亦非儒。世亂賢豪出寂寞。毛薛博取朱亥屠。

端午日畫鍾馗擊劍圖漫題 乙卯作 前 人

終南舊進士。任俠喜仗義。本為祛姦邪。何心袍帶賜。通靈吳道子。鬼趣初寫意。曠代冬心翁。醉容妙筆寄。小鬼羣竊玉。擊啖正無計。舉世同昏昏。如公安可醉。昔聞董北苑。貌公屏風內。白晝碧落宮。逡巡人猶畏。何況黑夜中。魔力小魑魅。畫作擊劍圖。堂堂奮迅臂。破帽披藍袍。膝脹目電銳。脚踏虎皮鞵。指繞龍泉氣。暗殺武安魂。明斬灑稜尉。要使天下寧。毋令鬼作祟。畫畫獻官家。吾畫為民衛。持節屈大夫。水怪亦應避。

賦得弇州山題自畫山水寄贈組安 乙卯作 前人
弇州山中多絳樹。懷君倚徙看日暮。弇州山中多白雲。白雲何處能隨君。亦知虎窟路旁有。却念煙波五湖口。為報儂家畫裏情。着處蓮花異楊柳。

壽王湘綺百歲生日分韻得欲字 辛未

湘陰彭 昂

陰風厲嚴寒。天地昏慘毒。江山怨搖落。文藻伊誰續。猗歟湘綺翁。效唾生珠玉。憶昔賦江南。弱冠輕富軸。皇天啓文運。騰驤馳躡足。鴻博壓俞樓。學統張楚蜀。英名煥八區。多士鑿所欲。世亂文益治。和寡服高曲。豈伊騷情鬱。窮經擢五鹿。晚歲調承明。風塵混駘驟。出處有然疑。翠數何榮辱。百年成轉瞬。空嘆靈光矗。人亡道則存。千載猶尸祝。高山望靡遙。諸賢期勉勵。

為尹乾秀陰符經解義題辭兩首

釋敬安寄禪 遺稿

胸中邱壑一塵無。人海茫茫意自孤。門巷蕭閒苔蘚碧。滿庭風雨註陰符。霞外神情誰復知。蒼蒼鬢髮已如絲。春風落魄長沙市。錯被人呼老畫師。

前題

崔 暉 貞 遺稿

寂寞金陽子。斯人未可無。蘭生荆棘蔽。松老葛蘿拘。時事驚心切。天涯歎道孤。相逢惟縱酒。此意足長吁。

前題 有序丙午作

湘潭胡元儀遺稿

金陽子作陰符經解義。用功數十年。久成而屢易。字句精密。言簡意該。讀者自得之。無勞辭費。每節未必引孔子周易繫傳以證之。學者未喻。昔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所言非周易。名以周易者。中有易理也。不參其同。其異何由析。苟泥其異。而不契其同。豈真知所以異者哉。因綴八十言。引申之而已。其辭曰。

乾元何所見。秀白贊陽生。易緯乾鑿度云。陽生秀白之州。龍德潛因養。鵬程御氣行。危微恩害戰。消

息殺機萌。人我窮通理。冲真詎可名。

守黑方知白。參同識者希。欲窺三要闕。先杜萬緣機。器器名奇器。微微闡道微。中天懸朗月。大地一輪圍。

登祝融絕頂放歌

湘潭陳學博珮秋遺稿

我欲登神山。驚濤駭浪闊。絕非人寰。峨眉西極泰岱遠。雖有絕頂難躋攀。天生衡嶽

鎮。熊。楚。俯。瞰。東。南。萬。餘。里。罪。鬼。截。翼。九。千。丈。峯。巒。突。插。空。濛。裏。遙。天。雁。回。新。霜。時。秋。
 風。引。我。爭。奔。馳。買。船。掛。席。入。湘。水。飛。嵐。翠。壓。舟。行。遲。朝。爲。省。親。行。暮。切。禱。神。意。馳。馬。
 出。東。門。無。限。思。親。淚。行。行。復。行。行。舉。目。條。有。異。嶙。峋。石。骨。空。青。撐。離。迷。花。雨。平。巒。碎。
 西。風。陣。陣。白。雲。飛。高。峯。矗。立。行。徑。微。陰。晴。變。幻。杳。無。定。仰。視。白。日。青。天。稀。竭。來。不。避。
 風。雨。惡。豈。畏。冥。頑。貔。虎。威。石。徑。崎。嶇。了。無。苦。拾。級。踰。躡。登。翠。微。雲。巒。岩。嶮。摩。青。蒼。下。
 視。塵。寰。半。煙。霧。怪。石。森。然。人。却。步。蜿。蜒。盤。屈。羊。腸。路。涼。生。峭。壁。侵。人。衣。近。天。風。烈。撼。
 高。樹。須。臾。盡。掃。煙。雲。開。日。月。照。耀。金。銀。臺。天。門。羣。仙。把。玉。杯。諸。洞。古。佛。相。追。陪。高。峯。
 羅。列。萬。山。來。大。河。九。曲。百。川。回。城。郭。郊。園。似。點。埃。猿。啼。鶴。淚。聲。情。哀。蒼。龍。吟。兮。心。膽。
 折。元。虎。嘯。兮。林。木。催。况。又。飛。泉。瀄。瀑。砢。崖。轉。石。而。奔。雷。噫。嘻。吁。神。山。雖。未。登。斯。游。亦。
 壯。哉。側。身。西。望。胸。廓。恢。鴻。飛。冥。冥。白。日。暮。盤。空。躡。躡。認。歸。路。半。山。老。衲。前。置。詞。請。君。
 留。作。登。高。賦。愧。無。少。陵。謫。仙。才。狂。言。何。足。通。禪。悟。况。值。年。荒。世。業。空。何。心。恣。學。邯。鄲。
 步。僧。云。君。勿。辭。且。試。驚。人。句。不。見。神。仙。慧。業。李。鄴。侯。讀。書。棲。隱。此。山。頭。昌。黎。驚。句。懸。
 絕。壁。楓。葉。蘆。花。相。與。秋。翁。仲。埋。沒。白。骨。化。殘。篇。猶。爲。人。愛。留。卽。今。烽。火。連。天。日。繁。華。

文苑詩錄

三五

金谷終朝失。惟有芳名萬古存。靈光煥發嵌岩石。未請終軍繫賦纓。何妨豪走淩雲筆。樓槍掃盡會有時。佳句紗籠非所惜。感信之言發長嘯。天風颯颯山鬼泣。

詠史

吳夷吾

十萬橫磨氣未平。帝鄉含笑向梁城。韓彭但解求分胙。廉蔣焉知廢內爭。軍令未誅林父罪。合從猶倚信陵盟。廟謨深遠非吾事。棟折榱崩已有聲。薪膽君臣霸氣豪。冤禽塞海亦無聊。北門鎖已金湯盡。東晉兵餘草木驕。大渡早知分玉斧。五溪無處認銅標。苦將淚眼新亭上。相送虞淵落日遙。

甲戌三日招同級秋履中諸君散步郊原八日宴集謝宅追和師晦感

懷之作

湘潭王銘燾毅平

月。麗。冥。泊。畢。風。雨。鬱。相。向。不。有。三。日。新。誰。解。孤。懷。愴。索。居。罕。生。事。良。辰。乏。嘉。況。慰。彼。山。阿。人。道。遠。重。勞。訪。當。春。日。遲。遲。思。子。心。養。養。招。邀。二。三。朋。邀。園。聊。偃。仰。萋。萋。春。草。時。鳥。鳥。春。心。蕩。握。蘭。遺。句。芳。祇。裊。幽。情。暢。游。息。力。已。疲。歡。宴。古。所。尚。節。賞。縱。愆。期。玉。曆。終。有。當。嘉。會。謝。公。堂。酒。債。且。分。債。永。懷。沂。津。濱。毋。嘆。逝。川。上。

春深苦雨裁詩遣日

前 人

老。大。不。憂。貧。投。閒。已。十。春。儒。冠。寧。誤。我。風。雨。適。愁。人。出。乏。幽。齋。迳。居。惟。虛。室。親。哀。時。

何。所。事。衰。白。一。吟。身。共。道。春。光。麗。其。如。穡。事。何。寒。深。十。日。雨。愁。損。二。毛。蟠。輟。學。悲。年。邁。裁。詩。誤。字。訛。入。荒。

同。一。暝。烟。霧。莽。山。河。柳。翠。嬌。如。滴。桃。紅。潤。更。妍。濕。雲。屯。絕。壑。寒。雨。鎖。輕。烟。無。復。義。鞭。日。誰。留。石。補。天。何。時。

閉。望。眼。風。物。麗。晴。川。眉。月。長。離。畢。連。陰。寸。寸。屯。上。天。疑。有。漏。大。地。欲。無。塵。江。海。悲。行。客。雲。山。老。故。人。又。聽。

今。夜。雨。愁。頰。一。犁。春。重。遊。枯。嶺。癸酉作攸縣龍絨慈達夫

遊同 峯迴路轉見樓臺十五年前有夢回泉石不殊林木美鳥啼愁聽香令哀十五年前曾與仲兄

文苑詩錄

三七

游佛手岩天池寺經神龍潭至黃龍寺

前 人

昔游縹緲在雲中。今度清明倚太空。天塹一江波。露。秋毫百里樹叢叢。尋源直到真龍窟。憩石還依古佛宮。當路不須愁虎吼。歸路經此峯迴處境無窮。

謁散原老人松門別墅

前人

陂陀一徑到松門。有虎當關境不喧。山口有巨石老人貪看晚晴雲變色坐聞清續。客忘言。歲年富擁名山業。隱几時攀萬古魂。泉石此間宜長養。卜居何用武陵源。

感懷五次黃適園卽事原韻 辛未作

周逸

毀方終覺不成圓。生就高懷喜自然。豪氣騎龍猶昔日。天才倚馬愧當年。昔湘綺師馬萬言同李白猶龍一見得玄經之語又皮鹿門座無宣父狂驚客志尙陳平懶計先生序逸詩序中有以天才許之至今思之愧甚。田回首。江山正搖落。橫戈何日刺符堅。

春日偕適園靜庵出遊東郊至陳家壠觚尊山館有作 辛未 前人

三里探幽結伴行。東門偶出踏春晴。莫從坡路尋山遠。乍見雲天接地平。曲徑人稀聞犬吠。野塘風暖送砧聲。誰家樓閣荒涼甚。尙有花枝日向榮。

滬居元日有感 辛未作

攸縣龍絨年毅夫遺稿

宮殿荒蕪二十春。却從劍外看烽塵。鸞歌鳳舞知何日。虎踞龍蟠。是此辰。伏莽拔心。誅未了。垂楊生肘。歎無因。眼前不減新元象。出戶筇扶病起人。維摩一榻寫經時。妙法蓮花可受持。金谷有園堪隱遁。玉堂無地莫論思。春生儘與年俱長。雪甚翻愁體不支。最是綺筵驚破後。故鄉誰更勸眉卮。

和木崖春日重遊東郊原韻

辛未作

長沙黃贊元適園

欲訪南郊又向東。參差廬舍綠陰中。鶯歌餘韻花間路。蝶舞流霞柳岸風。修禊蘭亭他日約。尋詩桐水此心同。紀遊昨讀坡仙句。護和陽春夕照紅。

夜讀十一歲作

周逸

太白出雲中。光芒駕不落。一念到人間。讀書將有作。

放筆十二歲作

前人

起心有天地。放筆無古今。發言極玄遠。絕調少知音。

夢歌十三歲作

前人

來從空中來。去向空中去。寂寂不見人。宜有所在處。

文苑詩錄

三九

昭山逢眉峯僧十三歲作

前人

君住昭山頭。我住昭山尾。日暮昭山逢。蒼茫對煙水。

暮春憶津口農

前人

一鳥鳴。枝頭孤月籠。窗戶獨坐。意不適。故人隔湘浦。此時覽君詩。恍惚悟杜甫。驟起林外風。疑是落花雨。

春日遊麓山四絕

選錄二首 浣霞閣詩草甲戌仲春作

浣霞閣主

昆濤亭上聽流鶯。縱覽江天氣象清。最是春光添畫意。映山紅對夕陽明。映山紅即杜鵑花名

鎮日清遊綠樹陰。層巒疊嶂白雲深。遙聞古寺鐘聲起。境入蒼茫何處尋。

春日遊嶽麓感作

前人

愛晚亭中坐綠陰。潺潺流水滌塵襟。山花對客如含笑。野鳥迎風似和吟。漫道浮生時感慨。且探奇境日登臨。茫茫大地都羈旅。一瞥人間古往今。

和浣霞春日遊嶽麓感賦原韻

周逸

綠樹撐天萬壑陰。晴光嵐翠上衣襟。非關花鳥添遊興。已倦江湖愛獨吟。歷劫名山

報學山船

仍自在安排濁酒試登臨。知君眼底原無物。一氣往來空古今。

田與奎星六

往聞。鈍安語。脩輩最賢。君式古行。儒素逃禪。厭世紛。君茄長。竹林游。並重。今姪雪耘。
名蘭室入逾芳。雅衆懂談笑。崖座有陶叔惠陳風光。周木初忘醉獨醒。

青溪謠

葛鼎甫遂銘

秦淮直上通青溪。水勢曲折無高低。土流清漪下汗濁。應有屈蟄龍蟠泥。已成金陵。號壓勝。復鑿秦淮恣威令。咸陽二世剩寒灰。淮水千年若明鏡。脈如斫斷真不祥。巨靈必走。熬應藏。如何六代尙有天子氣。宋齊下復開齊梁。鍾山龍盤足徵信。叱咤曹。鎧突雄陣。如何益州王濬奮投鞭。建業孫郎辱輿櫬。秦人鑿蜀黔首愁。竄叢路斷身。緱幽石頭。鞏閭若天造。胡效五丁冒險開金牛。秦人築城殊太惡。萬里秋高氣蕭索。白門南部。號通都。胡效蒙恬絕塞城。沙漠秦皇鞭石走天涯。指顧中原僅一家。誰知。歸自蓬萊島。便有人潛博浪沙。天旋地轉如輪輻。貞下開元剝還復。百二秦關豈。延。三千世界殊。陸谷。曹住湖濱。隔一隅。今從江左豔繁區。但沿青溪。頹仰共仙侶。石。

文 應 詩 錄

四一

事。秦。淮。泛。舸。呼。名。姝。濯。纓。滄。浪。碧。如。玉。水。石。深。撞。勝。歌。曲。菰。蒲。波。漾。晚。天。青。柳。色。晴。
 依。故。園。綠。江。南。淪。落。杜。可。動。忽。憶。當。年。蔣。子。文。蠟。屐。緩。尋。江。令。宅。攜。琴。先。上。小。姑。墳。
 龍。兒。舊。第。今。誰。主。漁。父。輕。纜。信。堪。伍。故。國。何。須。問。馬。牛。前。途。幸。免。逢。豺。虎。我。居。青。溪。
 濱。時。望。青。溪。濬。十。日。平。原。作。賓。主。他。年。儻。復。泛。淪。連。載。酒。應。須。約。徐。庾。

詞錄

疏影

蔡哲夫夫人月色畫梅寄贈賦以謝之正雪滿山中也

田與奎星六

羅。浮。夢。隔。盼。一。枝。寄。到。天。正。飛。雪。煮。酒。團。爐。引。讀。班。書。花。果。幾。生。修。得。滄。桑。近。事。愁。
 難。問。且。領。略。疏。香。微。月。擁。斝。餽。角。琴。邊。惆。悵。佳。人。南。國。卻。記。瑤。臺。舊。話。珊。珊。佩。
 玉。影。曾。注。仙。籍。古。格。芳。心。如。慕。如。憐。吹。過。高。樓。長。笛。人。間。嫁。識。林。和。靖。算。占。斷。孤。山。
 清。絕。笑。小。園。籬。落。橫。斜。添。了。幾。分。春。色。

劉

記

船山先師詩

讀指南集二首

周逸敬選

絳節生須抱壁還。降牋誰捧尺封閑。滄波淮海東流水。風雨揚州北固山。鵲血春啼悲蜀鳥。雞鳴夜亂度秦關。瓊花堂上三生路。已滴燕臺頸血殷。

揚州不死空坑死。出使臯亭事未央。鳴鳩春催三月雨。丹楓秋忍一林霜。文水魚書待武陽。滄海金椎終寂滅。汗青猶在淚痕香。

筭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續第四期

湘潭周 逸木崖

問交友不慎其關係如何

答李二曲先生云。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得聞己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迎。善莫予賁。自足自滿。長教遂非。德業學問。日墮於匪鄙。為益為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慎乎。逸按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夾輔匡正得力。尤在於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問君子小人之過何以別之

答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疚。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為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為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

割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期 五 第

割 記 恆心堂讀書答問

二

甘心願為小人。則文過飾非可也。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偽作君子之小人。善居恆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怕壞名。以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果何益哉。

問君子小人之區別其起點在一念否

答魏叔子云。吾不知何等人為君子。但看日間。凡事肯吃虧者。便是君子。吾不知何等人為小人。凡事喜占便宜者。便是小人。逸按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為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戒。只有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慊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問隱居求志其志應如何方為可貴

答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詭遇。君子不貴也。逸嘗謂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悠游林壑以遠

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此為隱。隱可知矣。若幸野傳巖。磻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咸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潔脩之士。願志既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問孔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其意何指。

答使人知真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貢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就。是以又示之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生。真機透露。魚躍鸞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即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鄒南皋亦云。寄語。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問沮溺之耕。丈人之耘。其志行如何。

答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萬物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覃懷名利。奔走世路者。則高一則鳳翔千仞。一則蟻逐夜燈。孰是孰非。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逸嘗

謂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直以綱常名教爲己任。撥亂返治爲己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甯跡同沮溺丈人之偏。慎無蹈昧於知止之轍。

問徒恃權力其結局如何

答羿篡俱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灰。豈惟羿篡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明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迨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羞齒。回視平日安分守己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倘德尙力。試自擇於斯二者。

(未完)

说

苑

船山先師詩錄

後行路難

周逸敬選

昔歌行路難。閉門誰知霜雪寒。君不見門戶蕭條任東里。塋上荒花墜
紅紫。空持顏面問旁人。相顧悠悠如逝水。丈夫有恩必有怨。五嶽須臾
起方寸。生子能如孫仲謀。張昭猶勸作降侯。何況六朝金粉客。晨越東
阡復西陌。彥升文藻散寒煙。枯木不留霜後碧。酌君酒。嚮君笑。蜀道千
盤皆陡峭。烏啄屋。無定方。安得金丹駐年少。

說苑

神異經輯校 續第四期

漢 東方朔 撰

晉 張華 注

中荒經

安化陶憲會選稿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太平御覽六百七十四引作凌雲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壁方百丈。○壁字从藝文類聚七御覽九百二十七引補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大御覽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會水經河水注御覽引皆作之。又其啄赤。目黃如金。其肉苦鹹。仙人甘之。○此十五字从御覽引補初學記二十六亦引此文誤題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皇皇。○綠本水經注。不改。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

神異經輯校

工。○案銅柱希有鳥二銘當係注中之銘如郭璞注山海經注中亦有銘也

九府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無為匹配而仙道自成。○言不為夫妻也男女文

常即一條誤置於此又注十二字舊本上題張茂先曰四字並作正文今改正

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藝文類聚六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

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兮黃。○類聚引門有金榜

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中央有宮。○中央類聚以金為牆門有金榜以銀鏤。題

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類聚引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

之宮。○題字从類聚引補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黃

石為牆。黃榜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東方裔外有東明山。以青石為牆。西方○初學記二十裔外有大夏山。以金為牆。初

學記引金南方裔外有岡明山。○岡初學記引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

牆。東南裔外闌清山。以青石為牆。西北○初學記裔外西明山。以白石為牆。皆有宮

之蓋神宅也

無 學 山 籍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舊本與上文連讀今提行方字而字从太
 三引石榜題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晝日以下十四字上本
習鐵獸條後又火青本作西南銅關夾門。榜題曰人往門。○上門字从東北銅關夾
 門。榜題曰人來門。善火並从御覽引改正

南方有獸焉。角足大小形狀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鐵飲水。其糞可為兵器。其利如
 剛。名曰鬻鐵。俗云昨鐵字黃經云南方習鐵糞利為剛食鐵飲水腸中不傷○舊本
按今蜀中深山亦有鬻鐵獸。意會案注俗云昨鐵四字从太平御覽

西南大宛有馬。○宛本作荒从藝文類聚九十三太平御覽八百九其大二丈。鬻至
十七引改又類聚引宛下有宛丘二字馬上有良字

膝。○羸本作髻尾委地。蹄如升。○類聚引委下有於字升本講作跪可握。日行千里。
从類聚引改

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絛絮纏頭。○絛字从類聚引補又類
聚頭下有腰小腹三字以辟風病。彼國人
纏。○彼類聚御

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食人。○廣韻云食吹人則病。名曰羆。音恆近人村里。入人
虎豹及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

神異錄卷之三

期 五 第

說苑 神異經輯校

四

西方深山有獸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體大如驢。善緣高木。皆雌無雄。名曰綱。字从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三引補 須人三合而有子。須本作順。要路疆牽男人。將上絕冢之上取果。

並竊五穀食。更三合畢而定。十月乃生。三从御覽引改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尾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鼻上有文曰不道。御覽九百二十七引改 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天放生此異鳥以顯忠孝也。天故本作放。天生本謂作立鳥。本作男。蓋與上鼻字互譌。又譌為男。並从御覽引改。

佚文

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皆曰云是鯀也。帝紀正義

西荒有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貌書鈔作皂 女碧衣。戴勝皆無縫。原本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又一百三十五。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五。

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其婦追之不止。怒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思。此人夫妻與天俱生。狂走東西沒晝夜。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

船 山 學 概

西方有獸長短如人。羊頭猴尾。名磔磔。健行。○集韻

西北荒有石室。有百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歲。○藝文類聚六六十四
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

西北方有人。飲甘露。食茯苓。○太平御覽
九百八十九

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此三字从見人鬪則觸不直者。
開元占經補見

聞人論則昨不正者。○兩者字从開元占經作語。名曰獬豸。一名任法獸。今御史法冠占
經一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蒙之以皮。○此四字从事撞之其音即雷也。賦注十一
類賦注十一

如天以此爲喜怒之威。○太平御覽十三
類賦注三又十一

八荒中有毛人如猴。毛長毳鬮。○集韻

考證

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
張華注

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地理類。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道家神仙類。東方朔神異經二卷。張華注

說苑 神異經輯校

第五期

說苑 神異經輯校

六

宋史藝文志。子類、小說家類、東方朔神異經二卷。晉張華傳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史部地理類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張華注。錢經輯釋經按玉海引崇文目

同隋志書錄解題通考并一卷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神異經一卷。稱東方朔撰。張茂先傳。十洲記一卷亦稱東方朔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託也。漢書本傳敘朔之辭。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談諧。其事浮淺。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

王應麟玉海。地理異域圖書類、神異經一卷。張華注 後漢文選注引之 崇文目 唐志二卷

馬瑞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子、小說家、神異經一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史類、傳記神異經二卷。東方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神異經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所載皆荒外之言。怪誕不經。共四十七條。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極斥此書稱東方朔撰。張茂先傳之偽。今考漢書朔本傳。歷敘朔所撰述。言凡劉向

所錄朔書俱是。世所傳他事皆非。其贊又言後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語附著之朔云云。則朔書多出附會。在班固時已然。此書既劉向七略所不載。則其爲依託更無疑義。晉書張華本傳亦無註神異經之文。則併華註亦似屬假借。振孫所疑誠爲有見。然隋志載此書已稱東方朔撰張華注。則其僞在隋以前矣。觀其詞華綺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竝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闕銀盤明珠事。陸倕石闕銘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壺事。徐陵玉臺新詠序引用之。流傳既久。固不妨過而存之。以廣異聞。又考廣韻去聲四十一漾收穉字。說文玉篇皆所不載。註稱獸似獅子。實本此經。北方有獸焉。其狀如獅子。名曰穉之文。則小學家已相援據。不但文人詞藻轉相採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類。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類。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異於輿圖。亦無關於修煉。其分隸均屬未安。今從文獻通考列小說類中。庶得其實焉。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類。神異經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晉張華註。考諸隋志所載亦符。則其依託已久矣。所記皆入荒

以外之言不可究詰。而文采絳麗。詞賦家恆所引用。要亦六朝文士所爲。隋志列入地理類。唐志列入神仙家。均非其實。今亦改隸於小說。

王謨漢魏叢書跋。右東方朔神異經一卷。十洲記一卷。隋志並入史部地理類。唐志子部神仙類。其入地理者。以二書所言皆四海八荒事。爲倣山海經而作。其入神仙者。以神異經第一篇卽言東王公玉女。而十洲記有蓬萊瀛洲方丈。又卽海中三神山也。謨謂朔之博物。雖能曉畢方。辨騶牙。初不若禹伯益之隨刊焚烈徧歷九洲。又不能與羨門安期生之屬。憑虛御風神遊六合二者所托皆似是而非也。善乎班史之論曰。朔之詭譎。達占射覆。其行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若此二書。明非朔所自撰。在當時固必有樂爲之傳會者。史家欲祛妄惑。絕異端。故詳著其說。且於本傳篇末直斷之曰。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世所傳他事。非也。今考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東方朔二十篇。次呂覽淮南鴻烈後。惜其書不傳。而後世獨流傳此二書及靈樞經。甚矣人之好怪也。文獻通考以二書入小說家。蓋亦有見於此云。汝上王謨識。

(完)

1956

叢

錄

船山先師詩

短歌行

周逸歌選

臨觴不辭。當歌不悲。明月遲空。天漢離離。南有玉衡。北有營室。明明兩
間。達者自逸。鴻鴈驚霜。飛必有鄉。鷓鴣棲遲。東西迴翔。登山善疑。臨水
善憶。古人有心。千秋不測。東望碣石。大海環之。橫波施楫。誰能代持。陳
餘絕矣。馮衍悲老。佩玦千金。輕喪其實。剖臆出心。與天而遊。同風在御。
何用憂哉。

叢 錄

通 訊

譚篤材先生來書

船山學社諸公道席。昨承 貴社惠贈船山學報第四冊。迴環莊誦。感佩萬分。時至今日。人欲橫流。世風日下。道德凌替。於斯已極。尤以近年來。赤禍慘毒。幾遍中國。舉凡逆理亂倫之事。寡廉鮮恥之行。誠非楮墨所能盡其詳。而一般腐淺之流。不辨邪正。莫明是非。隨波逐流。從而附和。以致演成今日不可收拾之險象。破碎支離之慘。屢與言及。曷勝浩歎。眷顧前途。深為隱憂。今 諸公有感於斯。不忍國人沉淪於苦海。陷穿之中國。致陷於萬劫不復之域。爰集海內文豪。國學鉅子。闡揚船山學術。提倡固有道德。並敦請時賢蒞社講演。發刊學報。俾資宣傳。噫。處此世衰道微之際。內憂外患之秋。能得 諸公一言。為天下倡。表彰彝倫。推崇聖教。樹德治之先聲。挽狂瀾於既倒。而其功豈在太禹之下哉。對學殖荒落。自愧疎庸。拜讀佳笈。莫名欽

叢 錄 通 訊

一

佩遙瞻文采。尤殷嚮往。肅此肅函。祇候道安。 譚篤材謹啓四月二十九於茶陵教育局

劉龍澤先生來書

木翁先生道席。聞清望久矣。瞻侍末由。用爲歎憾。伏讀船山學報。蒐羅閱富。體例精嚴。固徵編輯之善。而大文義正詞舉。類皆扶翼世教。爲綱維世道。人心之用。益令誦玩不忍釋也。惟吾湘文獻。大報注意搜羅。則湘綺樓集外。寫定詩文。似宜覓取付刊。以慰海內悲思。昔榮城孫佩南吏部。因方靈皋文集。爲戴存莊所漏編。特爲拾遺發佈。况湘綺樓文之在天地。其精光倍於方氏乎。近新城陳灝一痛念文言將絕。發行青鶴雜誌。專刊有清作者集外文。及寫定珍本。如吳客樵孫仲容鄭叔問遺篋。先後發行。士林震動。嗣見有湘綺樓遺文數首。頓令雜誌銷路激增。可知吾國種子讀書未盡絕也。我公眷念師門。尙望向其哲嗣商之。武岡鄂澤雪堂。石門閩北嶽諸集。無從購閱。想同慨歎。先妹割臂醫親。本背禮經。然一片愚誠。或爲有道君子所矜恕。鈔呈事略。伏乞賜文彰之。俾垂不朽。手此祇叩道安。

劉梅齋先生來書

劉龍澤上四月二十日

著石先生暨列列先生道鑒奉 頌學報。前後四期。均祇領莊誦矣。空谷足音。聞之
 木崖。謹拜 嘉惠。竊思人道沉淪。國族恥辱。至於今日。總由吾人任我之學。絕道喪
 徒。奪取人之物品。活剝生吞。如病夫不審自身虛實。雜進醫方。終以不起。諸公承
 先師志。學衣德紹。聞弼時仔肩。終當有緝熙行道。洒恥之日。炎黃列聖先師之精
 靈不昧。固理之所可必至。即吾人所當確信而不疑者。惟歲時以不學無術之身。索
 居離羣。老病衰殘。活埋續痛於 先師傳道救人之德。無所窺見。以乞 教正於
 諸公几席之旁。引領 春風。祇滋慚悚。神馳 講座。不盡依依。崑佈微忱。藉叩
 道祉

劉嶽峙拜上五月六日

王毅平先生來書

木崖祕書詩長道席。日昨奉讀第四期學報。搜羅富麗。宗旨純正。其一種扶世翼教
 之苦心。無任佩仰。大作在集中。尤為傑出。殆非時手所能。月夜放歌。至為絕唱。湘
 綺不作。世無賞音。奈何奈何。附呈各體拙詩數首。聊副 雅命。不足云詩。五七字唱
 已爾手頌 撰安。不盡所懷

王銘燾謹啓五月九日

彙 錄 通 訊

三

湖南船山學社季課簡章

- 一，本社每季課文一次分經義治事詞章三類應課者任選一類以兩藝爲完卷如選兩類以上者應分標兩卷或三卷以便分類揭榜如任作兩藝不屬一類者依首藝之類列榜
- 二，應課文字均須楷書
- 三，卷尾自註姓名住址並蓋私章
- 四，課卷自備一律用文格紙裝訂騎縫處自蓋私章
- 五，評定試卷分甲乙丙三等給獎揭榜登報其最優者選登船山學報
- 六，給獎以核對卷尾私章爲證
- 七，課題登載國民日報及通俗日報
- 八，省會限十五日交卷外縣限三十日內交卷自出題之日算至付郵之日止直寄長沙中山東路船山學社
- 九，課文分甲乙丙三等每名五元至二十元闕卷後列榜揭曉

期 五 第

十，取卷多少及分等細則俟交卷後再行開會議決

湖南船山學社季課文題（此夏季課文題）

經義

一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義

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

治事

一問中國田制國有民有之沿革及其利弊若何計口授田之制果能復行否

二保甲之制與地方自治制異同若何試析言其利弊

詞章

一讀船山先生俟解書後

二擬重修嶽麓禹碑亭記

湖南船山學社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至五月新入社員一覽表

姓名 別號 年齡 籍貫

彙 錄 湖南船山學社新入社員一覽表

25x10

第五期

義 錄 湖南船山學社新入社員一覽表

鄧振聲	瑾珊	五二	岳陽
劉鵬年	雪耘		醴陵
吳 鏐	湘淋	七八	湘潭
黃 羣	子固	七七	長沙
王齊陶	宜孫	三五	湘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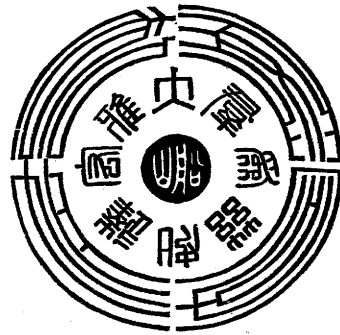
廣告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年四月

定價表

出版

◎ 面頁 底頁 加倍	之四	半	一	冊數
	一分	面	一	冊
	五二	元	十	冊
	角元	元	元	冊
	五四	元	九	冊
	角元	元	元	冊
	七		冊	冊
	元		冊	冊
	八		冊	冊
	元		冊	冊



船山學報

第五期

郵費 照章	定	冊
	價	數
	四	每
	角	冊
	一	預
	元	定
	五	全
	角	年

代售處

上海南京天津北京
商務印書館
長沙武昌福建廣州
府正街魏博文書局
湖南船山學社

印刷者

長沙萬福街
藻華紙業印刷局
電話五六九

發行者

長沙中山東路
湖南船山學社

主編者

湘潭周逸

